

周禮正義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周禮正義卷三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疏掌立國祀之

禮者卽大宗伯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通內外大次

小祀典言之立與建義同

注云佐助也者天官敘官注義同

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

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立謂大祀又有宗廟次

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疏

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者此立國祀

三等之禮也大宗伯辨事天神地祇人鬼之異禮此則辨大次

小二祀隆殺之等衰通咳鬼神祇與宗伯職互相備也牲謂純

色之牲次祀小祀不云牲者文不其實次小祀非外祭毀事無不用牲者詳牧人疏凡此諸祀並謂始立宮兆時以此禮祭而告之以後歲時常祀禮亦咸視此爲差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僞孔傳云用牲告立郊位于天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云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此卽營雒立郊社諸祀用牲之事彼經不云用玉帛者亦文不具也賈疏云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祇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升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爲禮神之玉亦通一塗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宜有禮神幣帛而已

注鄭司農云

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者酒正先鄭注云大

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此釋大祭與彼注同蓋專指園丘
方丘南北郊五帝言之次祀卽彼中祀此注次小二祀偏舉天
神以見例故不及宗廟五祀也云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
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並據
大宗伯文補先鄭之義次祀舉五嶽者以咳四望也賈疏云若
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
祀卽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鶯冕毳冕所祭已
具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
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案後鄭此注
以宗廟爲大祀不辨先王先公疑與酒正司服注義不同賈據
彼注釋此似失其情又賈引馬融以宗廟小祀爲殤與無後攷

殤與無後有二一爲先君一爲王之適子孫公羊莊三十二年傳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無子不廟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亦引春秋公羊說又引左氏說臣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許君謹案引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以證左氏義鄭駁之謂未踰年君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是先君殤與無後立廟序於昭穆則不得爲小祀若不序於昭穆則無廟唯祭於壇也其適子孫之殤其無後則祭法云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凡庶殤不祭曾子問孔疏又引熊安生說殤與無後者唯耐與除喪二祭則止據鄭熊義是祭殤唯從祖耐食又唯用厭其禮甚殺也若然二者皆無特立宮廟

之事故鄭不從馬義也又案大次小三等之祀經無明文二鄭
依大宗伯略爲差次而酒正後鄭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袞
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
所祭也彼注並依司服祭服差次爲說則大祭謂昊天上帝五
帝先王中祭謂先公四望山川小祭謂社稷五祀羣小祀也此
注旣以宗廟全屬大祀又以社稷五祀爲中祀以山川爲小祀
後鄭二注旣自不同六朝以來義疏亦無通釋金鶚云大祀用
玉帛牲牲典瑞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
邸射以祀山川是日月星辰四望山川皆有玉豈非大祀乎何
得以日月星辰五嶽爲次祀山川爲小祀也大宗伯以血祭祭
社稷五祀五嶽五嶽旣爲大祀而社稷五祀在五嶽上者何反

列於次祀乎司中司命飢師雨師與星辰同何得下列於小祀乎案金說與二鄭不同以經攷之司服祭服大司樂樂舞或別有取義不定以尊卑爲差次固不必強爲傅合以典瑞祭玉推校日月星辰四望山川用玉固有明文而依王氏訂義引崔靈恩說司中司命飢師雨師亦有禮神之玉則亦不得爲次祀金說不爲無徵卽司民司祿亦是星辰無由定其必不得與司中司命同用玉然則天神無次祀矣竊謂經凡言祭祀惟酒正及此職分三等餘職皆止分大小二等疑次祀亦併入大祀其差次難以詳定若然此經以玉帛牲幣之有無爲三等祀之差亦約略區別不能盡以此推決也互詳酒正典瑞司服疏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爲幾杜子春

讀幾當爲祊珥爲餌玄謂祈當爲進禋之禋珥當爲餌禋珥者
寡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
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禋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
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郈
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珥社也疏以歲時序其祭
祀者序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 注云序第次其先後大小

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序卽敘之借字經例用古字作敘注
例用今字作序此經仍作序疑後人以注改之非其舊也詳小
宰疏賈疏云卽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
大小先後也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

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云故書祈爲幾者與
犬人字同惠士奇云幾說文作畿云以血有所剗涂祭也畿省
爲幾段玉裁云此云故書祈爲幾小子職注云春官肆師職祈
或作畿云或是故書有作畿者也幾畿字古多通用詩如幾如
式亦作如畿禮記雕幾讀雕畿是也云杜子春讀幾當爲祈者
杜從小子羊人作祈爲正也云珥爲餌者珥下各本並有當字
今從宋婺州本及嘉靖本此與小宗伯肆儀注云故書肆爲肆
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文例正同亦冢上文省說
文鬻部云鬻粉餅也从鬻耳聲重文餌鬻或从食耳珥餌聾類
相同故杜讀從之然未詳其義云玄謂祈當爲進禋之禋者段
玉裁云玉藻沐畢進禋此禋卽說文之旣字噤字許君皆云小

食也。鬻屋，刳羊血，僅流於前，乃降以少許，血飲屋，如進小食然。故云當爲進禴之禴。小子，職祈或爲刳士師職，作刳鄭君云。刳當爲正字，說文刳劃傷也。此亦與刳羊血僅流意合。而血部又有鬻字，然則禮家有定此字作鬻者，詒讓案注例云：當爲者破其字也。故下注直作禴。頤然，小子，大人注謂刳頤，正字當作刳。而於此又破字爲禴，二說岐互當。以小子，大人注爲正。賈疏謂此注取音不取義，則非鄭例也。云珥當爲頤者，大人注同。凡經頤字，此職及小子，羊人，士師，司約，大人，六見經，並作珥。鄭並破作頤。段玉裁云：子春云珥當爲頤，頤字於義不相關，故依雜記公羊傳作頤。刳羊爲刳，割雞爲頤，小子，士師注皆曰：毛牲曰刳，羽牲曰頤。本雜記也。鄭司農注：小子從珥，云牲頭祭也。說文無

卣字然則許說周禮蓋同先鄭與云禴卣者釁禮之事者士師
夫人注同鄭意他祭祀皆無祈珥惟釁禮乃有之釁其大名禴
卣其縛節也說文畿訓涂祭涂亦釁也許鄭字異而義同引雜
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證釁禮有所珥之事
大戴禮記諸侯釁廟篇文略同鄭雜記注云廟新成必釁之尊
而神之也案雍人卽內饗詳天官敍官疏孔疏引熊安生云舉
羊謂抗舉其羊升於屋上自中者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
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云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乃降者于下
文作於此疑傳寫之誤雜記疏引熊氏云謂當屋棟之上亦東
西之中而南面到割其羊使血流於前雍人乃降云門夾室皆
用雞者或釋文作俠下同案俠夾字通雜記及雞人並不作俠

陸本非是大戴記作郊亦段借字孔疏云門廟門也夾室東西
廂也減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
云皆也大戴禮盧注云郊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案依盧
說則夾室卽匠人之門室與孔說異江永又謂東西箱名夾不
名夾室夾與室爲一地亦未知孰是詳匠人疏云其鯀皆於屋
下者鄭彼注云鯀謂將封割牲以釁先減耳旁毛薦之耳聽聲
者告神欲其聽之孔疏云謂未封割羊與雞之時先減耳旁毛
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鯀訖
然後升屋而釁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孔疏云謂鯀訖
爲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上之中夾室故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
使血流案依鄭孔說則薦耳毛爲鯀鯀後仍有割牲是爲釁釁

在屋上與餽在屋下不同攷大戴記云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于室中依彼記則割雞門卽在屋下夾室卽在室中故盧注云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孫希旦云據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割之而謂之鬻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而謂之餽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餽雞亦有屋上之鬻然大戴禮門夾室卽在屋下割雞別無屋上之鬻而廟亦未必有屋下之餽矣蓋鬻餽自爲二禮鬻之禮重故在屋上餽之禮輕故於屋下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此亦於屋下爲之未必升屋也鄭說先餽後鬻記中實無此義也案孫據大戴記釋雜記謂餽於屋下不必更有屋上之鬻足證一二記義通鄭盧孔說皆未審此經刳餽壇廟兩有寧兆咸無室屋明唯

取血灌地卽爲涂釁鄭孔謂上釁下蓘兩事並行必不能通於此至鄭薦耳旁毛之說蓋因祭義說宗廟大祀有毛牛尙耳之禮推傳爲之然釁禮甚輕未聞有是鄭注此經亦無此說殆已知其非篤論而易之矣互詳小子疏云然則是禴謂羊血也者謂釁廟用羊血者卽此經之禴門夾室用雞血者卽此經之蓘小子注謂用毛牲曰剝羊卽毛牲也但雜記注謂蓘爲以耳旁毛薦神則不分毛牲羽牲以此經及雜記文覈之似亦以不分爲是詳小子疏又據犬人職則幾珥亦用犬此冢上引雜記文故不及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賈疏云引證血傍爲之以證蓘義也其所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剝蓘則奉犬牲此剝蓘正字與案據賈說則此引小子

文珥當作𧈧今本並誤彼正文作珥注讀爲𧈧從所讀之字引之也士師職文亦作珥注讀爲𧈧小子注引之卽作𧈧可證云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者謂小子珥社稷祈五祀並據宮兆始成時證此大次小祀並有鬯亦據始成時明祈珥與鬯爲一也宮兆關廟與壇二者言之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鄆子用之者左氏經文公羊經邾人作邾婁人穀梁經卽作緇並與左氏異引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𧈧社也者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柰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云用之者叩其鼻以𧈧社也引之者證珥當作𧈧也段玉裁云公羊傳𧈧社今本作血社誤郭注山海經引作𧈧社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𧈧用魚注云以血塗祭爲𧈧也

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社音鈞餌之餌玉篇耳部以牲告神
欲神聽之曰聃蓋用祈神聽故聃從申餌周禮皆作珥古文假
借釋名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從申從血後人所加故
說文不載詒讓案山海經祈聃劊作祈與此經合岫作聃則詭
異不合六書疑非古字郭引公羊亦作聃蓋就彼經文改字然
可證公羊本不作血社也穀梁范注云岫者夔也取鼻血以夔
祭社器案據鄭說則夔社與夔廟同非謂夔祭器范說非公羊
穀梁之岫用鼻血山海經之聃用魚則皆不必有薦耳毛之事
亦可證鄭雜記注義不容泥也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
人展省閱也職讀爲織織可以繫牲者此織人謂充人及監門
人疏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者繫經字疑當作轂詳

司門疏賈疏云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爲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詒讓案此展犧牲在繫牲之時與充人展牲爲祭前一夕之視牲異穀梁成七年傳云郊牛日展觶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卽此大祭祀展牲之事也據祭義牲初繫及朔月月牛君皆親視呂氏春秋任敬篇云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令官更之亦是也若然日展蓋此官專其事餘則從玉展之與凡經云展牲有二詳充人疏注云展省閱也者特牲饋食

禮云宗人視牲告充省閱與視義同故充人祭前一夕之展牲大宗伯小宗伯謂之省牲說文彣部云彣極巧視之也尸部云屨轉也隸變作展凡經典言展省者並彣之借字充人先鄭注

云展具也省閤則具備二鄭義亦相成也云職讀爲機機可以繫牲者者牛人注義同云此機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賈疏云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機人是此二官也言此機人對彼機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機人者鄭彼注充人并收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段玉裁云監門人者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是也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既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祭之夕疏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者此卜日宿爲期當爲三事卜日者卽大宰之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在祭前十日者也宿者戒致齊卽大宗伯之宿注云宿申戒在祭前三日者也爲期者卽雞人之爲

期注引少牢饋食禮云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請祭期主人曰比于予宗人曰旦明行事在祭前之夕者也此三事及祭前之夕既滌濯四者肆師皆詔相其禮儀鄭并宿爲期爲一似未安賈疏又謂云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之爲卜期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是又并卜日宿爲期通爲一事皆非經義今攷少牢特性釐日前無爲期之事天子禮詳祭祀卜日卽有爲期亦當賅於卜日之中經不必詳列其事也互詳大宗伯疏 注云宿先卜祭之夕者謂先此卜日及正祭之夕皆有爲期之事先卜之夕卽諏日之日夕時先祭之夕則祭前一日之夕若大司樂大祭祀宿縣是也今以大宗伯經注證之宿當爲前祭三日之申戒

鄭謂先卜祭之夕與大宗伯經注不合非也賈謂專屬先卜日之夕則又失鄭指矣通典吉禮云將禘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大宰大宗大史帥執事而卜日蓋亦誤沿賈義祭之日表盞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禩也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煮粢香草煮以爲鬻疏祭之日表盞盛告絜者亦謂正祭日之旦明此告絜卽豕表盞盛言之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卽告絜之辭賈疏云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盞盞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賈疏云謂祭日旦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旣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詒讓案告備亦與小

宗伯大祭祀告備于王義同並據饌具言之特牲饋食禮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肅告絜與此事異云及果築鬻者果裸之段字謂當有禩者此官則築鬱煮之以授鬱人使以和鬯而實彝也賈疏云謂於宗廟有禩案禮記雜記築鬱曰以桐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鬯之酒以沛之而禩矣云相治小禮者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云小禮羣臣之禮若然此官相治小禮亦佐小宗伯以尊卑轉相副貳也云誅其慢怠者者大宰注云誅責讓也謂執禮有慢怠者則責讓之卽禮官之官刑也注云粢六穀也者此亦經作盞注讀爲粢也詳小宗伯疏云在器曰盛者甸師注同云陳陳列也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是陳列同義云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禩也者鬱人

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是也詳彼疏鬻並當作煮凡經作
鬻注例用今字作者煮先鄭注及後注並作者一職之中先後不
宜錯異足證其誤亨人草人鬱人注亦並作者煮不作鬻說文以
煮爲鬻之或體詳鹽人疏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果
讀爲禿此注直釋爲禿不改讀者以彼注已詳故不復釋云故
書表爲剽者段玉裁云故書作剽今書作表故書假借字今書
正字也徐養原云文選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
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引戰國策曰舉標甚高此經剽字似
當作標或古字通用云剽表皆謂徽識也者說文中部云幪幪
也剽蓋卽標之段字賈疏云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
六豶之上皆爲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

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
稻粱簋盛黍稷皆有會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
也段玉裁云表粢盛者謂如周公盛魯公壽羣公濂各以小旌
書某公之食爲表識也徽識說文作微識本謂司常九旗之屬
表粢盛象此而文細案段說是也徽識詳司常疏鄭司農云築
煮粢香草煮以爲鬯者說文木部云築擣也又鬯部云皂以麴
釀鬱艸雜記暘曰以柶杵以梧注云所以擣鬱也案暘鬯字通
後注云香草鬱也鬱人注云鬱爲草若蘭先鄭之意蓋謂鬱爲
草名鬯爲和鬱之酒名未和鬱者不得稱鬯依後鄭敘官及鬱
人鬯人職注義則鬯本爲未和鬱之秬酒詳言之則曰秬鬯築
煮香草以和秬鬯乃爲鬱鬯是二鄭義本不同但秬鬯鬱鬯通

得鬯稱經典或以鬱爲鬯者省以通言散文不別則先鄭此注
義雖未析而於文無妨故後鄭兼存之後大澗章注亦承用其
義也詳鬯人疏又案凡鬱鬯此官唯主粢煮其和秬酒則鬱人
掌之二職雖相贊而事實不同二鄭說亦甚析賈疏謂粢煮爲
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非也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
壇塋域疏掌兆中廟中之禁令者賈疏云案小宗伯云兆五帝
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
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詒讓案掌祀掌外祀之兆守祿掌
內祀之廟肆師爲宗伯之攷佐成禮事故通掌內外祀之禁令
也 注云兆壇塋域者小宗伯注云凡爲壇之營域營塋字通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此王所以禮賓客

疏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者說文支部云數盡也經典通段畢為之此若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宗人擯又云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諸侯饗廟篇亦云既事宗人告事畢肆師即宗伯屬官故文不別也特牲饋食禮筮日及正祭陽厭祝告利成後亦皆云宗人告事畢事並同云大賓客滄筮几者謂諸侯來朝裸禮饗食則設筮几依司几筮注及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天子待諸侯當莞筮紛純加纁席畫純左彫几也賈疏云謂司几筮設之肆師臨之也云築鬻者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鬻金煮之和鬯酒也案此亦唯主築賁不主和鬯之事賈說未析又案王大饗諸侯亦有裸與禮賓同詳大

行人疏

注云此王所以禮賓客者大行人注云王禮王以鬱

鬯禮賓也賈疏云對上經築鬯禮宗廟神也贊果將酌鬱鬯授

大宗伯載裸

疏

贊果將者果亦當讀爲裸

注云酌鬱鬯授大

宗伯載裸者賈疏云此據大宗伯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

裸者容有故相代也

大朝覲佐僎爲承僎

疏

大朝覲佐僎者僎

依鄭義當作擯注同詳大宗伯疏

注云爲承僎者大宗伯云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則大朝覲大宗伯爲上僎此肆師佐之是

爲承僎也賈疏云此言大朝覲爲承僎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

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僎小行人所云者是也案賈意此大朝

覲猶大宰云大朝覲會同彼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

舉春秋則冬夏可知是也共設匪饗之禮設於賓客之館公食

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饗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疏共設匪饗之禮者此亦冢上文賓客大朝覲爲文謂致饗食於諸侯也據司儀諸侯待來聘之臣亦有致饗食之禮則天子待來聘陪臣當亦有是禮但其禮殺其匪饗等或自有有司共設之非肆師所掌矣饗詳膳夫疏賈疏云此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注云設於賓客之館者賈疏云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饗今言共設匪饗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饗簋實實于筐者鄭彼注云謂主國君有疾病若它故賈疏云

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筐從
筐之事也詒讓案公食下大夫有韭菹醯醢昌本麋藟菁菹鹿
藟六豆黍稷六簋上大夫則有八豆八簋今不親食而以豆簋
之實致之其館故不實於豆簋而實於饗筐也云匪其筐字之
誤與者段玉裁云說文匡飯器筥也匪器似竹匡筥黍稷方器
也以黍稷實於飯器猶爲相近匪則再貢以盛玄纁織文織貝
周書以實玄黃者故鄭君辨正之案段說是也匪經典多段筐
爲之說文竹部云筐車笱也與匡匪字異筐匡之或體匪匡筐
筐並形近易譌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筐以竹爲之長三尺廣
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笱小筐以竹爲之受五斗大
筐受五斛案匪所以盛幣帛鄭知非盛侑幣酬幣用匪者以饗

筐相將禮經有明文又聘禮說致食饗云如致饗則當執幣以將命或無實匪陳設之事也俞樾云詩鹿鳴傳曰筐篚屬筐篚同類之物對文雖別散文或亦可通士虞禮苴實于筐鄭注司巫引作實于筐案依俞說則匪卽筐之通稱亦可備一義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是不親饗有致酬幣之事也云或者匪以致饗者賈疏云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筐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案賈說是也聘禮記說致饗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云亦實於簠筐是鄭意致饗

與致食同但以饗禮已亡不若公食之有明文禮文容有變易
或致饗時自以盞實實於匪與食禮異則可不破字也饗食授
祭授賓祭肺疏饗食授祭者此謂王親饗食也若掌客上公三
饗三食之等亦兼饗食羣臣及聘使等言之 注云授賓祭肺

者卽大祝九祭之共祭也肺亦謂刲肺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
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是食禮授賓祭肺
之事凡酒食膳羞皆有祭而肺爲重故鄭唯云授肺詳膳夫疏
賈疏云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
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與祝侯禴于量及郊侯禴小祝職
也量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與祝侯禴于量及郊者
侯禴二祭名詳小祝疏左昭十八年傳云鄭蒞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廐火於亥冥回祿卽此禳郊之事 注云侯禳小祝職

也者小祝云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此云與祝明卽與小祝共

將事二官爲官聯也云置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者並

詳載師疏大喪大澠以鬯則築鬻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香

草鬻也疏大喪大澠以鬯則築鬻者大喪謂王及后喪也其世

子及三夫人以下喪亦當用鬯浴尸但不得稱大澠耳賈疏云

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澠則肆師與之築鬻金香草和鬯酒以浴

尸使之香也案此亦唯掌築煮取汁以授鬻人使和秬鬯以共

澠鬻人云大喪之澠共其肆器是也賈謂此官亦掌和鬯酒未

析 注云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者用前先鄭注義也此與

前祭祀賓客云築鬻同但彼主共禋禮此主共浴尸所用有異

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灑是也云香苴鬱也者鬱鬯之段
字詳敍官及鬱人疏依敍官注義秬鬯爲不和鬱之酒此說有
鬱者經云築鬯明有鬱和若止用秬鬯則不煩築鬯也鬯與鬱
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秩疏令外內
命婦序哭者序經例當作敍詳前疏此與九嬪世婦爲宮聯令
者令內宗外宗序之也外內命婦卽下文之外內命女序哭通
始崩及殯後朝奠哭言之注云序使相次秩者序亦敍之借
字詳前疏喪大記云旣正尸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
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王喪內外命婦哭
位次當與彼同賈疏云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
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

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立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疏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者賈疏云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依喪服斬衰苴杖齊衰削杖傳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案服杖蓋亦伊耆氏共之此官則依其爵之尊卑以次授之賈疏云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

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 注云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者賈疏云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爲正朝廷在王宮內爲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爲外命男云其妻爲外命女者此統承上內外命男之妻言之明此外命女不繫夫爲內外乃對內命女九嬪以下爲文其夫雖爲內命男妻仍爲外命女也外內命男女屨人亦謂之外內命夫命婦內宰亦云外命婦先鄭彼注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爲命婦故此此外命女亦通卿大夫士妻也說文女部云女婦人也女婦散文通稱云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據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經文傳云何以期也從服也通典凶禮引馬融云夫爲君服三

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期又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彼內外族亦爲外命女而爲君服斬者本有服非徒從夫故加之也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賈疏云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詒讓案內命女卽內宰之內命婦也彼注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則不數三夫人與此注異據追師文則內命婦似并不數九嬪不徒三夫人也詳內宰內司服疏又案喪大記孔疏謂內命婦有子婦則此內命女當含王子孫之婦其女王王孫女之未嫁者卽喪大記之

子姓亦當與內命婦同列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小宗伯云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不中法卽違所縣之式也賈疏云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以下具有裁制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者此喪服四制文鄭彼注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先鄭蓋偶不省記故但稱舊說也又引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者喪大記與喪服四制文略同而獨無授士杖之文故引以證其同異也鄭彼注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

可以見親疏也孔疏引熊安生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案熊氏所推內外命女授杖日數甚允王禮當亦同云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者後鄭亦以王喪授杖禮無明文約同喪大記諸侯禮也但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則授大夫世婦杖時尙未殯既殯乃授士杖耳賈疏云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佐含斂先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

服矣但服杖同時有服卽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云七日設土杖四制云者先鄭不詳所出故後鄭補之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宗謂宗廟疏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者小宗伯注云甸讀曰田孔叢子儒服篇云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則凡告社宗皆用特牲也賈疏云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爲位祭也注

云社軍社也者據小宗伯云大師立軍社也云宗遷主也者小宗伯注云遷主曰祖祖宗一也並詳彼疏晉書禮志載摯虞請

祀六宗議引此經用牲于社宗之文謂宗卽六宗又卽月令之
天宗與鄭義異案天神尊於社稷經不宜以社宗立文摯說不
足據引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
者黃翰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鍾鼓惡
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云惡當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
天時占候也宗廟遷主是書傳亞本皆爲惡此引作亞者從改
讀字也賈疏云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
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鍾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
可以望氛祥亞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
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
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

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固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固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者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云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者涖位聲類同徐養原云鄉師司市大宗伯涖字故書皆作立小宗伯位字故書作立此經位字故書亦當作立與小宗伯同今作涖疑傳寫之誤云宗謂宗廟者杜說與鄭同然不云遷主則嫌於載大祖及四親廟主行故鄭引之在後也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卽也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
疏類造上帝封于大神者此冢上師爲文類造以下皆師祭也
爾雅釋天云是禴是禡師祭也卽此類上帝之事詩周頌敘云
桓講武類禡也是講武亦有類但時田事輕不必備此三祭也
賈疏云上經用牲于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卽此
經據剋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案賈蓋據鄭引大傳故以此祭
爲在克敵以後然審釋經文無克勝告祭之義疑此三祭當通
未戰之所禱與已戰之告祠言之疏說似未備云祭兵于山川
亦如之者此謂爲軍事而有告祭山川之事故曰祭兵與公羊
莊八年經祠兵賈後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祠五兵事異也
注云造猶卽也者說文定部云造就也方言云卽就也是造卽

義同賈疏云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於禰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於上帝故鄭云造猶卽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者謂卽所征之地爲上帝之兆域就而祭之與在國南郊之正壇兆不同鄭意蓋謂此類造上帝卽大祝及堯典王制之類上帝以其卽而祭之故經兼言造明此造非大祝六祈之造類上帝之外別無造上帝也諸經亦唯有造於祖禰無造於上帝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者說文示部云禰以事類祭天神此類卽禰之借字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孔疏云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

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于南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以事類祭之柰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王制疏又引異義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今案據王制注及今文尚書說則類上帝卽祭感生帝於南郊春秋繁露郊祀篇亦云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然書今文說謂類以事類祭之書古文說謂類以事類告並與鄭依郊祀爲之之說小異書舜典肆類于上帝僞孔傳云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卽從古文說也鄭於異義雖無駁然實不從古文書說意謂類
既是告祭則其禮當依類正禮而略殺故小宗伯類社稷宗廟
注謂禱祈禮輕依正禮而爲之此類帝亦宜與彼同注謂依郊
祀而爲之猶云依正禮而爲之依者比放之言明非全如正禮
矣賈疏不達乃謂此非祈禱之祭依正禮郊祀而爲之卽四時
迎氣是也是謂與正禮無異非鄭愾也書類上帝陸釋文引馬
融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引鄭書注亦云禮祭上帝於圜丘與馬說略同此與王制注以
上帝爲五帝者異當以王制注義爲正凡經言上帝者並非昊
天詳掌次大宗伯典瑞疏又案王制說出征類帝宜社造廟並
是將行時於國中爲此告祭故於禡特言於所征之地明類宜

造三者皆不於所征之地也毛詩大雅皇矣傳亦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義蓋與王制同若此經三祭則並在所征之地故詩周頌桓序孔疏云肆師注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卽當以后稷也孔說深得鄭指但告祭禮簡疑不必舉配祖之大典孔云以后稷配未知是否云封謂壇也者祭法注云封土曰壇地官敘官注云聚土爲封凡壇皆聚土爲高故亦謂之封也云大神社及方嶽也者明與大宗伯祀大神爲圜丘五郊異也賈疏云知者以其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土

帝宜于社造于禰今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
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
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卽四望也詒讓案公羊哀四年傳云
社者封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封十有二山鄭注
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社與方岳
並爲壇以祭故謂之封此皆地祇而言神者散文神祇通也云
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明唯就軍所依止山川祭之遠者不祭
也國語晉語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
韋注云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此卽祭山川
爲位之事引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柴於上
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者祈于社于亦當作於各本並與上下

文錯互似誤此證類造上帝封大神之事彼注云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賈疏云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卽此經類于上帝一也祈于社者卽此經封于大神二也設奠于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疏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者此與大司馬爲官聯也凡社主與遷廟主皆載以齊車二者通謂之主車詳小宗伯疏 注云助助大司馬也者賈疏云案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卽大司馬奉之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者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丁晏云古工功通用書天工人其代之漢書律志作天功云謂師無功者不亦無也詳大司馬疏云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者牽與牛人罪隸牽徭義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師徒敗北則恐主車爲敵追及故在前助牽挽之欲速行也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加倍也

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疏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者
甸亦讀曰田大甸獵卽山虞澤虞之大田獵也大司馬中春蒐
田云有司表貉中冬狩田云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
陳前彼經惟春冬二田表貉者文不具據此經則四時大田通
有此祭故甸祝亦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矣爲位者肆師
爲其几筵之位司几筵云甸則設熊席右漆几是也注云貉
師祭也者大司馬先鄭注義同爾雅釋天是禱是禱師祭也禱
與貉同王制禱於所征之地注亦云禱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
亡案據爾雅王制則禱本爲出軍之祭以大田用軍禮故亦有
此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甸祝注云杜子春讀貉爲百爾
所思之百與此讀同段玉裁云貉百古音同在魚鐸部祭貉不

得其解於義求之當爲薦氣勢增倍則於音當易爲十百之百也莊述祖云大司馬表貉注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後鄭不改而肆師則不用先鄭說貉佰本同音故以本音讀佰說文云佰相什佰也案段莊說是也杜及二鄭蓋皆以貉禡字同而其音義則杜及後鄭並讀爲百取什佰增倍之義也先鄭則讀禡如字與杜及後鄭小異又詩小雅吉日之既伯卽甸祝之禡馬與師祭之禡聲近而義異詳彼疏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者立表之處卽教戰之地所立南北四表大司馬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是也表貉之祭蓋當最南第一表處王引之云師祭下當更有祭字周頌桓正義引此云爲師祭祭造軍法者案王校是也孫志

祖說同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卽取十百之義旬祝注云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也依鄭義則貉爲師田之禱祭當在事前孔叢子儒服篇說禡在巳克敵之後則是報祠而非祈禱不足據也云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者蚩賈疏述注作尤詩大雅皇矣孔疏引亦同阮元云蚩俗字也賈疏云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故鄭曰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五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案賈引公羊

說以下並約五經異義文祠兵見春秋莊八年公羊經傳何注
云將出兵必祠於近郊異義引公羊說又云祠五兵及蚩尤則
與此經表貉之祭相近然左氏及穀梁經並作治兵依大司馬
賈疏引鄭駁異義說以祠兵爲治兵之誤又謂無祠五兵之禮
則鄭不從公羊說也至黃帝蚩尤之祭見於古者史記封禪書
云秦始皇祀八神三日兵主祠蚩尤漢書高帝本紀高祖立爲
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夔鼓顏注引應劭云黃帝戰于
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
瓚云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盧
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愛之以作劍戟也是祭黃帝蚩尤
之事又王制孔疏引熊安生說以薦爲祭地蓋以對類爲祭天

言之然表貉之禮立表而不爲墮則非祭地可知漢書敘傳應劭注釋禡爲祭馬則又以禡馬之伯爲禡並非也詳校人疏嘗之日泣下來歲之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疏嘗之日泣下來歲之芟者以下三卜並所謂貞卜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蠲惡此與彼禮略同此三卜蓋並在秋時嘗卽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是也詩大雅生民篇載謀載惟毛傳云嘗之日泣下來歲之芟猶之日泣下來歲之戒社之日泣下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卽據此經依毛說則卜卽在孟秋嘗日陳祭之時也賈疏云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泣卜或大卜泣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

灌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示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爲之

注云芟芟草除田也者說文艸部云芟刈艸也左隱六年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蒞崇之大戴禮記四代篇子曰平原大藪曠其草之高豐茂者如芟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並芟草之事除田謂滌除草蕪化萊土爲孰田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農帥均田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是也云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者齊民要術云凡開荒山澤皆七月芟艾之草乾卽放火至春而開是始耕者必先除田而後種穀其已耕之田亦年年芟除恐田蕪不任耕種也云嘗者嘗新穀者白虎通義宗廟篇云秋曰嘗嘗者新穀熟嘗之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秋曰嘗嘗者以七月嘗

黍稷也互詳大宗伯疏云此芟之功也者釋卜芟必於嘗之義
鄭意芟草除田穀乃得殖故嘗新穀爲芟之功也云卜者問後
歲宜芟不者謂庶草蕃蕪與下年或不同故先期卜之然田草
蕪穢自當芟刈無俟於卜鄭說於事理未協殆非經義竊謂此
卜芟者乃芟場圃藪澤萊牧之草物以備疏材染績芻秣薪蒸
之用與稻人薙氏之芟專屬芟刈田草異爾雅釋天云穀不孰
爲饑疎不孰爲饑下文卜稼者卽卜穀之孰不此卜芟者或卽
卜疏之孰不其事正相因卜者卜其所收之草物多少非卜其
宜芟與不也祭統云古者於嘗也發秋政草艾則墨未發秋政
則民勿敢草也鄭彼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
給饗享此卜芟蓋兼含祭統草艾之事嘗之日發秋政故因以

卜來歲之芟其事足相證矣引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者周頌載芟文毛傳云除草曰芟除木曰柞鄭箋云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引之者證耕田宜芟草也獮之日泣卜來歲之戒秋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疏獮之日者詩大雅生民孔疏云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 注云秋田爲獮者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彼注同云始習兵戒不虞也者賈疏云鄭解不於春蒐夏苗泣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獮之日爲戒者以其春教振旅夏教芟舍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也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者廣雅釋詁云戒

備也問後有兵事與不使備其食用兵甲也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社之日者一歲凡再祭社毛詩周頌序云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白虎通義社稷篇云歲再祭之何春祈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玉海郊祀引三禮義宗說同公羊莊二十三年何注云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郊特牲孔疏云其社之祭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案孔謂歲三祭社據白虎通義及何氏公羊注則社止二祭班何是也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鄭注以爲蜡祭國語魯語韋注亦

引月令謂冬有祭社然於他經無徵疑非周法詳黨正疏國語
魯語又云土發而社韋注以土發爲春分此謂春社也此經社
之日則當是秋社故賈疏云類上文嘗獨是秋則此社亦是秋
祭社之日也云泄卜來歲之稼者賈疏云祭社有二時謂春祈
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
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

注云社祭土爲取財焉者賈疏云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摠神故云
社祭土而取財焉云卜者問後歲稼所宜者歲有旱潦則稼所
宜異故卜以問之也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
荒所令祭者社及禘醜疏則令國人祭者謂外祭祀之通於國

人者公私共舉之以廣祈禳而弭災也令者以時日及禮法命之 注云大故謂水旱凶荒者大宗伯注云故謂凶裁小司徒

注云大故謂災寇也寇戎無令國人祭之事故唯據水旱凶荒爲釋云所令祭者社及禴醮者醮下釋文有也字疑今本掇賈疏云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禴族祭醮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鄩祭禴鄩祭醮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案賈說是也此三祭皆公私所通共者故鄭特舉之凡公社止於州縣依鄭祭法注義百家以上得置社是私社通於族鄩則亦有令祭矣詳大司徒疏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闕疏歲時之祭祀亦如之者賈疏云上經據禘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 注云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闕

者證歲時常祀官有命民祭之事月令雖止記春命祭社其歲時他祭祀凡通於民間者並官命祭之可知故云其一隅也又案郊特牲孔疏引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依鄭志說彼據秦法則所命者爲二十五家之社此注據周法則當爲百家以上之置社兩注所據不同義並通也詳大司徒疏賈疏謂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依賈說則似鄭謂社一歲有四祭失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其適子疏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者禮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益正攷職掌相通兩經義略同也注云相其適子者賈疏云庶子無奉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爲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凡國之

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疏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者賈疏云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注云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者漢時凡大禮有司

蓋每事必更迭奏白以備遺忘此佐宗伯治禮儀不云所治之事故鄭舉漢法況之明爲奏白王也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者司農下當有云字今本並挽大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肆儀故書並作義杜子春並讀爲儀皆以今段字讀古正字

也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者段玉裁云此爲全經發凡起例也尙書多用誼爲義字徐養原云說文我部義已之威儀也从我羊人部儀度也从人義聲言部誼人所宜也从言从宜宜亦聲說與先鄭合詒讓案依先鄭許說古凡威儀字正作義仁義字正作誼而儀別爲儀度字今禮典通段儀爲威儀義爲仁義與古不同此經故書禮義義謂威義正與古合但全經通例多用段字故先鄭亦依今字讀爲儀取易通也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者此小禮事肆師專治之不佐宗伯也

鬱人掌裸器裸器謂彝及舟與瓚疏掌裸器者此篇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三職皆經作果注作裸此經獨不作果與小宰內宰

及典瑞玉人經同蓋全經故書及鄭新定之本自不無錯異也
注云裸器謂彝及舟與瓚者此皆盛鬯及酌裸之器通謂之
裸器賈疏云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
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
彝舟者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尙書
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主瓚皆與秬鬯相將卽下文裸玉是
也故知裸器中有瓚瓚則兼主瓚璋瓚也凡祭祀賓客之裸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
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
蘭疏凡祭祀賓客之裸事者賈疏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至於
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裸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其

賓客祿則大行人云公再祿之等是也云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明此官唯主和鬱不主築煮也凡有祿事肆師豫築煮鬱草取其汁以授此官更於鬯人取秬鬯酒以鬱和而實之賈疏云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爲宗廟賓客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泝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 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者肆

師注義同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 錙中停於祭前者錙釋文作焦云本又作錙段玉裁校刪貫下爲字云說文鬯部鬱字下曰芳草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許說同先鄭且周禮經文言築鬯多矣安得云百二十貫爲築也周禮鬱字亦當依說文從白案段說是也黃丕烈校同

賈疏述注讀百二十貫爲築句誤鑊者說文金部云鑊斗也史記索隱引埤倉云鑊溫器有柄斗以銚無緣廣韻三蕭云鑊溫器三足而有柄釋文作焦卽鑊借字停之祭前謂尸祭後奠之也云鬱爲草若蘭者賈疏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主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詒讓案鬯與鬱別逸禮及禮緯並以鬱爲鬯草者散文得通也陳啓源云注謂鬱草若蘭以其俱是香草故取以相方耳若鬱金之種類又各不同朱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首月是華以四月也傳玄賦云葉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是華色正黃也楊孚南州

異物記云鬱金山出罽賓色正黃與芙蓉華裏嬈蓮相似可以香
酒此與傅賦合至唐書言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
九月開華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本草云
其華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兩書言華
之色候互異以朱傅二賦較之又不同其種類當不一矣不知
古人所用何種也黃以周云魏略云鬱金香生大秦國狀如紅
藍二鄭所云蓋卽此李時珍本草綱目鬱金有二鬱金香用葉
此用根其苗似薑然古所稱香草皆以葉先鄭云十葉爲貫則
所用者葉非華亦非根也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裸玉謂
圭瓚璋瓊疏凡裸玉濯之陳之者說文水部云濯滌也若祭祀
則於大宰大小宗伯眡滌濯時濯裸玉而陳之也其賓客亦於

陳真時陳之

注云裸玉謂圭瓚璋瓚者賈疏云此裸玉卽圭

瓚是也故玉人典瑞皆云裸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

圭璋用玉氣也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故鄭并言之也詒讓案瓚

勺以金爲之不用玉因其以圭璋爲柄故通謂之裸玉形制詳

典瑞玉人疏詔裸將之儀與其節節謂王奉玉送裸早晏之時

疏詔裸將之儀者以特牲少牢禮主人主婦獻尸之禮推之送

裸時王當拜后當挾拜皆其儀也又依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

大禘之裸眾尸皆在大廟中依次而裸則其敘次亦鬱人詔之

矣 注云節謂王奉玉送裸早晏之時者小宗伯注云將送也

猶奉也賈疏云奉玉謂王與后裸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裸者

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瘠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

祭前也凡祿事沃盥

疏

凡祿事沃盥者說文皿部云盥澡手也

左僖二十三年傳奉匱沃盥孔疏云沃謂澆水也詒讓案沃盥者謂行禮時必澡手使人奉匱盛水以澆沃之而下以槃承其棄水也賈疏云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祿若祭祀王及后祿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案賈說是也此沃盥並謂尸賓初入門行祿時爲王及后沃盥以此官專掌祿事也小臣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謂朝踐三獻以後之盥其祿時沃尸盥別有小祝掌之皆非此官所掌矣互詳小祝小臣疏又案以少牢特牲饋食禮攷之凡尸與主人主婦之盥不同少牢云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注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此主人盥於洗沃以枓彼下文云祝盥于洗升自

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是也特牲云主婦盥於房中注云主婦盥盥於內洗引土昏禮婦洗在北堂是主婦盥於內洗也彼又云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云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是尸盥於槃沃以匱也御僕大祭祀相盥卽謂相王盥彼注云相盥者謂奉槃受巾與若然鄭意王后尊亦不就洗與尸同盥於槃沃以匱與少牢特牲主人主婦盥異也大喪之匱其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疏大喪之匱其其肆器者亦謂王及后喪也此不云大匱則疑或關世子之喪據肆師注匱亦用鬱鬯則當鬯人共柩鬯此官和鬱經止言其肆器者文不具也注云肆器陳

尸之器者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泚注云大肆始陳尸伸
之案大泚用鬱鬯大祝謂之肆鬯其浴鬯之器卽謂之肆器此官
掌肆鬯故并其器共之引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
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檀第有枕者證泚當用夷盤
夷牀也並詳凌人疏云此之謂肆器者喪大記所言盤牀等並
是浴尸所用明卽此肆器此官與凌人同共之相與爲官聯也
云天子亦用夷盤者賈疏云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
則諸侯大盤之類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案凌人盤
作槃盤卽槃之籀文亦詳彼疏及葬其其裸器遂狸之遣奠之
彝與瓚也狸之於祖廟階閒奠終於此疏遂狸之者狸葬之
借字詳鼈人疏注云遣奠之彝與瓚也者賈疏云知葬其裸

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此卽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詒讓案鬱人共奠彝則亦和鬱鬯以實之亦宜有舟注不言者文不具也云貍之於祖廟階閒者經注例當作埋各本並誤貍埋古今字詳鼈人疏賈疏云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閒也孔廣森云裸器言埋則亦從葬者也似非如注所云遣奠之彝與瓚埋於祖廟階閒也檀弓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此裸器正葬所用之祭器案孔說近是校人云大喪飾遣

車之馬及葬埋之與此文例正同云明奠終於此者釋其卽經
之之義凡喪奠有十始於始死奠終於大遣奠詳喪祝疏賈疏
云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
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
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罍之卒
爵而飲之罍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醕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
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
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
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糝事相成疏大祭
祀者謂宗廟禘祫及時享云與量人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者
二官爲聯事也先鄭量人注云罍器名陸佃孫希旦林喬蔭黃

以周並謂卽郊特牲云舉斝角是也孫希旦云特牲禮祭初設饌饗神祝酌奠於銅南天子諸侯之祭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尸將入室亦先於室中設饌酌奠斝角所奠之爵也鬱人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蓋銅南之奠至上嗣舉奠飲之還洗酌入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祭畢則鬱人量人飲之言舉斝之卒爵以見其爲上嗣所飲而復奠之爵也案孫說甚覈而未盡也蓋王禮太子舉斝猶特牲嗣舉奠解也但彼士禮嗣舉奠卒解後云舉奠洗酌入尸拜受祭酒啐酒奠之則尸仍奠而不飲而王禮則有太子獻酢之事故文王世子云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又鄭詩小雅賓之初筵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

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明
王禮與士禮不同今以特性禮及詩箋說推約之蓋朝踐之後
薦孰之時延主入室祝酌畢奠於鉶南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畢
王拜妥尸尸執畢祭之啐之奠之及九獻加爵畢太子入尸執
奠畢太子受祭之啐之卒畢洗畢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卒畢
尸又洗畢酢太子太子受祭之啐之奠之及禮畢尸將出王則
以此奠畢賜鬯人量人飲之奠畢之時啐而未卒爵故此經云
受卒爵量人則云受畢歷也但禮無二人同飲一爵之事蓋先
受者爲舉奠之餘其次或當受而更酌經通言不別耳互詳量
人疏 注云畢受福之嘏聲之誤也者鄭不知此舉畢卽郊特
牲之舉畢故破爲嘏也少牢饋食禮鄭注云嘏大也子主人以

大福也賈疏云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段玉裁云說文嘏從古段聲𠄎從斗而象形二字古音皆在魚模部皆讀如古故鄭君就其聲類而易其字云王醕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者謂廟享凡十五飯後王醕尸尸酢王復致嘏王受嘏而卒爵卽卒酢爵也王醕尸依鄭義於九獻爲朝獻詳司尊彝疏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篚受爵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者少牢饋食禮於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之後云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嗜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

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膏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鄭注云詩猶承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膏明豐年乃有黍稷也案鄭引之者證王醕尸後有舉嘏之事但彼諸侯卿大夫禮止三獻醕尸爲初獻王禮有九獻則醕尸爲七獻以此爲異耳又詩小雅楚茨既匡既勅箋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醕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勅之亦說王祭受嘏之禮孔疏推箋意謂天子禮當如特牲尸親嘏與少牢使祝嘏不同又謂少牢宰夫受以籩詩箋云受以筐少牢先釋辭後嘏黍詩箋先予嘏後釋辭皆天子禮與大夫異今案鄭謂受以筐者讀詩既匡之匡爲筐也尸親嘏之禮據特牲經說亦可通惟先釋辭後予嘏乃順詩

文作訓非謂禮異此注引少牢先受嘏後受黍之文以釋王禮足證鄭意不如孔說矣云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賈疏云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法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爲證也林喬蔭云經明言受卒爵而飲之亦未嘗有更酌以獻之事疏凡造爲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果何據邪案林說是也注云出房亦謂七獻之後王受嘏訖由室中出在房時少牢饋食禮云主人執爵以興出特牲饋食禮亦云主人出寫齋于房是也然彼大夫士禮主人出寫後仍入室設筵而後獻祝及佐食此注說鬱人與量人受王之卒爵而飲之約與彼獻祝及佐食禮相當然不言王酌獻而云受王之卒爵則似謂王出房寫齋時卽命

官以爵賜鬱人量人與祭統賜爵羣有司相類蓋王尊不當與鬱人量人爲獻酬也若然鄭意本不謂王獻鬱人量人賈實未達注指云必與量人者鬱人簪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齎事相成者量人齎作燔段借字賈疏云上文贊裸事詔裸將之儀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齎之數量前裸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注云秬

鬯不和鬱者者別於上鬱人鬱鬯爲和鬱者也敍官注謂鬯卽釀秬爲酒取芬芳條鬯之義詩大雅江漢箋說亦同先鄭肆師注云築香草煮以爲鬯說文鬯字注義同則以鬯爲已和鬱者

義與後鄭異詩江漢毛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

之日鬯毛亦以鬯爲非未和鬱之酒而義與先鄭復不同玉燭
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鬱金香草釀以秬黍是爲秬鬯書文侯之
命僞孔傳釋秬鬯亦云釀以鬯草蓋卽本毛說詩孔疏云禮有
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
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
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
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者合而鬱之謂
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黍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
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
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知者以
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

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秬
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
鬯者箋說爲長案孫氏申鄭其說是也依毛義秬與鬯爲二鬱
與鬯爲一意謂築煮鬯草合之秬黍蘊鬱而釀之是爲鬯酒則
鬱非草名而鬯乃草名依後鄭則鬱是鬱金秬鬯是黍酒二者
相合乃成鬱鬯毛爲鬱合鄭爲鬱金兩說絕不相蒙孔氏述毛
謂築煮合鬱亦用鬱金非毛義毛泛云鬯香草則不知指何草
言之春秋繁露執贄篇云暢者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爲一
說苑脩文篇云鬯者百草之本也白虎通義攷黜篇云鬯者以
百草之香鬱而合釀之成爲鬯郊特牲孔疏引盧植云言取草
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爲鬯也董劉班盧四家說亦以

鬱爲鬱合而並謂香草非一草不知與毛義同否攷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據顏說則董子疑卽本漢制恐非古法至今本白虎通義作鬱金而合釀之乃習聞鄭義者增之非其舊也儻班亦謂用鬱金則不宜用百草之香矣郊特牲疏又引馬融云鬱草名以鬱金香草合爲鬯也馬以鬱爲鬱金與後鄭義同而以合鬱後乃爲鬯則又同毛董劉班先鄭諸家之說論語入侑皇疏又云鬱鬯煮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鬯亦曰秬鬯也若又搗鬱金取汁和莎泐於此鬯則呼爲鬱鬯此復謂先煮鬱金釀秬爲秬鬯更搗鬱金和秬鬯爲鬱鬯與諸儒之義

又不同蓋眾說之舛異如此黃以周云鬯人曰其秬鬯鬱人曰和鬱鬯是秬鬯可單稱鬯而鬱未和鬯祇單稱鬱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曰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同以二物相合然則經之單稱鬯皆秬鬯也經之單稱鬱皆未和鬯者也經之稱秬鬯者亦鬯之不和鬱者也案黃說是也云飾之謂設巾者賈疏云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凡祭祀社壇用大罍壇謂委土爲壇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疏凡祭祀者以下明內外祭祀盛鬯之尊異同之法與小宗伯司尊彝盛鬱之六彝盛酒之六尊異也此內外祭祀秬鬯之尊皆奠而不

裸詳小宰疏云社壇用大壘者通大社王社而言凡祭社必兼祭稷經不言稷者亦舉大以賅細也與封人義同 注云壇謂

委土爲壇壇所以祭也者壇壇釋文作壇壇大司徒注云壇壇

與壘埒也賈疏云謂四邊委土爲壇於中除地爲壇壇內作壇

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壇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

社壇皆直據外壇而言也焦循云尙書金縢爲三壇同壇馬氏

注云壇土堂祭法去壇爲壇注云除地曰壇封土曰壇蓋壇爲

擁土之名故壇埒均謂之壇鬯人社壇亦以壇言案焦說是也

鄭意凡祭必設於壇不於壘埒故注止云壇壇賈謂直據外壇

而言失其指矣云大壘瓦壘者明與司尊彝酢壘明堂位山壘

皆甲木爲之異也司尊彝有大尊注云太古之瓦尊此瓦壘謂

之大罍義與彼同賈疏云罍用瓦取質略之義也聶崇義云大罍張鎰圖引阮氏圖云瓦爲之受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蓋張鎰指此瓦罍爲諸臣之所酢之罍誤案聶說是也阮圖謂瓦罍受五斗亦是而謂畫山文則與山罍制棍恐不足據但此注雖不言畫然據說文木部櫺字注及詩周南孔疏引五經異義詩毛韓說並謂罍爲取象雲雷則大罍亦當范土爲雲雷之文若大尊則純素無文與大罍異也互詳司尊彝疏

祭門用瓢齋祭謂營鄼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春讀齋爲粢瓢謂瓢蠶也粢盛也

立謂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祗以齊爲尊疏注云祭謂營鄩所
祭者祭卽大祝六祈之祭營祭聲類同祭法注云祭之言營也
說文示部云祭設縣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
星辰山川也一日祭衛使災不生左傳昭元年杜注云祭祭爲
營攢用幣以祈福祥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及左傳孔疏
引賈逵說並與杜同孔又釋之云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
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
木爲祭處耳詒讓案鄭所謂營鄩卽賈服杜所謂營攢鄩攢字
通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鄭注云民勞則德薄鄩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鄩相去
近舞人多也又奔喪喪位注云位有鄩列之處鄩又通作纂史

記叔孫通傳爲縣葢野外習之集解引如淳云葢謂以剪茅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引纂文云蕝今之纂字是此注云營鄧又卽許君所謂設絲蕝爲營謂立營兆鄧表而祭之黨正注謂祭祭亦爲壇位如社稷亦是也左傳疏以爲立攢表得之其訓攢爲聚艸木則非云門國門也者謂王城十二門別於月令秋祀門爲廟門也初學記天部引三禮義宗云禁止雨之祭每祭於城門賈疏云禮記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引春秋傳以下者並左昭元年傳子產對晉侯語引以證祭祭之事賈疏云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詒讓案先日月後山川大祝注及祭法注

說文禱字注並同蓋許鄭所見本並如是水旱疫癘之不時今左傳作水旱癘疫之災此癘疫字倒明監本毛晉本並改從左傳大祝注引左傳亦不倒疑監毛本近是不時左傳作災祭法注及大祝注賈本亦並作不時彼疏云鄭君讀傳有異此疏云鄭君以意增之二說乖異大祝疏是也云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者春秋經文左傳杜注亦云門國門也此引以證水旱禱國門之事公羊傳云於社禮也於門非禮也與此經不合鄭所不從云故書酏作酏鄭司農讀酏爲酏者段玉裁云故書作酏假借字也云杜子春讀齋爲粢者齋粢亦聲近假借字小祝設道齋之奠杜注亦云齋當爲粢此與小宗伯六齋注云盞讀爲粢義亦略同又肆師祭之日表盞盛彼注亦以盞爲

梁又云故書表爲剽此經故書剽齋與彼故書剽齋聲讀相近
若然杜或謂二經義同故讀齋爲菜與云瓢謂瓠蠡也者說文
瓠部云瓠匏也瓢蠡也廣雅釋器云瓠蠡瓢也方言云蠡陳楚
宋魏之間或謂之箎或謂之櫜或謂之瓢郭注云瓠勺也論語
公冶長皇疏云瓢瓠片也段玉裁云一瓠副爲之二瓢曰蠡昏
禮所謂蓋也說文蓋訓蠡也幹訓蠡柄也漢書以蠡測海張晏
曰蠡瓠瓢也楚辭方言字皆作蠡俗作盞案段說是也蠡卽土
昏禮之盞注云合盞破匏也凡瓠可半剖爲勺亦可全剖爲尊
故莊子逍遙游篇說大瓠云剖之以爲瓢又云慮以爲大樽此
注謂爲勺故釋爲蠡後鄭以此盛鬯皆是尊故後注正之曰爲
尊其義較長凡用瓠者皆尙其質故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詩大

雅篤公劉云酌之用匏毛傳云儉以質也此祭門用瓢齋者蓋亦與祭社用大罍同取從質之義也又案此經故書瓢作剽杜本卽故書也再傳至司農始依聲類讀爲瓢則不宜杜氏先有瓢蠡之釋殆仍是先鄭義也云棗盛也者甸師注云棗稷也在器曰盛通言之則棗盛亦可互稱但此釋亦未審其義儻以瓢棗爲祭穀則非此官所職疑此盛當謂盛酒之器左哀十三年傳云旨酒一盛兮是也蓋先鄭意祭穀爲棗旣可通稱盛以相比例則酒器爲盛亦可通稱棗瓢棗卽爲破瓢爲盛然其義亦迂曲且與上下文罍脩蜃概散文例亦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祗以齊爲尊者段玉裁云鄭君以爲讀棗訓盛則六者皆得言盛不得獨綴於瓢故易爲齊齊卽齋

字左傳噬齋字作齊瓠以柄爲抵以腹爲齋去其柄而用腹爲尊也用腹爲尊則不用兩析之瓢然則經文之瓢猶言瓠也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禩事用概凡鬻事用散禩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疏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四方之祭有二一爲舞師四方之祭祀注云謂四望也一卽大宗伯五祀之祭亦曰四方五祀與五嶽同血祭四望亦卽五嶽四瀆四瀆等故與山川同用蜃也大宗伯別有四方百物之祭則入鬻事中與此四方

異云凡禩事用概者概葉鈔釋文作概案賈疏釋概爲橫概之義則字不作概宋本釋文不足據云凡禩事用散者賈疏云卽大宗伯云禩辜祭四方百物是也 注云禩當爲埋字之誤也

者賈疏云若禩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段玉裁云埋經典多用狸與禩字略相似而誤案段說是也禩事鬱人兩見此涉彼而誤埋卽葬之俗體此經鼈人鬱人經注皆作狸大宗伯則經作狸注作埋此校定經字疑當作狸傳寫誤從俗耳互詳鼈人疏黃以周云大宗伯有狸沈禩辜之祭此禩事用概與禩事用散對文則爲埋字之誤無疑云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者此故書有兩本鄭據義長則以作蜃者爲

正本杜據存舊則以作謨者爲正本而其讀從蜃則同段玉裁云古文謨字作𧈧與蜃篆文相亂者字之誤也王引之云謨與蜃聲不相近注中二謨字疑當作謨說文謨讀若振與蜃字聲近而通凡字之眞聲辰聲者往往通借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慎鄭司農注大司馬曰五歲爲慎後鄭讀慎爲慶是其例也隸書眞莫二形相似學者多見謨少見謨故謨譌爲謨矣案王說亦通云蜃水中蜃也者鼈人注云蜃大蛤是也段玉裁云杜意直用水中蜃爲尊詒讓案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杜蓋謂此蜃與彼同鄭彼注亦舉此經爲證則亦兼存杜說也宋書禮志上景先議引此職蜃作賑說云盛酒當以蠡栝疑亦用杜義而字則從大宗伯賑膳之賑亦以

二者器異而用蜃則同可互通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脩謨二字並從故書如字讀後鄭不從也云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者賈疏云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卽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爲吉喪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作宗廟六享皆以祿爲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

壞廟之道易稽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葢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詒讓案鄭士虞記注云練而後遷廟無禘祭之說大宗伯及王制注並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亦無練後始禘之文惟詩立烏敘箋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王制孔疏據彼釋此注云按立烏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粵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

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立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今案孔參合詩箋及穀梁義以證此注始禘在練時與賈說略同王制孔疏亦有練而禘廟之說然詩釋文古者君喪三年既畢下無禘於其廟而後六字陸云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禘是後本也立鳥孔疏亦謂後本爲誤定本無此文又謂鄭禮注及禘禘志亦無此言其說與王制疏不同攷此注始禘之說絕無徵驗惟詩箋兩禘夾一禘之本義似通於此然孤證岐互究難馮信况鄭詩禮箋注及

賈疏之義疑迂甚多何則籩人疏引鄭論語注云禘祭之禮自
血腥始蓋宗廟時祭尙有二禋及朝踐之節禘爲殷祭不當自
饋食始若云喪中禮殺則又不宜蒙殷祭之名此鄭說之可疑
者一也鄭說禘祫備具禮記注及禘祫志段令果有終始兩禘
時殊禮異則不宜此注及詩箋之外絕無一言及之此鄭說之
可疑者二也又詩箋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既云喪畢則是前
禘雖在祫前仍在大祥之後熊安生說是也與此疏練時始禘
之說本不合故此疏不援詩箋爲證而士虞禮疏則引詩箋後
本謂鄭意除練時特禘二年喪畢更有此禘是則祫前乃有二
特禘與祫後之終禘爲三其說尤不經此賈說之不合者一也
賈所引左氏說以下蓋據五經異義文案左僖三十三年傳云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賈服杜並謂卽三年之終禘賈意謂彼禘在朞年之後卽是練時今攷左傳本無朞年之文異義引左氏說增易舊文義旨亦未明析賈氏強以彼禘當此始禘實未必合此賈說之可疑者二也陳壽祺駁賈說云邕人無禘祭明文鄭云始禘亦指喪畢明年之禘非練後也竊意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年終禘之說未有兩岐賈疏誤仞爲君薨之期年故生異論耳案陳糾賈氏誤解左傳是也其謂此注始禘卽賈服所謂終禘亦足備一義但終禘爲殷祭之始其禮至隆必無自饋食始之理於禮究不可通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云神主入廟先爲一禘明年春

禘而又禘成氏亦參合此注及詩箋爲說而謂禘之前有二禘與士虞疏說略同尤不足據今以禮經及鄭義推校尋繹竊疑此注始禘當爲始祫之譌蓋天子喪祭九虞及卒哭之祭皆在寢至祫始祭於祖廟鄭意經云廟則非卒哭以前之祭用卣則非吉祭九獻之禮惟始祫在卒哭之後主已祫祖而祭未純吉宜用大牢饋食三獻而畢事故雖廟祭而無上尊之祿注意不過如是自祫禘形近譌易疏家不辨強爲援證而抵牾彌甚不知練時特禘鄭本無是義不可誣也云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者鄭意此四者卽司尊彝六尊之類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注云凡觴五升爲散彼散別爲爵名與此鬯尊異聶崇義云皆容五斗漆赤中云脩讀曰卣者後鄭據書詩左傳說鬯尊

竝云卣故依聲類破脩爲卣也司尊彝釋文云卣本亦作攸脩攸聲類同惠士奇云集韻卣或作脩段玉裁云脩卣字同在古代音尤幽部聲類同也卣卽說文卣字寫之異耳中尊名卣者肉讀若調蓋取芬芳條暢之意與凡言讀曰者與讀爲同云卣中尊者爾雅釋器云卣中尊也郭注云不大不小者鄭言此者欲見用中尊則無裸彝與時享及禘祫不同洛誥云秬鬯二卣文侯之命詩六雅江漢左僖二十八年傳竝云秬鬯一卣左傳孔疏引李巡云卣鬯之器也詩孔疏云鬯當在彝而此及尙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案據孔說則凡常祭用鬯者無論用鬱與否皆實於彝未祭之先則皆以卣盛之於廟用卣則當祭亦盛於卣是直

以卣代彝與常祭異也然其說未塙詳後疏云謂獻象之屬者
司尊彝有獻象著壺大山六尊鄭意彼六尊與卣同爲中尊但
以盛鬯盛酒爲異也云尊者彝爲上罍爲下者據爾雅及司尊
彝推定之爾雅釋器云彝卣罍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
名左傳疏引孫炎注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也爾雅邢昺
疏引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
一斛是其差也程瑤田云周制尊有上中下三品彝上尊也小
宗伯職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裸將鬱人職凡祭祀賓客之裸事
和鬱鬯以貫彝而陳之是也卣中尊也小宗伯職辨六尊之名
物以待祭祀賓客酒正職凡祭祀以灋其五齊二酒以實八尊
是也罍下尊也諸臣在廟爲賓備卒食三獻酌罍以自酢不敢

與王之神靈共尊司尊彝職所謂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是也攷
鬯人職所用之器有大鬯瓢齋脩蜃概散是六者皆尊名也皆
所以實秬鬯者也鄭注廟用脩脩讀曰白可知秬鬯惟和鬱者
乃實於彝其未和鬱者則實於白明矣黃以周亦云鬱人和鬱
鬯以實彝是裸酒也書詩左傳言秬鬯一白是享酒也鬯以鬱
爲上秬次之尊以彝爲上白次之裸用上尊彝享用中尊白此
尊卑之差也詩孔疏混而一之殊謬案程黃說是也云蜃畫爲
蜃形者明不以蜃甲飾尊也賈疏云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
尊之象者合漿釋文作合將云合本亦作含將本又作漿阮元
云今爾雅作含漿賈疏同詒讓案作含漿者是也龜人狸物注
亦云謂饑刀含漿之屬鄭以此釋經之蜃者爾雅釋魚蚌含漿

郭注云蚌卽蜃也說文虫部云蚌蜃屬是蜃蚌同類段玉裁云鄭君意蜃不可爲尊但以棗畫爲蜃形以蚌名含漿有尊盛酒之象故用爲畫而取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賈疏云玄纁相對旣是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賈疏云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黃以周云特牲有散尊大喪之大泚設斗其其鬯鬯斗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鬯讀爲徽疏大喪之大泚者亦謂王及后喪也云其其鬯鬯者此官其和鬯鬱人以和鬱也注云斗所以沃尸者御覽器物部引通俗文云木瓢爲斗案正字當作料說文木部云料勺也少牢饋食禮注云料料水器也凡設水用壘沃盥用料喪大記云浴水

用盆沃水用料注云以料酌水沃尸也史記張儀傳索隱云凡方者爲斗若有安長柄則名爲料是料與斗字異經典料作斗者皆段字也詩大雅行葦孔疏引漢禮器制度說大斗云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土喪禮賈疏云料受五升方有柄用挹盆中水以沃尸案賈說與漢禮器制度正同卽此沃水所用之斗亦謂之罍料其酌鬯當用尊料卽梓人之勺與罍料制同而容量異也云罍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者鬯酒卽秬鬯之酒取其芬芳條暢以罍尸又以和浴湯去其臭惡使之香美也惠士奇云齊語三罍三浴葦注云罍或爲熏呂氏春秋本味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罍以犧猋風俗通祀典引作熏以萑葦漢書豫讓罍面吞炭顏注云罍熏也以毒藥熏之是古熏多作罍段玉裁云

鄭君意覺如字讀之讀如覺鍾覺鼓之覺故云覺尸以鬯酒也
案段說是也凡大澗以鬯塗尸而浴故謂之覺與以血塗鍾鼓
謂之覺義同蓋凡塗浴謂之覺香草謂之薰祓火謂之熏三者
不同覺浴之正字自當作覺古覺薰熏字聲近互通然塗香事
或相因而與祓火則迥不相涉凡覺浴字古書或作熏者皆段
借也但鄭意覺與浴事相因不甚分別故女巫覺浴注云以香
薰藥草沐浴是又兼取薰香之義此注云使香美亦似與女巫
注義略同若然鄭意覺浴與覺器義同而微異也互詳女巫疏
鄭司農云覺讀爲微者存異讀也雞人天府注並同段玉裁云
微美也覺從分聲微從微聲文微二韻古多互轉凡王之齊事
共其秬鬯給泮浴疏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者此與宮人爲官

聯也凡王常時沐用梁浴用湯不用鬯齊尤潔清故以秬鬯給浴蓋以鬯和湯也 注云給泮浴者賈疏云鄭知王齊以鬯爲

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潔也詒讓案國語周語說藉田之禮云王卽齊宮三日王乃洎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韋注云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也是王齊事又有裸鬯之禮裸之言灌謂啐之也則其鬯又不止給泮浴矣又此齊鬯人共鬯周語云鬱人共之者蓋所聞有異或鬱人鬯人通職同共之與凡王弔臨其介鬯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

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疏注云以尊適卑曰臨者說文臥部云臨監臨也以尊監臨卑故謂之臨賈疏云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弼諸侯諸臣故以尊適卑解之詒讓案檀弓云喪公弔之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注云君辱臨其臣之喪此注卽隱據彼文故檀弓又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是也若散文則尊卑得通稱臨故左隱元年傳云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則子臨父之葬亦謂之臨蓋取泣事之義義非一端不容泥也其哭臨之臨亦上下通稱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圍鄭鄭人卜臨于大宮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杜注云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又襄十二年傳云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

彼臨亦謂哭禭記諸侯使弔禮先弔則唯致弔辭後臨則哭亦以弔與臨爲二事蓋聞遠喪不得弔就宮廟設位而哭爲臨亦通謂之哭其近喪因弔而哭其斂殯則云弔臨明其事相因也此經天官世婦及內宗弔臨鄭並釋爲弔蓋以通言不別惟寺人云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住立于其前而詔相之注云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彼注以哭釋臨者以內人賤不必取以尊臨卑之義故與此注小異也引春秋傳日照臨弊邑者左昭三年傳齊晏嬰語杜本弊作敝字同引以證臨爲尊適卑之義鄭司農云鬯香草者賈疏云見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者漢書南

粵王傳顏注引李奇云介破也呂飛鵬云介有被義故司農以介鬯爲被鬯卿大夫卒王或與斂故有被鬯之事詒讓案先鄭釋鬯爲香草義雖不塙而訓介爲被則似較後鄭爲長介鬯者殆卽以鬯酒灑被王身以辟穢濁亦桃茱拂柩之意與云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者鄭彼注云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說苑脩文篇云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凡贄天子執暢暢有似於聖人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於天其淳粹無釋與聖人一也案暢卽鬯

之借字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說天子贄用鬯義與董略同云
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介爲執致之舊本誤作
以介爲摯致之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余本及宋注疏本正賈疏
云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又云介副也王弼臨諸
侯則有副使從行者殺玉裁云司農讀如介胄之介鄭君讀介
紹之介案段說是也大宗伯王哭諸侯爲上相疑此介亦謂宗
伯但禮器云天子無介注云無客禮也賈疏謂此介取副王之
義究與禮器文悟似不若先鄭義之安引檀弓曰臨諸侯眡於
鬼神曰有天王某父者釋文云父本又作甫案今禮記文亦作
甫賈疏云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案鄭彼注云眡致也祝
告致於鬼神辭也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

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引以證天子適諸侯祝告神之事云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者以曲禮云臨諸侯亦爲以尊臨卑故意其爲王適四方之事知舍祖廟祝告神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彼注云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故使祝告其廟之神也但曲禮眡鬼神注謂過大山川祝用事此又爲告所適之國宗廟之神者鄭意彼云鬼神所含者廣舍廟告神亦得謂之眡矣又案依先鄭義則凡王弔喪不論尊卑遠邇皆共介鬯後鄭則謂王必至畿外侯國弔喪舍其祖廟乃有共介鬯之事其在畿內弔臨諸臣不舍祖廟則不用介鬯也必知王有適四方而弔者典路云凡弔于四方以路從是

也云介於是進鬯者謂祝告神之時介卽進鬯以致禮卽謂之介鬯也士喪禮君視斂云釋采入門注云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者明君無故不來也若然後鄭意君弔臣至門則祝釋采舍廟則祝告神介進鬯足相比例與

雞人掌其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疏雞人者葉鈔釋文作鷄人阮元云从隹者小篆从鳥者籀文云掌其雞牲者亦牧人六牲之一也注云物謂毛色也者

保章氏注云物色也呂氏春秋仲秋紀乃命宰祝巡行犧牲瞻肥瘠察物色高注云物毛也國語楚語觀射父說祀牲云毛以示物是物卽毛色騂黝之屬凡牲畜以毛色別其種類通謂之物詳牧人疏云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者賈疏云牧人文

彼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
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
辨其毛物可知也詒讓案說文鳥部風俗通義祀典篇並云魯
郊以丹雞祝日以斯鶉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是陽祀雞用駢之
證四方迎氣牲不必隨方色詳大宗伯疏大祭祀夜嘑旦以跽
百官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疏大祭
祀夜嘑旦以跽百官者釋文云嘑本又作呼案說文口部云嘑
號也呼外息也嘑正字漢以後經典多段呼爲之此經作嘑注
作呼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注別本作呼蓋依注
改經不足據說文喟部云喟高聲也一曰大呼也又口部云叫
嘑也言部云叫大嘑也跽叫跽音義並同必呼旦者祭禮旦明

行事通於貴賤也

注云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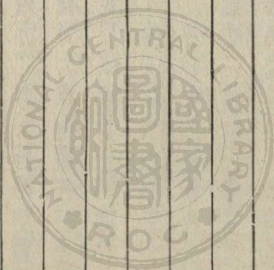
百官使夙興者文選新刻漏銘李注引五經要義云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爲明賈疏云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爲夜則呼旦也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疏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者此會同軍旅喪紀並冢大爲文大軍旅卽大師大司馬注云王出征伐是也大喪紀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以上四事此官並夜呼旦以警百官府也注云象雞知時也者說文隹部云雞知時畜也故象之而令雞人主

告時也云告其有司主事者者凡國事皆當職有司主之若小宗伯云大祭祀告時如王是雞人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王也它國事亦各告其主之者鄭嫌經云告時爲此官直告王故特釋之引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者證祭行事有定時鄭彼注云比次早晏在於子也旦明日日質明少牢上文又曰旣宿戶反爲期于廟門之外注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此云爲期與少牢文同故引以爲證云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者明少牢所云爲期在祭之前夕此官但司告旦故至祭日旦明時而告之若爲期少牢則宗人天子祭祀當是肆師其它國事亦自有主之者雞人不掌也賈疏云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

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凡祭祀面禳釁其其雞牲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釁讀爲徽疏凡祭祀面禳釁其其雞牲者賈疏云祭祀謂宗廟之屬面禳謂祈禱之屬詒讓案祭祀亦通內外大小羣祀而言面禳釁禮輕蓋專用雞爲牲故於祭祀外別言之注云釁釁廟之屬者明釁之事不一若

釁社釁廐釁器釁龜筮諸事皆是此舉釁廟以該之云釁廟以

羊門夾室皆用雞者據禘記文詳肆師疏鄭司農云面禘四面禘也者大宗伯云以騶辜祭四方百物注謂磔禘及蠲祭肆師云與祝侯禘于畺及郊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騶春氣注云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穀于郊以攘春氣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注云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左襄九年傳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杜注云用馬祭于四城以禘火又昭十八年傳云鄭火禘禘於四方史記封禪書說秦德公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此諸禘或於四畺或於四墉竝分四方面而祭之皆面禘之類也云覺讀爲徽者豈人先鄭注同後鄭意覺廟之覺讀與覺鼓同不當爲徽此亦存異讀也詳天府疏



周禮正義卷三十七終

周禮正義卷三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疏掌六尊六彝之位者六彝爲上六尊爲中壘尊爲下各以尊卑爲陳設之位室中爲最尊戶內次之堂上又次之堂下爲下其同設一處又以北爲上南爲下賈疏云案下兼有壘尊不言者文畧也云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者此與酒正鬱人爲官聯也注云位所陳之處者賈疏云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餞在戶齊醴在堂澄酒在下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案賈說略本崔靈恩

依郊特牲注及賈後疏引鄭志說鬱齊及五齊各加明水則禮運之玄酒卽司烜氏之明水記舉玄酒以見鬱齊也坊記又云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孔疏謂醴齊在戶內卽是在室是也禮運疏引皇侃亦云醴在戶內醴在戶外而通典吉禮說大禘禮云禘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醴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禘祭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所陳設之處一如禘祭案依杜說三酒亦配玄酒則水也與禮運玄酒異盎齊卽醴而杜謂在戶內則與皇孔不同孫希旦云特牲禮尊如戶東少牢禮尊於房戶之間天子諸侯之祭其盎齊之尊蓋當特

牲少牢設尊之處在室戶外之東醴齊在室戶內之東案孫申
皇說是也江永亦依皇義云設尊之法春夏雞彝鳥彝陳室內
近北獻尊陳戶外象尊陳戶外秋冬罍彝黃彝陳室內近北著
尊陳戶外壺尊陳戶外其罍尊皆陳堂下凡尊皆南面明水立
酒在西案江說亦甚覈云酌涕之使可酌各異也者卽下文鬱
齊獻酌醴齊縮酌等凡酒清者不涕而酌濁者必涕而酌並此
官詔之也郊特性注云酌猶斟也酒已涕則斟之以實尊彝凡
行酒亦爲酌也案此詔酌亦兼彼二義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
不同者據下六享之等用器不同賓禮大饗亦用此六尊六彝
故小宗伯云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
祀賓客經注並專據祭祀者亦文不具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

實謂所盛尊以實齊彝以實鬱兼有壘以實三酒也春祠夏禴
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
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
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
閒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
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
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
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
又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
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

食二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邊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
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
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裸爲奠而
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
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
人職曰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
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
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壘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
昨讀爲酌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酌不敢與王之神靈
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
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

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禱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斝之罄矣
維罍之恥罍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
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
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
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
日間祀雖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大古之
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
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玄謂黃日以黃金爲目郊
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
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
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雖禹屬卣

鼻而長尾山巒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疏春祠夏禴祿用雞
彝鳥彝者以下辨尊彝之用並此官陳設尊彝之官法也賈疏
云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
又是四時之閒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用二者
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注云祭
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
是以各二尊壘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
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禴通
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
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二矣其禘在秋禘在夏則
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案依賈引鄭志說鬱鬯皆配以明水

則雞彝罍彝虎彝皆盛明水之尊鳥彝黃彝雖彝皆盛鬱鬯之尊王后所同酌也明堂位孔疏引皇氏沈氏說謂春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罍彝冬用黃彝是謂每時唯用一彝鬱鬯無明水之配通典吉禮謂時享王酌雞彝后酌鳥彝大飡在秋王酌罍彝后酌黃彝既無明水又謂王與后分酌二尊並與鄭說不合江永云彝尊有二者疏說是也古人玄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禮者質略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略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爛血毛大羹事事反本脩古顧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略之事乎王與后合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記言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鬯尊雜記侯國之禮未可以被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尊亦必有玄酒必非兩尊皆酒也禮運言玄酒在室舉室中明水配鬱鬯爲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所配也案江說足正杜氏之誤禘祫卽追享朝享賁謂用夏秋之尊非是詳後云皆有舟者舟以承彝謂春夏皆每彝有舟也下並同云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者釋文云兩獻本或作戲案獻鄭讀爲犧犧戲聲近故或本作戲以別於諸獻字也經於春夏及閒祀言朝踐再獻秋冬言朝獻饋獻其實春夏及閒祀亦有朝獻饋獻秋冬亦有朝踐再獻以尊同互文見義也云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者昨唐石經初刻並作昨磨改作昨昨昨聲類亦同詳司几筵疏此鬯別自爲尊與皆有舟文同

而義異賈疏云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 注云裸謂以圭瓊酌鬱鬯始獻尸也者謂尸入室王行初裸卽九獻之始獻也其所酌之尊春夏用鳥彝秋冬用黃彝閒祀用雞彝云后於是以璋瓊酌亞裸者亦裸於室中謂二獻也酌亦謂酌鬱鬯尊並與王同引郊特牲曰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證王裸爲九獻之始灌裸字同鄭彼注云灌謂以圭瓊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賈疏云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裸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裸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此

注爲正也案賈推注義謂王迎牲在后獻後通典吉禮說同然
諦審鄭意蓋王禩畢卽出迎牲逮迎牲而入則后禩已畢二注
義不無異詳曰空疏二朝踐謂薦且星酌禮始行祭事者明裳
邊人謂之朝事彼注義同此王獻尸於戶外西謂三獻也其尊春
夏用獻尊秋冬用著尊閒祀用大尊賈疏云王出迎牲之時祝
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入豆入籩王迎牲
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
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肫解而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
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
兩獻尊也案凡后獻皆當用瑤爵賈謂同王用玉爵非也詳後
薦血腥謂制祭後血與腥同薦與初殺牲時血毛之薦異賈說

亦非是詳籩人大祝疏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
后亞獻尸謂四獻也尊亦與王同朝事豆籩詳籩人醢人職賈
疏云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
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
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者鄭意朝獻在饋食之後而與
朝踐同言朝者以其亦酌醴齊又春夏用獻尊秋冬用著尊並
與朝踐同故云尊相因亦明春夏七獻同名朝獻秋冬三獻四
獻同名朝踐也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謂七獻也卒食者
尸十五飯畢也酌尸者特牲饋食禮注云酌猶衍也是獻尸也
謂之酌者尸既卒食又飲頤衍養樂之曲禮孔疏引何氏隱義
云酌飲畢蕩口也案七獻亦用玉爵酌醴齊尊與三獻同賈疏

云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江永云鄭說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謂其尊相因然以酌尸之獻爲朝獻言於饋食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強名以朝獻次序則顯名義則乖案江說近是詳後云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者謂入獻也以酌尸三獻言之則爲再獻亦用瑤爵酌益齊尊春夏用象尊秋冬用壺尊鄭謂爵用璧角非也亦詳後黃以周云祭統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酌尸也鄭知非初裸及朝踐饋食之一獻者以一酌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乃可行爵賞也祭統之一獻爲酌尸之一獻則司尊彝

之再獻爲醑尸之再獻尸可知矣云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者謂九獻也對醑尸初獻再獻言之則爲三獻鄭謂諸臣爲賓以壁角酌盎齊尊與八獻同今案九獻當依崔靈恩說諸侯爲賓者以瑤爵獻尸其諸臣爲賓酌壁角獻尸乃九獻外之加爵也鄭說失之又案自七獻以下三獻大夫士祭禮並有之故特牲饋食禮尸九飯主人酌醑尸主婦酌亞獻尸賓三獻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亦主人醑尸主婦獻尸賓長獻尸是也賈疏云此言再獻卽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醑尸后與賓長爲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醑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詒讓案此注說九獻但用醴盎者專據時祭用二齊言之其殷祭依鄭義

貽備五齊禘則四齊與此異詳後云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者賈疏云案醢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加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醢尸節案內宗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案依鄭賈義后醢尸及諸臣獻尸名再獻亦名加爵故謂后亞獻時卽薦加豆籩其實加爵在九獻之外薦加豆籩在諸臣獻尸之時不在后醢尸時也詳後云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者謂五獻六獻也王以玉爵酌盎齊獻尸尊與入獻同后又以瑤爵酌盎齊亞獻尸尊與王同以其與再獻同酌盎齊又同春夏用象尊秋冬用壺尊故云尊相因鄭言此者亦見春夏五獻六獻同名饋獻秋冬入獻九獻同

名再獻也賈疏云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爲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卽禮運云熟其穀鄭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江永云饋獻一節禮運孔疏謂是尸入室之後賈以孰其穀當饋獻節在尸未入室之前今考司几筵吉事變几鄭注有饋食於堂之語當以賈疏爲正若尸既入室則當食舉矣豈先獻然後食乎又按禮運以薦血腥法上古孰其穀法中古其下文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云云昔在未合宮之前獻醴卽朝踐也獻醢卽饋獻也然則饋獻不在陰厭之後亦明矣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賈疏云此卽

醴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賈疏云九謂王及后祿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是各匹也詩臣酌尸一于前入爲九矣九獻之說吳司頤多禮運孔疏引崔氏說大禴云祭日之旦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侑之尸入室乃作樂降神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祿當灌之時眾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

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胾臂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卽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事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學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學諸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旣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燔蕭合馨藉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乃迎尸入室舉此奠學主人拜以妥

尸故郊特牲云舉羴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盜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醕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醕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可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醴齊以醕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醕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崔說九獻並約鄭三禮注義最爲詳覈通典說略同但依崔義后四獻六獻皆不當用玉爵又崔以加爵在正獻之後

則薦加豆籩不當仍在入獻時疑皆孔依鄭義改之又崔杜所
說行禮節次與賈亦多差異如賈謂朝事延尸出尸在二祿訖
王出迎牲之時崔則謂在血毛詔於室之後賈謂后薦朝事豆
籩在延尸出尸迎牲未人之時崔則謂在升首之後薦腥之前
杜又謂在薦腥之後賈謂饋獻在尸未入室之前崔則謂在入
室之後皆當以賈爲正詳籩人內宰及前疏江永別爲九獻之
說云二祿之後當有七獻經文錯綜互見實則朝踐與朝獻饋
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爲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
酌尸乃堂上薦爛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熟之始乃尸食舉後
王酌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爲賓者亞王酌尸之獻也禮
運曰腥其俎孰其穀體其大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爛法中

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孰其殺者體解而爛之也祭義曰爛祭
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爛臠祭其有薦爛明矣旣以爛法中
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爛而何至於饋熟則
不當有獻何也薦爛之後烹肉旣熟羹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
室設陰厭以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畢詔妥尸是時尸卽當食
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爛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
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旣食而王獻以醑若
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卽亞王醑尸尸有酢王之禮
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醑尸是謂之再獻
而賓長爲一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
獻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獻爛

當之又無爛祭缺略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

既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再獻者舉首尾以包中間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間以補春夏而追享朝享可例

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之尊耳

醢人饗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

也又云堂上薦腥爛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

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齊盎齊清

於醴齊也若王醢尸而用朝踐之醴齊失其義矣今案九獻之

節無明文崔賈孔諸家並依鄭義江氏別爲之說謂朝獻爲薦

燭之獻今攷祭義郊特牲明有薦腥薦燭二節而諸家說九獻者咸無薦燭之獻祭義孔疏謂祭腥肉燭肉並在朝踐時賈氏則又謂禮運注所謂孰其殽而燭之者是饋獻之節二說不同似皆不塙江謂薦燭時有獻於義可通但經無見文姑附著之俟更詳覈又案先鄭後注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則謂二大祭獻數與時享同故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天子祫禘時祭並九獻賈特牲饋食禮疏云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唯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卿大夫士同三獻案賈謂大祫十二獻不知其說云何陳祥道則謂禘亦十二獻江永亦據掌客天子合諸侯而饗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證大祭宐有十二獻是賈陳說並可通要獻數雖有增多而其大節次止此四事

無疑也至通典吉禮說大禴兼用崔賈說謂加爵三通正獻九爲十二獻則非是特牲少牢加爵並不在正獻之數大禴安得通加爵爲十二獻乎至天子宗廟時享又有七獻之禮禮器七獻神注云謂祭先公其與九獻異同鄭亦無說禮運疏本崔靈恩說侯伯七獻之禮云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也案崔孔謂侯伯七獻朝踐饋獻皆夫人獻而君不獻於禮例亦難通禮文疏略今亦無以定之也云祭之正也者賈疏云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眾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爲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祿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賈

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
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醕尸後三獻天子
諸侯醕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爲說也王獻諸臣無文此
又約祭統而言詒讓案二一祿爲奠者小宰注云凡鬱鬯受祭之
啐之奠之是也鄭意特牲禮尸飲三而主人獻賓及兄弟少牢
禮尸飲亦止於三明天子禮九獻二祿爲奠不入飲數是尸飲
七而止即可獻諸臣也賈謂鄭以特牲少牢證醕尸三獻同非
鄭指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明王禮九
獻訖尸飲七而獻諸臣故侯伯禮七獻訖尸飲五而獻諸臣是
其降殺以兩之差也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
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

等也鄭彼注云尸飲五謂醕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賈疏云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裸爲奠不飲朝踐以後有尸
飲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裸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
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裸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
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醕
尸三獻獻祝是也案賈謂祭統據侯伯七獻者言至諸臣再獻
而尸飲五可以獻卿蓋深得經注之旨祭統孔疏則謂彼據上
公九獻之禮尸飲五謂主人醕尸時而獻卿獻卿後乃主婦醕
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乃獻大夫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
尸又飲二並前尸飲九乃獻士及羣有司以此推之王禮九獻
亦當七獻而獻卿不待正獻訖後也禮運疏引崔靈恩說亦謂

八獻後王可以瑤爵獻卿蓋卽孔氏所本其說與此注不合江
永亦駁之二云若如孔說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其
言飲七飲九皆誤蓋尸飲五正獻已畢飲七飲九皆正獻之後
加爵也以司尊彝注推之則備九獻者尸飲九而獻大夫尸飲
十一而獻士及羣有司可知也案江說是也通典吉禮說時享
又謂七獻爲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八獻尸飲八可以獻卿九獻
尸飲九可以獻大夫士則又并二祿亦入飲數與此注顯迕其
謬又不足辨矣引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
角璧散者證九獻用爵不同鄭彼注云爵君所進於尸也加加
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賈疏云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
之禮故以爲證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



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卽內宰所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爲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明堂位疏云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醕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摠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摠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案明堂位本作加以璧散璧角此引作加用璧角璧散者鄭依酌獻敘次改之玉爵乃君正獻所用夫人正獻當用瑤爵瑤爵與璧角璧散異賈孔說非也詳內宰及後疏玉璜大圭詳典瑞玉人疏云又鬱人職曰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者鄭

彼注破斝爲嘏云王醕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鄭以彼云卒爵
卽謂玉琖爵故引以證王醕尸與朝踐饋食四獻用玉爵同與
后醕尸用璧角異不謂斝爲玉爵也云王醕尸用玉爵而再獻
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金榜云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
當明堂位之加爵禮運疏云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又以九
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祿獻則贊瑤爵亦如
之鄭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
未醕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醕尸用玉爵而再獻
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
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陳祥道云特性禮主人主
婦既醕尸然後長兄弟眾賓長爲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

節明堂位曰獻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性禮獻用爵加用觶
又獻繫主人主婦加繫長兄眾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金
榜亦申崔義云鄭以璧角璧散與琖爵爲一崔靈恩以爲后獻
皆用琖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案
周人祭祀賓客之禮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琖爵贊后其爵
制異特性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如初儀又眾
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是非
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
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故說加爵當以崔氏爲正案陳金說
是也禮運疏又引崔氏云案特性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
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通典吉禮說大禘之禮則云加爵者謂

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壁角酌沈齊各行一
加爵案杜卽本崔義而謂天子加爵亦止三加則小異經無正
文謹兩存其說以俟攷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
形者刻謂刻木也凡此經彝尊依鄭義皆刻木爲之而加畫飾
唯大尊爲瓦尊無畫飾與諸尊異賈疏云案尙書鳴鳥之不聞
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聶氏二禮圖畫彝腹爲雞鳳
之形云雞彝受三斗鄭圖形制如此案舊圖唯雞鳥虎雉四彝
皆云刻木爲之其圖乃畫雞鳳虎雉四物之形各於背上負尊
皆立一圓器之上其器三足漆赤中如火爐狀形制一二三皆非
典實案聶說是也云皆有舟皆有壘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
有之同者江永云皆有壘皆者皆春夏也皆秋冬也皆追享朝

享也非謂一尊卽一罍也案江說是也據下先鄭說舟爲尊下承槃則一尊有一舟矣鄭以皆有罍與皆有舟文同嫌爲一尊亦一罍故特釋之明經言皆者主謂六享所同有不謂每獻尊皆有也凡舟皆繫於尊罍則自爲酢尊與獻尊不相涉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者司几筵注義同昨字於義無取故鄭破爲酢段玉裁云昨酢同在古音魚虞模部聲類同也漢時酬酢字作酢醕醖字作醕說文互易之者從儀禮詒讓案大行人亦作酢不作醕此經字例與儀禮不同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賈疏云王醕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醕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醕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

酢賓長卽用鬯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
共酒尊故也詒讓案諸侯爲賓鬯尸與后同用盎諸臣獻尸爲
加爵不與后同用盎也禮運疏引崔靈恩說諸臣用三酒是也
詳前疏又郊特牲疏引崔靈恩謂酢王用清酒酢后用昔酒皇
侃說略同則是酢王酢后亦酌鬯尊與此注義不合孔氏已駁
之矣詳酒正疏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丁晏云說
文木部槃承槃也古文作籀文作盤鐘鼎款識有漢車宮銅
承燭槃是漢時有承槃之制故先鄭舉以況舟詒讓案舟蓋別
爲槃以承尊典瑞注說裸圭之瓚亦有槃蓋其類也形制注無
文聶氏圖謂舟外漆朱中上有槃下有圓局足六彝形制同唯
足內各隨彝畫雞鳳之類以飾之依聶圖則與於禁之屬相似

未知古制然否云獻讀爲犧者據明堂位禮器及詩魯頌左傳並作犧也國語周語亦同明堂位疏引鄭志荅張逸云犧尊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段玉裁云鄭志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轉之理如尚書大誥民獻歐陽夏侯作民僕大射儀獻讀爲沙郊特牲讀爲莎此經下文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皆是說文說周禮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云犧尊飾以翡翠者說文羽部云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林魯頌閔宮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明堂位專用犧象注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孔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梁書劉

杳傳引鄭志作畫鳳皇尾娑娑然據鄭志說則不以翡翠飾與
先鄭義微異孔又引王肅禮器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
以爲尊故謂之犧象詩疏又云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
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
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
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
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
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左傳定十年孔疏引
阮王義略同案國語周語韋注云犧尊飾以犧牛莊子馬蹄篇
釋文引司馬彪云犧樽畫犧牛象以飾尊也竝與阮圖同劉杳
傳對沈約論犧象二尊則竝從王義王念孫云莊子天地篇曰

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俶異篇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鑿之以剗鬪雜之以青黃華藻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疏鑿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眾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毛鄭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鏤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至阮謙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者謂之犧何以知必爲牛也然謙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彝

雖彝皆謂畫其形以爲飾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爲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开者自抄以爲說王肅宜用其言耳所或月儀享二皆爲牛形則又龔肅說而僞爲之者不足深辯也段玉裁云犧古音讀如沙說文牛部犧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知古犧牲犧尊字皆祇作義不從牛毛公時詩作義尊故毛於其同音得其義訓爲有沙飾此乃周秦相傳古訓王肅劉杳不知此乃云犧象二尊形如牛象真妄說耳云象尊以象鳳皇者與鄭志說犧尊略同云或日以象骨飾尊者此別義亦得通也明堂位注云象尊象骨飾之則後鄭亦從或說國語周語韋注義同燕禮大射儀有象觚注並云觚有象骨飾也義與尊同象骨卽象

齒詳繕人壺涿氏疏詩魯頌疏引阮諶禮圖云象尊飾以象案
阮蓋謂尊腹畫象聶氏三禮圖引梁正說同又引阮圖說犧象
二尊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則兼用先鄭所述或說
而又小異詩疏又引王肅謂尊爲象形而背上負尊王念孫云
王說亦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引明堂位曰犧象周
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者並證獻尊字當從犧春秋傳定
十年左傳文云尊以裸神者裸獻散又通稱賈疏云其實獻尸
而云裸神者尸神象尸飲卽是裸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
二灌用鬱鬯也云鬯臣之所飲也者明此酢鬯卑於六尊與鬯
人社壇用大鬯明堂位尊用山鬯爲祀神獻尸之鬯異也引詩
日餅之馨矣維鬯之恥者小雅蓼莪文毛傳云餅小而鬯大馨

盡也此引以爲酒尊名罍之證云罍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者
明罍稼音相近義亦通也量人舉罍先鄭注云罍讀如嫁娶之
嫁嫁稼聲亦同彼唯擬其音故云讀如嫁此兼通其義故云讀
爲稼也段玉裁云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罍周以爵又
日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大鄭嫌尊與爵同名
故易其字曰稼釋之曰畫禾稼也說文斗部曰罍玉爵也夏日
琖殷曰罍周曰爵從斗鬥象形與爵同意或說罍受六升或說
益謂罍彝也爵受一升說文糸部引周禮作罍彝詒議案明堂
位罍爵注亦云罍畫禾稼也然則此經罍彝爲灌尊與爵雖殊
器畫禾稼則一故同得罍名矣罍爵詳量人疏云黃彝黃目尊
也者依郊特牲及明堂位文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

畢周以黃目者證三代灌尊之異彼文彝作夷鄭讀爲彝此引
從改字引爾雅曰彝卣彝器也者釋器文釋文云卣本亦作攸
案卣與攸聲近此猶鬯人注讀脩爲卣也郭本爾雅作卣賈疏
云欲見此經有彝爲上卣是犧象之屬爲中彝爲下與爾雅同
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段玉裁云著略疊韻字說文酉部作
箸尊詒讓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索隱並釋象箸爲
象尊箸尊則著尊字古多作箸與說文同著略蓋漢時常語鄭
詩大小雅譜云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孔疏以著明質略爲
釋以相參證疑著略亦文飾簡略之義云或曰著尊著地無足
者明堂位注同孔疏云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聶崇義云
著尊受五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概尊相涉恐非其制又

云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竝同但無足及飾耳引明堂位曰著
殷尊也者證著尊是殷制周仍之也云壺者以壺爲尊者說文
壺部云壺昆吾圖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聘禮八壺設於西
序注云壺酒尊也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士
旅食于門西兩圓壺鄭彼注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
方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大射儀文略同公羊昭
二十五年何注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
案此壺尊當卽禮經之方壺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壺尊受五
斗脰足高二寸所說容受與中尊合而爲圓形則非是至禮器
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注云壺大一石與此壺尊異也陳
祥道云尊其上有蓋其面有鼻其下有足少儀曰尊壺者面其

鼻其無足者著與壺耳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謂壺有足誤也引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者左昭十五年傳云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左傳釋文載或本作尊與此同杜注云魯壺魯所獻壺樽此引之證以壺爲尊之事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者任啓運云閒祀不常舉也追享大禘也以追所自出故曰追享朝享大禘也合於大廟若大朝然故曰朝享案任說是也江永林喬蔭說同追享朝享之說當以先鄭爲正宋書禮志載徐道娛議亦從其說禘以孟夏祫以孟秋吉禘則無定月故謂之四時之閒祀陸淳春秋纂例云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

追享陸氏說禘禮雖與古義不合而以追享朝享爲禘祫亦與先鄭同後鄭所不從故賈前疏及禮運疏通典古禮並謂祫在秋用秋冬時祭之尊禘在夏用春夏時祭之尊此推後鄭說非經義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彼魯禮參用此三祭之尊與王禮不同禘祫異同詳大宗伯疏云雖讀爲蛇虺之虺者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先鄭意蓋謂此尊刻畫爲蛇虺形故讀從之云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者段玉裁云司農易雉爲虺又併或說易爲隼二字古音同在脂微部也說文鳥部曰隼或隼字也一日獸字俞樾云疑此字實當爲隼隼氏掌攻猛鳥注曰猛鳥鷹隼之屬然則虎彝隼彝皆取其猛司常掌九旗之物熊虎爲旗

鳥隼爲旗彝之有取於虎隼猶之乎旗旗矣案俞說亦通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燕禮云公尊瓦大禮器又云君尊瓦甒注云瓦甒五斗孔疏云漢禮器制度文也按禮圖瓦大受五斗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甒與瓦大同案聶圖引舊圖說禮甒與孔同此經大尊卽瓦大亦卽瓦甒據明堂位大尊爲虞尊四代之尊此爲最古故云大古瓦尊祭義說朝事之禮云甒以挾甒注云謂襍之兩甒醴酒亦卽此也云山尊山罍也者明堂位云尊用犧象山罍是山罍山尊得通稱唐郊祀錄引三禮圖云山罍受一斛畫以山紋雲氣也聶崇義云山尊受五斗郭璞云山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山罍旣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案聶說是也此山罍與酢罍名同而實異亦謂之

鬯尊禮器云廟堂之上鬯尊在阼犧尊在酉又云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鬯尊彼文君與夫人異尊雖與禮不合然以犧象與
鬯尊並列猶明堂位以犧象山鬯並列卽此經之山尊卽禮器
注未及分析孔疏引熊安生說遂以彼鬯尊與此經酌鬯爲一
而謂彼爲諸侯時祭之禮非也引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鬯夏后氏之尊者欲見彼泰卽此大尊彼山鬯卽此山尊也
泰大聲近通用云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者段玉裁
云說文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其禮
也徐養原云餞踐音同古益通用儀禮士虞記未徹乃餞注云
古文餞爲踐是其證案段徐說是也中庸踐其位注云踐猶升
也朝事始事尸於堂故謂之踐士虞記卒哭祭畢有餞乃送尸

而飲酒既不在朝時吉祭又無此禮故杜不從故書也云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者郊特牲孔疏云以黃金鑲其外以爲目引郊特牲者證黃金爲目之義鄭彼注云黃目黃彝也周所重於諸侯爲上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破先鄭以追享爲禱之說也賈疏云案祭法云去廟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據春秋經告朔有朝廟破先鄭以朝享爲禱之說謂受十二月政因而有朝廟之祭也賈疏云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卽朝享朝享卽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卽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
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於廟
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爲布政之宮以告朔
訖因卽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案賈說是也論
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詩周頌我將孔疏引鄭注云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玉藻注云明堂在國之陽每月
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
王武王此並說告朔禮也論語集解又引鄭注云牲生日餼禮
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此說告朔後朝廟之祭
此注所謂朝享也故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
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

虎彝雖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又引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亨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案孔述鄭義與賈同分別二禮最析蓋鄭意天子每月朔告朔於明堂禮略用特牛論語注及玉藻注所云是也既告朔聽朔乃朝享於五廟依時享盛禮用大牢九獻此經所云是也至天子告朔聽朔並於明堂而此注云受政於廟或鄭意亦謂西都無明堂在文王廟如熊氏之說凡告朔必朝廟穀梁莊十八年傳謂之朝朔其在正月者左襄二十九年傳又謂之朝正後鄭因此經朝享亦稱朝故謂與彼爲一其實非也金鶚云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

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爲
祭祀矣鄭謂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祿用
虎彝雖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
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間祀也朝廟所供當與
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祝告朔亦殺豈得謂
之月祀乎案金駁後鄭說是也通典吉禮引譙周禮祭集志謂
天子始祖四親廟皆月朔加薦謂之月祭月朔薦與薦新皆奠
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似卽謂朝廟用薦禮金說正與
彼闇合蓋廟享正禮一年四舉此外唯有禘祫則殷祭也若如
後鄭說每月更有朝廟禮同時享則是比月正祭且時享之月
亦當朝廟則又一月二祭其爲煩黷不已甚乎況天子七廟自

二祓外祭應周徧既云朝朔則不可於次日以後遞祭故書洛
誥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孔疏引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
一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
謂將封伯禽也是鄭意朝享諸廟必崇朝畢事故得於後更舉
告祭別禮但朔日之旦王出至南郊明堂告朔聽朔訖而反朝
廟爲時已甚迫促乃復徧大祭五廟豈能給乎殆不可通矣又
賈疏謂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孔疏說同漢書韋玄成傳玄成奏
議及匡衡告毀廟文並以時享外之日祭月祀爲閒祀疑亦本
西漢禮家舊義今攷祭法日祭月祀之文亦見國語周語楚語
及荀子正論篇通典吉禮引高堂隆說謂天子諸侯月有祭祀

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陳祥道說同案祭薦散文可通則朔薦薦新亦得爲月祭但必無九獻二裸之禮與此經間祀必不相合況日祭之說尤於經無徵疑春秋以後流傳之誤說不足據也引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者文公六年經文三家經朔並作月左氏釋文云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是三家古經無作告朔者故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穀梁傳同鄭此注引作告朔蓋兼取傳文改經故引經文而稱傳也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云說者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十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

猶譏之論語日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案此注引春秋經者亦欲見告朔與朝廟爲二事與駁異義意同告朔朝廟之禮詳大史疏云雌禺屬印鼻而長尾者據爾雅釋獸文彼禺屬作寓屬寓卽禺之借字郭注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歧鼻露向上兩卽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說文虫部云雌如母猴印鼻長尾又由部云禺母猴屬賈疏云虎彘雌彘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尙書云宗彘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雌而已也云山巒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亦上雞彘鳥彘明山尊亦刻木爲尊而畫山及雲雷之形故同名山巒也其酢巒則唯畫雲雷而

不畫山形制亦略同說文木部云櫺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重文罍櫺或从缶論衡雷虛篇云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枝軫則鳴案王許說與鄭同賈疏云罍之字與雷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詩說金罍酒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雖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毛詩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罍無黃金飾也案賈所引異義文有說誤今據詩周南卷耳

孔疏所引補正又卷耳疏云司尊彝注云刻畫爲山雲之形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土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疊取於雲雷故也案孔說是也爾雅釋器云小疊謂之坎郭注疊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亦卽據酢疊言之蓋疊有大中小三等大者卽酢疊容一石中者爲山疊與鬯人大疊皆容五斗小者爲坎所容未聞三等大小迥異聶圖引張鑑圖誤以酢疊爲卽鬯人祭社之大疊以瓦爲之容五斗聶氏已席其謬燕禮大射儀少牢饋食禮又別有盛水之疊土冠禮注亦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疊與臣酢金疊亦異互詳鬯人疏凡六彝六尊之

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爲數齊爲
齋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況酌者況拭勺而酌
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齊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
當爲縮齊讀皆爲案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醴在戶柔醴在
室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
明酌也醴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醴酒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
酒也此言轉相涉成也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
和和鬯以醴酒摩莎涉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涉
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涉之而已其餘三齊泛
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
而涉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醴

明酌清酒酸酒涉之皆以舊醪之酒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疏凡六彝六尊之酌者此詔其酌之法也賈疏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爲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

言鬯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涉之使可酌也

注云

故書縮爲數齊爲盞者並聲類相近葉鈔釋文盞作資案資卽盞之俗數疑卽藪之省詩小雅伐木毛傳云以藪曰湑湑茜之也與縮義同宋世舉云方言炊奠謂之縮或謂之筴說文筴作籛卽司農云獻讀爲儀者段玉裁云說文獻從犬虜聲虜從鬲虎聲在魚模部與歌戈部漢通用最近周人則元寒部與歌戈

部多合用之處司農讀獻爲儀如周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尙書

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大誥作民儀九萬夫亦其證也云儀酌有威儀多也者先鄭以此獻與轡人詔祿將之儀義同謂賓祭行祿時升降洗酌及拜送諸威儀多故云儀酌也云說酌者說拭勺而酌也者說拭之說余本及注疏本並作掬釋文作掬飾云飾本或作拭段玉裁云司農讀說爲掬掬拭猶拂拭也飾拭古今字說文無拭字巾部飾訓云厭也詒讓案說掬字通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注云飾謂刷治絜清之也掬飾之飾義與彼同飾俗或作拭公食大夫禮掬手注云掬拭也拭以巾爾雅釋詁云拭清也掬拭勺而酌謂以巾掬掬服勺使絜清而後以酌酒也云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者說文水部云滌酒也先鄭蓋亦讀脩爲滌與後鄭同而別訓爲以水洗勺酌必洗者亦

欲其絜清二云盞讀皆爲齊和之齊者賈疏云鄭注酒正爲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杜子春云數當爲縮者據禮記正其字也縮卽蓄之段字詳甸師疏段玉裁云數古音讀如藪在侯韻與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云齊讀皆爲柔者酒正注同杜據故書作讀則疑當作盞讀皆爲柔段玉裁云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柔者正因此經作盞也此經盞卽柔字故酒正齊皆讀柔云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醑在戶柔醒在堂澄酒在下者醒釋文作緹案醒緹字同鄭引此者欲明此盞齊亦名醑也詳酒正疏云以五齊次之則醑酒盞齊也者鄭禮運注引酒正五齊說之云字雖異醑與盞齊與沈蓋同物也賈疏云於此經及酒正言之盞次醴禮運醑次醴以

酸當益處卽一物明醖酒益齊也益齊云酒則酒齊亦通詁讓
案說文酉部云醖一曰酒濁而微清也與後注益齊差清義亦
相近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醖
酒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者證數當爲縮況當訓沛之
義並詳後云此言轉相涉成也者郊特牲云明水況齊貴新也
鄭彼注云況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況齊是況卽有沛
義上引郊特牲以明酌沛醴齊以清酒沛益齊又以益齊沛汁
獻是轉相涉以成酌也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者
郊特牲注同段玉裁云鄭君讀爲莎謂齊語莎誤爲獻如明堂
位獻尊鄭君獻讀爲娑亦其證也又云莎疑本作沙轉寫加艸
如詩之沙雞案段校是也葉鈔釋文正作摩沙大射儀注同惟

郊特牲注作莎摩莎卽曲禮注所謂接莎詩周南釋文引阮孝
緒字略又作接莎莎卽莎之俗云煮鬱和秬鬯以醖酒摩莎沛
之出其香汁也者卽郊特牲所謂汁獻浣于醖酒也彼注義並
與此同釋名釋姿容云摩娑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大射儀
兩壺獻酒注云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沛之必摩沙者也娑沙亦
通此言築煮鬱草以和秬酒因其太濁又和以盎齊復恐鬱煮
築未至香汁難出故又用手上下接搗之以散發其香汁使易
出也必和以盎齊者郊特牲注云不以三酒沛秬鬯者秬鬯尊
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者卽郊特牲所
謂縮酌用茅明酌也彼注義亦同賈疏云醴齊對盎齊以下三
者爲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

沛之而已者卽郊特牲所謂醲酒澆于清也彼注義亦同又云
沛盜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案沛之謂用筐醲之也凡
沛用茅者謂之縮不用茅者直謂之沛詳甸師疏江永云盎齊
澆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澆之記言明水澆齊新之是也非謂三
酒之清酒爲澆也案依鄭義澆鬱以齊澆齊以酒澆酒以水依
江說則無論齊酒澆皆以水義亦得通祭統云宗婦執盎從夫
人薦澆水澆水似亦謂澆酌之明水鄭彼注謂凡尊有明水因
兼云水疑未埒若然醴盎二齊同沛以明水但醴沛用茅盎不
用茅故縮澆異酌而郊特牲謂醲澆於清者或以水爲膳夫六
清之一實非三酒之清酒與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者
緹舊本作醲今據宋婺州本注疏本正鄭以酒正有五齊而此

經止有醴盎二酌故鄭以清濁差次推約之以泛齊下從醴齊同縮酌緹沈上從盎齊同說酌酒正注云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是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據此文在二齊之下與酒正事酒昔酒清酒三酒在五齊之下同故知凡酒卽謂三酒酒雖有二同爲脩酌凡者辜較之言也云脩讀如滌濯之滌者滌濯見大宰職讀如賈疏述注作讀爲段玉裁云此讀如當作讀爲字之誤也脩字於義無施直易爲滌字滌條聲條與脩同攸聲故爲聲類案段校是也丁晏云條浪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漢書恩澤侯表脩侯注脩讀曰條古脩條滌聲相近云滌酌以水和而沛之者賈疏云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江永

云凡酒滌酌謂以所酌之玄酒滌之非謂別取水也黃以周讀
脩爲滌云士虞禮明齊淩酌淩之言滌內則注齊人淩曰滌是
也案黃說亦通士虞注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淩釀此酒則
與鄭水和沛之義亦不迂也云今齊人命浩酒曰滌者說文水
部云浩澆也浩酒益以水澆和酒之稱與沛酒事相類段玉裁
云浩酒蓋鄭時呼沛酒之俗語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郊
特牲注義同以下並釋前引郊特牲之義郊特牲孔疏云事酒
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云澤讀曰醒明酌清酒酸酒沛之皆
以舊醒之酒者郊特牲注亦云澤讀爲醒舊醒之酒謂昔酒也
沛醴齊以明酌沛酸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酸酒天子諸侯之禮
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

酸酒以舊醪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醪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案此記者舉其時制爲況不與禮合依此經事酒清酒同和水沛之酸酒卽盎齊沛以清酒皆不用昔酒也云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卽以酒正有五齊而此經四酌鬱齊本不在五齊之數則唯有醴盎二齊而已故定爲時祭用二齊而以上文時享九獻之次差之二祿用鬱齊故此經亦首鬱齊祿後三獻四獻爲朝踐此鬱齊後次醴齊當爲朝踐所用而七獻之朝獻與朝踐尊相因則亦同用醴齊可知也朝踐後五獻六獻爲饋獻此醴齊後次盎齊當爲饋獻所用而八獻九獻之再獻與饋獻尊相因則亦同用盎齊可知也其凡酒旣非正獻所用明唯諸臣

自酢用之而已云唯大事與大廟備五齊三酒者賈疏云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事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之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卽此大事是祫可知也禮運孔疏云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醒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醒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醴尸酢用清酒加酌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立酒在室醴齊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

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
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禘禮也四時之
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禘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
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
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
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
同於禘其禘祭之法既備五齊二酒以實八尊禘祭在秋案司
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
以著尊盛之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
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二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單
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禘祭凡十八

尊其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二酒之上其禘祭所用四齊者
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醴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獻
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醴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
王醴尸因朝踐醴齊后醴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爲賓獻亦用沈
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
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
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旣多不得唯
兩而已江永云前說謂時祭惟用醴盎二齊後又謂春夏用醴
沈秋冬用醴盎自相牴牾悟其言祫禘用齊之差及所用尊彝之
異亦恐未必然鄭司農謂追享朝享爲禘祫則禘祫彝當用虎
雉尊當用大山耳案崔孔所說宗廟之祭大祫用五齊時祭用

二齊依此注義也禘用四齊依禮運義也並推約二鄭二禮注說差次之但經無見文未知是否至孔後說謂時祭亦兼用醴沈則與鄭此注不合江氏糾之是也又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謂圜丘祭天備五齊與宗廟禘同祭感生帝用醴齊以下四齊與宗廟禘同五時迎氣用醴盎二齊與宗廟時祭同通典吉禮引崔靈恩則謂圜丘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以下四齊二說小異鄭既無說今不具論**大喪存奠**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疏大喪存奠奠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注云存省也者爾雅釋詁云存省察也云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者大遣奠葬日於祖廟之庭設大奠凡喪奠有十以大遣奠爲最盛故設奠也詳大史喪祝疏賈疏云大

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將向壙爲大遣奠時有
之故鄭云謂大遣時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云朝奠日
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
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存省之意
也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
卽徹疏注云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者據大宗伯文大旅卽旅
上帝也云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卽徹者賈疏云以其祭云亦
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不卽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
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
此義但不卽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小宰注天地至尊不裸此
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裸耳案表記

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祭上帝亦有秬鬯或當如賈說奠而不裸也表記孔疏謂秬鬯卽五齊則非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五几左右玉彫形

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疏注云五几左

右玉彫形漆素者賈疏云其玉彫以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

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王酢

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彫几已下非王

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

彫几國賓云左彫几諸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

云俱右是爲神也又云凡几之長短阮謚云几長五尺高二尺

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戴震

云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一筵與案戴說近是阮圖長五尺於度太長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几長七尺則尤長恐非又曾子問孔疏及聶氏三禮圖引阮圖竝云几高尺二寸與賈所引不同今攷人在席則馮几在車則馮式與人式崇三尺有三寸几高三尺與式崇約略相擬若高尺二寸則太低不可立馮孔所引亦非也聶氏又駁阮圖云詳五几之名是無兩端赤中央黑漆矣蓋取彤漆類而髹之也案聶說是也書顧命又有文貝几非生時所用此經亦無之筵席度互詳匠人疏云五席莞藻次蒲熊者釋文云藻本又作纒阮元云經作纒司農讀爲藻鄭君則仍用纒字今本作藻非案阮說是也敎官注云其言之筵席通故此五席亦通莞蒲二筵數之賈疏云亦數出下文

仍有葦萑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詒讓案書顧命又有篋席底席豐席筓席鄭彼注以爲非生時席故此經亦無之詳後疏又王卧寢衽席掌於玉府非此官所共設詳玉府疏云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者賈疏云卽下凡大朝覲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闕間大射在虞庠祀先王在廟奧及堂酢席在廟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案大射在辟雍賈謂在虞庠誤亦詳後疏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爲幽

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纁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立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凡大朝覲者賈疏云此經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覲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贄於朝秋冬受贄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案大朝覲卽司儀所云合諸侯之事賈謂非常朝是也但謂常朝春夏受贄於朝則非詳大宗伯疏云大饗射者賈疏云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卽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

小學虞庠中案王大射在大學辟雍亦設黼依與在廟同也賈謂大射在西郊小學虞庠中射義孔疏又引此經謂太射之射宮在廟並失之詳諸子疏又王春與邦國貢士大射於東郊則爲壇墼宮當亦設黼依詳司裘疏云凡封國命諸侯者並謂策命諸侯於廟也詳大宗伯疏云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者此冢上朝覲以下諸事言之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卽大朝覲廟中之位又明堂位亦云天子負斧依南嚮而立是大朝覲或在明堂其設位並同林喬蔭云大射儀言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賓席於戶西南面而司几筵云大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王之席在戶牖間賓不得有戶西南面之席蓋西階而東鄉矣云設莞筵紛純者以下並此官

共設筵席之官法也筵唐石經作席案此鋪陳之筵不當作席
阮元云涉下文誤是也詩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鄭彼箋云莞
小蒲之席也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
蒲而實非也孔疏云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
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
苻離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
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
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善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
祀之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
知莞小蒲之席也郝懿行云莞說文作蕪云夫離也按莞與蘭
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

所謂蒲萃者也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也非藺屬爾雅借莞爲菴舊注及郭俱云莞蒲可知此乃蒲之別種細小於蒲爲形纖弱故名蒲莠作席甚平故曰蒲萃鄭箋以莞爲小蒲之席是矣釋文猶以莞草莖圓非蒲爲疑不知此乃似蒲之莞非似藺之莞也似蒲之莞今江南席子草是矣案郝說深得鄭旨說文艸部云莞艸也可以作席依鄭斯于箋義則莞艸雖自可以爲席然凡詩禮之言莞筵莞席者莞並菴之段字乃小蒲之席與莞艸席不同列子天瑞篇云老非之爲莞菴葉扁而不圓故與韭相似若莞則不似韭也漢書東方朔傳莞蒲爲席顏注云莞夫藪也今謂之蔥蒲與詩箋義同書顧命豐席僞傳及孔疏引王肅並釋爲莞蓋欲以當此莞筵鄭所不從不足據也

云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者所謂加席也賈疏云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卽謂之筵重在土者卽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案賈說非也依禮器說此王位設莞筵蓋五重上加纁席次席皆不重凡禮經通例同席謂之重異席謂之加詳後注云斧謂之黼其纁白黑采者采賈疏述注作文明閩注疏本同斧謂之黼爾雅釋器文郭注云黼文畫斧形因名云覲禮斧依注云依有纁斧文所以示威也賈疏云案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扆彼及諸文多爲斧字者據續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纁於物上則爲金斧文近刃白近筌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詒讓案畫纁職黼爲纁采鄭覲禮注亦以斧

依爲采繡斧形古書多云畫斧蓋所聞之異又下次席黼純黼亦爲繡故說文巾部云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飾是也書顧命蔑席黼純僞孔傳則云白黑雜繪緣之彼專據繪色言之無繡斧與黼依異也云以絳帛爲質者言以絳帛爲地而復以白黑繡之賈疏云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絳帛卽丹質也王鳴盛云周人尙赤黼辰當天子之位當用所尙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色也云依其制如屏風然者據漢制爲釋覲禮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明堂位注云斧依爲斧文屏風於牖戶之間釋名釋牀帳云展倚也在後所依倚也書顧命狄設黼展綴衣僞孔傳云展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郭注云窗東戶西也禮云斧展

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顧命孔疏引郭璞又云禮有斧展形如屏
風畫爲斧文置於展地因名爲展案禮經之依尙書爾雅皆作
展隸釋漢石經尙書又作衣說文戶部云戶牖之間謂之展从
戶衣聲則展爲正字依依皆同聲段借字魏書李謚傳明堂制
度論引鄭氏禮圖及北堂書鈔屏風門引三禮弓矢圖並云展
從廣八尺畫斧文而無柄設而不用有畫飾今之屏風則遺象
也禮圖及郭璞僞孔傳並依鄭義惟以繡爲畫小異漢屏風制
詳掌次疏賈疏云案爾雅牖戶之間曰展於展之處設繡繡卽
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版爲邸卽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
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展卽以繡展爲摠名也案依者屏
風之名唯其飾爲斧形賈以斧爲屏風名書及詩大雅篤公劉

孔疏說並同誤也又賈以依爲皇邸者蓋因大朝覲在壇不在廟則無戶牖之間不可以言依經總云王位設黼依不可以通於此故取掌次之皇邸以爲釋如其說則依與邸同物在廟則曰黼依在壇則曰皇邸因地而異其名不知經典說黼依未有飾以呈羽者掌次皇邸設於次不設於壇廟此職黼依設於壇廟不設於次二者迥異不可並爲一也至大朝覲在壇無戶牖在明堂則王位正當大室中戶而兩窻夾之亦不得在戶牖之間然皆未嘗不可設黼依金榜云宮廟之中設斧扆皆在牖戶之間故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司凡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故謂牖戶間爲扆則可謂依必設於牖

戶間則不可案金說足釋此經之疑蓋展本屏風之名因其多設於戶牖之間故卽以展名其地非屏風因置於展地得名亦不得謂非牖戶間卽不得設展也黃以周云土虞禮記佐食出戶負依注云戶牖之間謂之依是自天子下至士皆有依其異者繡斧耳案黃說是也賈聘禮疏又謂諸侯展無屏風亦非云於依前爲王設席者依前卽戶牖間省文亦云牖間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僞孔傳云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孔疏謂彼牖間卽此依前是也凡廟寢皆五架後楹以前爲堂室南嚮東爲戶西爲牖依當室外戶牖之間依前卽堂後楹前正中之位也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者賈疏云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旣立又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

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詒讓案
凡几皆設於席上少牢饋食禮云司宮筵於奧祝設几于筵上
是也此玉几謂以玉飾几卽顧命之華玉几僞孔傳云華采色
華玉以飾憑几孔疏引鄭書注云華玉五色玉也此玉几不言
色者文不具鄭司農云紛讀爲幽者段玉裁云幽與份彬虬三
字同文兒公冠篇邠或卽彬或上林賦玢幽音紛彬云又讀爲
和紛之紛謂白繡也者先鄭爲兩讀以後讀爲正故釋其義段
玉裁云粉色白如尚書粉米取其潔也紛幽粉三字古音同部
丁晏云尚書鄭注粉米白米也故此注謂白繡云純讀爲均服
之均者賈疏云案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旗賈
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爲均均卽準音與純同段

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此讀如擬其音耳今本作讀爲轉寫之
誤也假令易其字爲均則當云均緣也而不云純緣也矣如下
文敦讀曰肅肅覆也乃讀爲仍仍因也皆可證賈云左傳均服
賈服杜君等皆爲衿衿同也今本疏衿字譌均案吳都賦六軍
衿服劉逵注引左氏傳衿服振振衿同也士冠禮衿玄注衿同
也古文衿作均今儀禮均誤爲衿杜左傳衿誤均皆非古本土
冠禮注古文衿作均則衿均通用此司農引左傳作均之故乎
案段校是也云純緣也者屨人注同凡此經諸筵席有黼畫紛
纒四等之純皆以尊卑爲次書顧命有底席綴純僂孔傳云綴
襍彩此經無之亦文不具鄉飲酒公食大夫記又有蒲筵緇布
純萑席玄帛純彼緇玄用純色無文蓋大夫以下之殺禮非王

侯所用故經亦不著也。云纁讀爲藻，率之藻者，弁師纁旂先鄭注亦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賈疏云：讀從桓二年。臧伯僖云：藻率鞞鞞厲旂纁。此並取彼義也。段玉裁云：儀禮注云：今文纁作琮，然則纁是古文。故司農恐人不識，易爲藻字。藻謂畫水藻文也。鄭君云：纁席削蒲莠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編以五采。正釋纁義不易爲藻字。說文云：琮，玉節如水艸之文。蓋許君從儀禮。今文不從周禮。故書儀禮古文矣。云次，席虎皮爲席者，據司裘。故書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以虎侯爲熊侯。之次先鄭見此。下有熊席爲熊皮席，以彼文例。此則熊席之次當爲虎皮席。故云：次席虎皮爲席也。引書顧命以下者，顧命篇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

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此際括引之證大朝覲王馮玉几之事馮今書作憑
卽馮之俗釋文及賈疏述注亦同今從嘉靖本云玄謂紛如綬
有文而狹者者顧命筍席玄紛純僞孔傳云玄紛黑綬孔疏引
鄭書注云以玄組爲之緣惠棟云漢官儀云綬長一丈二尺濶
三尺故云有文而狹詒讓案續漢書輿服志說綬制云凡先合
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湊爲
一圭皆廣尺六寸紛之制蓋與彼相類鄭書注以紛爲組者說
文糸部云組綬屬文選張衡東京賦次席紛純薛綜注云紛純
謂以組爲緣與鄭同也云纁席削蒲蒨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
歡矣者弁師注云纁雜文之名也典瑞注云纁有五采文說文

艸部云蒲水草也可以作席蒻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
云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匡牀蒻席鹽鐵
論散不足篇說席有蒲子露林卽此鄭意纒席卽削蒲爲席惟
以五采合編之漢時席蓋有爲合歡文者鄭據目驗爲況也顧
命底席僞孔傳云底蒻萃釋文引馬融孔疏引王肅並云青蒲
席也僞傳之意蓋以彼底席當此纒席又彼篋席釋文引馬融
云蒻蒻孔疏引王肅云纒蒻萃席說文首部作莫席說與馬同
案馬王僞孔諸說並鄭所不從與此纒席蒲筵等並不相當也
蒲蒻互詳醢人疏云畫謂雲氣也者顧命豐席畫純僞孔傳云
彩色爲畫孔疏引鄭書注亦云以雲氣畫之爲緣與此注同畫
雲氣詳幕人疏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周書器服篇有

桃枝蒲席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次席竹席也顧命蔑席僞孔傳
云篋桃枝竹文選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簟劉逵注云桃笙桃枝
簟也爾雅釋艸云桃枝四寸有節戴凱之竹譜云桃枝皮赤編
之滑勁可以爲席顧命篇所謂篋席者也案顧命篋席亦黼純
孔傳釋爲桃枝竹蓋欲以當其經之次席黼純孔疏說同禮器
疏引鄭書注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又顧命疏引鄭
注云篋析竹之次青者則鄭說與僞孔異蓋顧命四席與此經
五席純略同而席異不可以彼說此觀禮賈疏謂篋謂竹青據
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說孔與鄭同非也又顧命底席豐
席筍席孔疏引鄭注云底致也篋纖致席也豐席刮凍竹席筍
析竹青皮也僞孔傳云筍莠竹釋文引馬融云筍筍筍也彼諸

席雖皆用竹然亦皆非生時席不足相證次列謂刮竹次第編之自成文章與上纁席編以五采異黃以周云知纁蒲蒻席次桃枝席者詩曰下莞上簟與此下莞上次正同故次席爲桃枝竹席則纁席爲蒲蒻之纁緻者矣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立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者昨唐石經初刻作昨磨改作昨詳後賈疏云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酌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又云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今天子唯三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

當二重皆用此三種一席耳故此唯見三種席也禮器孔疏引熊氏云天子禘祭席五重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大朝覲大饗食封國命諸侯皆然其平常朝覲及燕蓋亦三重席知者以諸侯燕禮有加席故也案賈卽本熊說然非經義也此大祭爲神所設之席則莞筵加繅席次席並不重禮器所謂鬼神之祭單席也其于酢席則莞筵五重加繅席次席皆不重與朝覲饗射等同此禮器所謂天子之席五重也張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故燕禮鄭注云重席重蒲筵繅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公食大夫記云蒲筵當繅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是也案張說甚析綜校禮經筵席陳設之例凡同席而重紮設之者曰重不重則曰單禮器所

云是也異席而增益設之則曰加此經及儀禮所云是也重席
止一種席若燕禮之重席及書顧命敷重篋席亦卽以篋席重
紮設之不加他席是也加席則非一種席若此經莞筵加纁席
復加次席之類是也下鋪之筵有重有單上藉之席有加無重
禮器所記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大夫席再重者並指重筵
而言而熊孔賈諸儒乃雜引加席以釋之遂謂此經莞筵加纁
次二席爲止三重席又以爲時祭先王之法禘祫則以次遞加
不知此纁次爲加席本不入重數而莞筵則自有單重之別其
有加則一也若如熊說以單席爲無加席則此經天子祭先王
莞筵上有纁席次席之加下文諸侯祭祀蒲筵上亦有莞席之
加明是不單之席不幾與禮器之文相違乎是知重席單席非

有加無加之謂也鄭注燕禮釋重席爲重蒲筵又注卿辭重席云重席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其分別重席加席甚明而注鄉飲酒禮大夫辭加席云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注鄉射禮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云不去者大夫再重正也賓一重席是又以有加席爲再重無加席爲一重與燕禮注自相抵悟蓋鄭亦未通校禮經故其說游移不定此熊賈諸家所曰誤也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賈疏云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卽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爲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段玉裁云依司農注似昨本作阼從自不從日也丁晏云唐石經原刻作昨席先鄭云主階則讀爲阼古昨

與阼通荀子哀公篇登自阼階注阼與阼同曹騰碑踐阼之初亦以阼爲阼昨昨酢皆从乍聲古或假借案段丁兩說近是公食大夫記云不撓几無阼席彼食禮輕公不坐故無阼席若饗禮重則當有阼席故先鄭據以爲說膳夫阼俎亦卽少牢特牲禮之阼俎也云立謂昨讀曰酢者司尊彝注義同云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者明祀先王及王受酢二者並有二加席也云尸卒食王醕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者特牲饋食禮於尸九飯告飽之後云主人洗角升酌醕尸拜受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啐酒聽嘏主人酌獻佐食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獻祝及佐食如初賓二獻如初席於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卒爵主婦

受爵醋卒爵主婦出反於房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席於房
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更爵醋卒爵降復位彼經之醋卽此
經之酢天子祭禮亡故鄭依彼土禮推而致之鄭彼注云席於
戶內爲主人鋪之西面又彼禮於陰厭未迎尸之先云祝入主
人從西面于戶內是戶內西面爲主人之常位故設席于彼王
席蓋亦設於戶內西面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
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卽設席者優至尊與大
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
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賈疏云此亦約特牲夫婦致
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卽與彼同者禮
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於賓

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案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江永云特牲賓長三獻尸爵止於是主婦入戶致爵於主人受爵酢主人入房致爵於主婦更爵酢人君禮亦當諸臣獻尸尸止爵而後夫婦致爵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纘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纘畫文也不莞席加纘者纘柔韌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疏諸侯祭祀席蒲筵纘純加莞席紛純者禮運說祭宗廟用越席彼注云越席翦蒲也孔疏云卽蒲席蓋記者祿陳夏殷之禮詒讓案

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鞞之尚蒲越卽越席亦跟此蒲筵也蒲爲蒲之大者與莞爲小蒲精麤不同此諸侯宗廟時祭及殷祭爲神所設之單席蓋蒲筵加莞席並不重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謂此諸侯祭祖席蒲筵加莞席卽爲二重不知此祭席爲鬼神設不當有重重席亦非有加之謂熊說並誤詳前諸侯祭席下蒲上莞降於天子下莞上簟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加萑席彼大夫禮下蒲上萑又降於諸侯也公食注云今文萑皆爲莞則與此諸侯祭席同非其差次故鄭彼注不從也云右彫几者少牢饋食禮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坐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案士昏禮士虞禮凡爲神布席設几皆云右几又有司徹云尸遷几北面奠于筵上左之注云左

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此彫几爲鬼神設故在右也彫几者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又几部引周禮五几作雕几段玉裁云說文作雕假借字今周禮作彫正字案段說是也彫者礪而刻畫爲文書顧命有雕玉几僞孔傳云雕刻鏤此彫几諸侯所用或刻鏤而不用玉與 注云績畫文也者巾車

注同說文糸部云績織餘也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云績畫也禮運孔疏云初畫曰畫成文曰績賈疏云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績卽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爲績是對方爲次畫於繒帛之上於席爲緣也王引之云畫雲畫文皆畫績之事不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績今案文選神女賦李注引蒼頡篇曰績似纂

色赤急就篇承塵戶幰條績總顏注曰績亦條紐之屬也似纂

而色赤說文纂似組而赤蓋以此爲席緣上文莞筵紛純粉亦組也但績爲赤色之組與紛不同耳深衣日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蓋亦以赤組爲緣與蒲筵績純同又玉藻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績亦組也呂氏春秋離俗篇白縞之冠丹績之衿高注曰衿纓也蓋以赤組爲績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謂以赤組爲方領也案王說亦通又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績繪古字多通用則績純或當爲繡緣亦未可知要績畫不得重用鄭義自不墻耳云不莞席加纒者纒柔礪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葉鈔釋文云礪本或作儒又作孺同如兗反段玉裁云礪當是本作礪假借爲便字凡隸書從奕之字多誤爲從需故說文渙祭字今本並篆文誤作

濡案段說是也詩陳風澤陂箋云蒲柔滑之物此纁席編蒲蒻
爲之故柔磬也柔磬猶鮑人注云柔需互詳彼疏賈疏云案上
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諸
侯祭祀席下蒲上莞不亦如下莞席加纁者以其纁柔礪不如
莞清堅於鬼神宜卽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在上爲宜也
又不以纁在莞下者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詒讓案
鄭言此者以下文昨席莞筵尊於蒲筵加纁席亦尊於莞席嫌
昨席尙於祭祀故特釋之明生人席取柔磬鬼神則不妨清堅
非尊卑之次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
如之左彤几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爲布筵
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

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疏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者
昨唐石經初刻亦作昨後磨改作昨此昨及筵國賓筵家止諸
侯爲文賈疏云諸侯醕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
二席云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者賈疏云亦如同
云禮器云諸侯三重今諸侯二重者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
謂大禴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
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
祭祀同也案此疏亦誤以加席爲重席之數也禮器說諸侯之
席三重孔疏謂三重則四席其說是也而引熊安生說則以此
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爲二重卽賈氏所本今以禮器及
禮經通例攷之此諸侯祭祀酢席及筵賓之席並當莞筵二重

種席也又

加纁席不重酢席亦無禘祫時祭之異熊賈說並誤又案諸侯饗賓亦當莞筵三重加纁席不重郊特牲所謂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者蓋專據莞筵而言孔疏引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爲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纁席一是爲禮經重席之的解賈從熊氏說諸侯朝饗三重爲有二加席故云加重數非常不知諸侯席有三重無三加若如熊賈說則諸侯祭祀酢席止加一纁席何以饗賓乃有二加多於祭祀乎且天子饗祭加席數同而諸侯獨異於禮例亦不協也其孤祭祀酢席當用莞筵再重加纁席不重大夫祭祀酢席當依公食大夫記用蒲筵再重加萑席不重今少牢禮不言加席者文不備也其神坐之席亦不重也若大國之孤四命謂之諸公亦得三重席多於大夫燕禮所謂諸

公席三重者蓋用莞席三重加纁席不重賈謂少牢唯一重席亦非也云左彤几者賈疏云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彤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 注云昨讀亦曰酢者

段玉裁云亦者亦上文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賈疏云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己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案先鄭引禮記賈謂據王制國老未埒此似據成語今二戴記並無其文惟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又云君拜

寄公國賓于位鄭彼注云國賓聘大夫疑禮家舊說謂彼國賓

爲老臣故先鄭引之也通典賓禮引此經說之云國賓主公之

所不臣者馬融以爲二王後則馬謂國賓在王國爲賓恪之國

來朝者與二鄭說並異於義亦通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宋於周

爲客天子有喪拜焉與喪大記君拜國賓之文相應若然國賓

在王國則當爲二王後在侯國則當爲他國之君來朝及王人

來聘者喪大記國賓同若鄰國聘大夫卑君當喪時不當爲出

及拜之與寄公等也云爲布筵席於牖前者太室前南鄉之牖

也說文片部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凡天子諸侯宗廟路寢

皆有東西房其中爲室房室皆南向開戶東房則戶近西西房

則戶近東而皆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此牖前卽

當室中偏西室牖之前爲位也黃以周云凡賓主人行禮東面者以西序爲正位其南面者或在戶西如士冠筵于戶西記以爲醮于客位是也或在牖前如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于戶牖間而國賓之筵則在牖前是也鄉飲酒義云坐賓於西北是賓席在牖前不在戶西明矣案黃說是也凡王侯廟寢室皆東戶西牖戶牖之間爲堂之正中東西距戶牖正等戶西則在堂中微東距戶近而距牖稍遠牖前則在堂中之西正當牖而距戶甚遠故鄉飲酒注云賓席牖前南面而鄉飲酒義則謂坐於西北此經之辰前牖前立文不同明地亦異也顧命牖間卽戶牖之間與此牖前異詳前云立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後鄭意國賓於侯國當廣咳朝聘賓客賈疏云案大小行人及

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聘禮將禮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纁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萑席今摠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纁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案賈據公食聘禮注推鄭意是也聘禮疏

說同司儀象胥國客並專主臣言則此國賓自以君主言爲正
鄭以孤亦得用此席牽連及卿大夫耳又依後鄭此注說諸侯
待朝聘賓客皆莞筵加纁席則天子之禮當亦然故禮器孔疏
引熊氏云天子待諸侯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待諸侯之孤
亦然故公食大夫禮注云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是
也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食云上下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
席尋玄帛純注云謂三命大夫是也公食大夫雖是諸侯之法
然天子待之亦然也天子於己臣子孤卿以下蓋亦然若其燕
此上等之人皆單席故燕禮賓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然
天子燕臣亦然也諸侯相朝亦二重也案熊說亦申儀禮注義
賈此疏及聘禮疏說略同鄭意或當如是惟諸侯相朝當莞筵

三重加纁席不重熊氏謂止以莞纁爲二重則誤云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者筵賓之席及加席並與酢席同故經云亦如之惟几有左右之異又彫几之外更有彤几故特別言於後明几不如酢也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者說文夕部云彤丹飾也博物志引董仲舒云彤者赤漆賈疏云彤几亦謂孤也依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彫孤用彤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疏**甸役則設熊席者甸當依小宗伯注讀曰甸卽大宰鼓人之田役詳彼疏此熊席無加又不重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謂卽禮器所云鬼神之祭單席是也云右漆几者漆柰之借字詳載師疏段玉裁云說文几部曰周禮五几玉几彫几彤几鬋几

素几說文作髻則香牛切漆部曰髻漆也從漆髟聲與漆字義
同而音別攷巾車故書軟飾杜子春云軟讀爲漆垠之漆直謂
髻漆也立謂髻亦多黑少之色韋也鄉射記注亦曰髻赤黑漆
也據此知司几筵職本作漆而易爲髻字亦當是杜子春賈侍
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爲鄭君所失載猶巾車本作軟子春
用其聲類讀爲漆釋爲髻而鄭君從之一二經皆以髻定其色髻
几亦多黑少以別於上下文彤几素几髻飾以別於疏飾素飾
革飾雀飾但言漆則色不顯也鄭君於此不從髻者鄭意漆几
黑几如巾車之漆車黑車言漆則色已明不同漆飾之必當訓
爲髻以別於下文漆車之色也從鄭爲長案段說是也書顧命
亦有漆几許作髻不足據 注云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者此特言王者明不冢上諸侯爲文也甸亦當讀爲田田役卽謂王大田起徒役與大宗伯大田大役分屬二事不同大功役王不親與又無表貉之祭故知唯王田有此事也賈疏云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旣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案依鄭賈說則田役之熊席爲表貉之神設也呂氏春秋分職篇云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是生人坐席亦有用熊者鄭知此熊席非王所坐者以經云右漆几知爲鬼神設也表貉詳肆師疏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追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立謂柏椁字磨滅之餘

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棺燾既空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疏設葦席右素几者葦詳澤虞疏巾車素車注云以白土堊車也此素几當與彼同喪事略故不漆也云其柏席用萑繡純者萑唐石經初刻作萑磨改作萑案萑席正字當作萑說文艸部云萑艸多兒又萑部云萑小爵也並非此萑席之義 注云喪事謂凡奠也者賈疏云以其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案曾子問記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祝升奠幣

于殯東几上注云几筵于殯東明繼體也孔疏云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爲世子之生故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今按既夕禮燕饗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卽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卽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

注爲正也案賈推注義謂王迎牲在后獻後通典吉禮說同然
諦審鄭意蓋王禴畢卽出迎牲逮迎牲而入則后禴已畢二注
義本無異詳內宰疏云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者朝踐
籩人謂之朝事彼注義同此王獻尸於戶西謂三獻也其尊春
夏用獻尊秋冬用著尊間祗用大尊賈疏云王出迎牲之時祝
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閒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入豆入籩王迎牲
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屬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
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肫解而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
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
兩獻尊也案凡后獻皆當用瑤爵賈謂同王用玉爵非也詳後
薦血腥謂制祭後血與腥同薦與初殺牲時血毛之薦異賈說

殯宮始死大小斂及殯後諸奠言之也其大夫士則大斂奠始有席虞乃有素几故士喪禮大斂云奠席在饌北士虞禮云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云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孔疏引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又引鄭志荅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是下室有饋無奠此注云奠自不兼下室足證皇庠二說之非孔謂下室用吉几亦卽本謝茲說也陳祥道云士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則虞亦喪事也云桂如葦而細者者桂當爲菴說文艸部云菴藪也从艸菴聲又云兼菴之未秀者藪藪也八月藪爲菴藪爲葦藪藪之初生一日藪一日離或作莖葦大藪也段玉裁云

蒹葭菴一也今人所謂菽也葭葦一也今人所謂蘆也菴一名
藪一名騏一名蒹葦一名華釋艸曰葭華蒹葦每二字爲一物
又曰葭蘆葦藪亦每二字爲一物葭蘆卽葭華也葦藪卽蒹葦
也夏小正傳毛公許君說皆同此舍人李巡樊光則云蘆藪爲
一艸陸璣郭璞則又蒹葭葦爲二矣夏小正七月秀葦葦傳曰
未秀則不爲葦葦秀然後爲葦葦又曰葦未秀爲葦葦未秀爲
蘆按已秀曰葦未秀則曰蒹曰藪曰葦也案段說分別葦葦二
艸最精爾雅釋艸葦藪郭注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蘆
鄭此注謂葦似葦而細猶郭謂葦似葦而小矣陳祥道云葦似
葦而小則葦席麤於葦矣故喪禮葦席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
席者丁晏云柏迫聲相近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

曰柏讀與迫同詒讓案公羊文二年傳云柏者迫也史記張耳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白虎通義宗廟篇云柏者所以自迫促並以迫訓柏故先鄭以爲釋然此經迫地之席並稱筵其加席乃稱席分別甚明則柏席不可云迫地之席故後鄭不從云葦居其上者先鄭既以柏席爲迫地之席意上仍有葦席猶上文諸筵上並有加席也云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者此先鄭引別說揆下每敦爲義也孔廣森云或說是也敦本盛黍稷器名士虞禮曰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葦席特性饋食曰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是此之柏席矣唯士直措敦于席人君尊席上有几几上賤敦耳柏讀當如今之箔後世謂萑葦所織作

者曰箔玉篇始有其字古或通作薄此經則借作柏也案依孔

說則或讀敦如槃敦之敦頂安世王應電亦舉玉府玉敦證或
義是也後鄭則以此職諸几皆人馮之几與廢器之案不同故
亦不從也云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者段玉裁云鄭君謂櫛字
磨滅成杵亦字之誤也王念孫云柏者椁之借字注以柏爲椁
字磨滅之餘非也椁柏聲相近故字相通莊子齊物篇南椁子
綦徐無鬼篇作南伯子綦是其例也案王說亦通云尊席藏中
神坐之席也者賈疏云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燾者段
玉裁云敦在古音諄文欣魂痕部燾在尤幽部聲類不同而敦
弓卽彫弓驚卽雕皆於雙聲求之敦之讀燾蓋亦以雙聲也詒
讓案喪大記大夫殯以椁疇注云疇或作鋤或作焯卽此敦燾
通借之例云燾覆也者小爾雅廣詁文云棺在殯則椁燾者檀

弓顏柳曰天子龍輶而椁疇鄭彼注云疇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又云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輶以椁注云菽木以周龍輶如椁而塗之案燾與疇同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禮乃窆藏器于旁加見注云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不復見矣賈彼疏云飾則帷荒以其與棺爲飾是以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此柩入壙還以帷荒加於柩以其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柩不復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明椁與見皆所以覆棺故經謂之敦也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者明經云每燾是爲兩喪同時在殯設文異几則亦異席也賈疏云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偕鄭云同月死

是同時在殯也皆異凡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凡之義云祭於廟同凡精氣合者祭統云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鄭彼注云同之言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也孔疏云謂共也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凡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凡席亦共之必云同凡者筵席既長凡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凡賈疏云言祭於廟者謂吉祭時以其禫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日乃設同凡也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凡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凡變更其質謂有節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節也爾雅曰僂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禴闕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凡立謂吉事王祭宗廟祿於室饋食於堂釋於祔每事易凡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

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疏注云故書仍爲乃者丁晏云仍从人

乃聲釋詁仍乃也漢書匈奴傳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史

託仍作乃說文乃部直从乃省西聲讀若仍釋詁迺也古乃

仍通用故許君先鄭讀如仍也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

飾也者說文支部云變更也有飾似謂就其木質更加以雕刻

與上玉彫彤漆之飾不同詳後云乃讀爲仍者乃几無義故依

顧命讀爲仍也云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者據爾雅爲釋上經

云几喪事素几故云無飾然顧命仍几有華玉文貝明是有飾

先鄭後既引彼證義則不宜絕不檢照竊疑先鄭所云有飾無

飾者專就其質言之几以木爲質因其質無飾者謂唯綴以貝

玉而不復彫刻其木也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彼玉爵亦以

木爲質而綴以玉仍勝者謂就雕其玉而不雕其木書雕玉仍
凡亦此義也後鄭彼注云因爵之形爲之飾也說亦未析若然
以此及顧命明堂位三經綜校之先鄭因質之詁自通但云無
飾與書貝玉之文似悟斯乃立文偶未審密要其義實長後鄭
不從似未達其情至顧命僞孔傳亦訓仍爲因而云因生時凡
不改作與二鄭義復異與此經及明堂位仍雕義亦不能相通
書義恐未必然也引爾雅曰儀仍因也者釋詁文引以證仍有
因訓并引儀者隨文便也引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者豕
上文甲子顧命故云翌日翌今僞孔本作翼漢書律厯志引書
亦作翌成王崩孔本作王崩書釋文引馬融本及白虎通義崩
斃篇引並有成字與先鄭所據本同云癸酉屬閏南嚮西序東

嚮東序西嚮皆仍几者舊注疏本南嚮字作鄉與下東嚮西嚮字異阮元云釋文音上經南鄉云下及注同則此亦當並作鄉字鄉正字嚮俗字嚮字亦見漢碑賈疏云案彼經云牖閒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具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案先鄭與偽孔雖並訓仍爲因而意旨殊異賈說未然云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者明通咳大宗伯吉禮先王六享之事云裸於室者謂始祭尸人室二裸時詳司尊彝疏云饋食於堂者賈疏云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裸於室之

几故亦略而不言也案亦詳司尊彝疏云釋於祔者爾雅釋大云釋又祭也毛詩周頌絲衣敘云釋賓尸也鄭箋云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穀梁宣八年傳云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案釋者又祭之名而其所重則在賓尸及賓客故詩小雅楚茅毛傳云釋而賓尸及賓客鄭郊特牲注說釋亦云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是也卿大夫以下唯賓尸而不祭則不名釋毛詩敘及爾雅穀梁各偏舉一端言之鄭謂釋在祔者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祔乎外鄭彼注云祔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又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矣注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

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此鄭釋釋祭卽祊並謂在廟門外其正祭之祊在廟門內詩小雅楚茨篇祝祭於祊毛傳云祊門內也鄭箋義同說文示部云禋門內祭先祖所禘皇也重文作祊若然依鄭義祊本在正祭日其祭之明日又祭亦通謂之祊二祊皆在廟門唯以內外爲異陸佃方慤並謂祊專爲祭之正日索祭之名釋爲又祭不謂之祊金鶚說同焦循亦云門內曰祊祭於門內亦曰祊釋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祊混禮記凡所謂祊皆正祭索神之名禮器云爲祊於外祭統云而出於祊者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家語孔子引周禮釋祭於祊此亦謂明日之祭在廟門內非以祊爲門外之名特牲之所謂失之者釋在庫門之內爲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也

馬瑞辰陳奐說同案以毛許兩家說證之陸方謂釋不名祊焦謂祊皆在門內是也凡詩禮所謂祊者並指正祭之祊明日又祭禮與春秋皆稱釋不稱祊鄭注及賈孔二說並多淆舛但釋雖不名祊而其祭亦當在廟門內故流傳譌易而爲庫門內若少牢饋食禮饋尸在堂彼大夫禮與天子諸侯不同也又案正祭之祊行於何時經無明文秦蕙田孫希旦金鶚黃以周並據詩楚茨及禮器郊特牲謂在朝踐之後饋食之前其說近是此注先云饋食於堂後云釋於祊明據次日之釋言之淵典吉禮說大禴之祊在九獻之後非也云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者謂禋時一几饋食時易一几釋時又易一几因祭爲神事其禮尙文故易几以示絜新也後鄭釋變爲易與先鄭變更訓同

而義則異云凶事謂凡奠者與上文喪事同賈疏云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卽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卽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案此賈從熊安生說士虞禮疏說同詳前疏云几朝夕相因喪禮略者此亦訓仍爲因而義與先鄭異案顧命陳几非奠事無取朝夕相因明堂位玉琖仍離尤與因略之義無會後鄭說不能通於彼二經明非達詁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實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疏掌祖廟之守藏者謂版法及瑞器

也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先祖之府卽天府也天府掌受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泮中而藏之卽所謂明法矣云與其禁令者賈疏云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 注云祖廟始祖后稷之廟者夏采

所謂大祖是也周七廟后稷爲始祖遷主藏焉故寶物亦藏於其廟詳敘官及守祧疏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者葉鈔本釋文世傳作傳世賈疏云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旣事藏之玉鎮大寶器大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

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引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
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鼉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
焉者此與玉府典瑞爲官聯也藏謂於大祖廟別爲府庫以藏
之云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者此與典庸器爲官聯也大
祭蓋通宗廟六享外祭祀若明堂大享疑亦有陳器之法大喪
當兼王及后喪世子以下或無是禮陳謂陳於廟與寢也 注

二云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者賈疏云此云玉鎮卽大宗
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卽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
蒼璧禮天之屬卽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天府故知簡取
美者來入也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

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寧之案依鄭賈義則王及諸侯六瑞通謂之玉鎮蘇氏演義引三禮義宗云上公鎮恒圭九寸侯鎮信圭七寸伯鎮躬圭六寸子鎮穀璧五寸男鎮蒲璧五寸謂之鎮者皆受之於天子以爲瑞信鎮撫國家也亦與鄭義同云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者宗廟之祭以禘祫爲最大然中庸云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則四時常祭亦有陳器之事或不如禘祫之備耳中庸注釋宗器爲祭器義似未眩又周書世俘篇云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又云壬子王服袞衣矢珍格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王矢珍孔注云矢陳也此並廟中陳寶之事據彼云告於天宗上帝則外祭祀亦陳之矣大喪陳器卽後引顧命是也華

國者國語魯語云以德榮爲國華韋注云華榮華也此大祭大喪陳玉鎮大寶器亦所以爲國之榮華故曰華國也云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者典瑞注同段玉裁云瑱鎮皆眞聲聲類皆同徐養原云釋名釋首飾瑱鎮也縣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瑱鎮音義並同得相假借之故引書顧命者成王大喪之儀也盡釋文作賁案今書作鼓賁鼓字同詳鼓人疏書孔疏及賈疏引鄭書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大訓者禮法先王德教卽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引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

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肩也兌也和也垂也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鼓鼓大鼓也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謂顧命所記卽大喪陳寶之事彼喪禮以路寢爲殯宮陳寶卽在路寢之東西序東西房若然大祭在廟則陳寶亦在廟之房序與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疏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者明此官兼爲典法文籍受藏之府與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鄉大夫云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蒞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

貳而藏之又小司寇大比登民數及訟獄之中皆登于天府司
勳注謂功書亦藏于天府則凡王國之大典法其正本咸藏之
此官而六官及大史內史司會所藏者皆其副貳則其圖籍之
富可知管子立政篇云百吏受憲於大史大史既布憲入籍于
太府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罪死不赦戰國策魏策安
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手受太府之憲彼憲藏太府蓋
亦卽祖廟之府猶宗廟亦曰大宮與天官太府異也又大戴禮
記保傅篇云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蓋亦卽
此天府之藏矣賈疏云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
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則
三等采地云以詔王察羣吏之治者此贊官計之法也羣吏卽

百官府通內外卿大夫士言之詳大宰疏賈疏云告王據此治
中文書而行黜陟也 注云察察其當黜陟者者謂察其治修
舉者則當陟之廢不舉者則當黜之皆以詔告王也鄭司農云
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者江永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
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
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
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从中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
中之官皆取此義案江說是也小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
之中又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彼獄訟之中
亦治中之一隅並指簿書成要而言賈疏謂中者陟之不中者
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失其義矣互詳小司寇疏上春

夔寶鐘及寶器

上春孟春也夔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夔

讀爲徽或曰夔鼓之夔疏夔寶鐘及寶器者孟子梁惠王篇夔

鐘趙注引天府上春夔寶鐘及寶器以鐘爲鐘蓋字誤

注云

上春孟春也者龜人注云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是也淮南子

覽冥訓高注云上猶初也孟春爲春二月之始故此經及內宰

龜人筮人並謂之上春云夔謂殺牲以血血之者說文夔部云

夔血祭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新鑄鐘殺牲以血涂其夔卻

因以祭之曰夔呂氏春秋慎大覽云夔旗鼓甲兵高注云殺牲

祭以血塗之曰夔案以血血之卽以血涂之也玉燭寶典引不

重血字以血涂之謂之血其義已駭疑不重者近是龜人夔龜

注亦云夔者殺牲以血之可證依許趙高說則夔亦兼祭鄭此

注及輿人注並不言祭蓋與彼說異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臣
瓚云案禮記及大戴禮有覺廟之禮皆無祭祀案瓚說是也雜
記云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覺之以豶豚此覺寶鐘及寶器之
牲無文蓋亦用豶豚等鄭司農云覺讀爲徹者邕人注同云或
曰覺鼓之覺者段玉裁云或曰者大鄭所引或說也覺鼓之覺
上當有如字如覺鼓之覺卽鄭君殺牲以血血之之說也案段
說是也凡經言覺者有覺浴有覺廟覺器先鄭皆讀爲徹此引
或說則謂覺器字別讀先鄭意實不從之故於雞人注亦止載
前讀也後鄭之意則謂覺浴字當讀爲薰而覺廟覺器讀如字
說實長於先鄭若然先鄭兼存兩讀後鄭讀正與或同而不決
其是非者以上文已著以血血之之說讀者可自得之不煩辨

析也。互詳鬻人女巫疏。鬻鼓詳小祝疏。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疏祖廟之中沃盥執燭者，此與小祝小臣鬻人爲官聯也。祖廟亦舉大祖廟以咳四親廟二祀也。賈疏云：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爲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爲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詒讓案：一禩時鬻人沃盥，天府亦當爲之執燭也。注云吉事四時祭也者，卽大宗伯六享是也。賈疏云略言之，禘祫亦在焉。云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述注作王后喪云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

朝六廟后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偶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
皆有沃盥之事詒讓案旣夕禮遷祖之後有三奠曰遷祖奠曰
祖奠曰大遣奠遷祖奠徧歷七廟祖奠在日側後或逮闇當用
燭旣夕禮大遣奠陳饌後亦云滅燭執燭乃奠是皆有執燭之
事也三奠詳喪祝疏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燬惡問事之正曰
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
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
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旣事藏之不必狸之也鄭司農云貞
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疏季冬陳
玉以貞來歲之燬惡者謂卜後歲吉凶之事與肆師卜來歲之
芟戒稼三事略同與大卜爲官聯也賈疏云季冬謂夏之季冬

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

注云問事之正曰貞者大卜

注云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廣雅釋詁云貞

正也左襄十七年傳云衛侯貞卜杜注云正卜賈疏云禮記少

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

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卽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

詒讓案後鄭與先鄭皆訓貞爲問而後鄭又增成其義謂貞問

義同而卜必曰貞者乃取其問事之正也貞正聲相近云問歲

之美惡謂問於龜者嫩美古今字凡經作嫩者注並作美詳大

司徒疏經不云龜故注補釋之云大卜職大貞之屬者明問卜

謂之貞也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彼所問事尤大故

云大貞此問歲事略小故唯云貞也云陳王陳禮神之玉者凡
卜筮禮神有玉帛故小宗伯云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是
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謂凡卜
筮者皆汜問吉凶於鬼神鬼神即上下四方之神故禮神之玉
亦用六器也鬼神不能明示其吉凶故假著龜靈物以出其卦
兆之占此經本主龜言之鄭兼言筮者牽連及之耳白虎通義
著龜篇云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
先祖而問之也班謂筮即問於先祖與鄭義不同賈疏云案易
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
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

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
案易繫著龜神物土冠禮注云筮不以廟堂者嫌著之靈由廟
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
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案賈詭非也土冠禮注意
亦謂卜筮所問別自有神非由廟神與此注義不異也七八九
六等乃筮之數不得爲神此注云問於鬼神亦非指七八九六
等而言賈未達其指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鄭
以卜禮神之玉經無見文唯龜人有天地四方六龜與大宗伯
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名數相應故段而用之亦明貞
卜所問卽上卜四方之神也若然鄭意凡卜當備陳六器非謂
以天龜卜卽唯陳蒼璧以地龜卜卽唯陳黃珠也云言陳者既

事藏之不必狸之也者此陳玉雖以禮神亦如前大祭大喪陳寶既事藏之不狸之地狸卽葬之借字注例當作埋各本並作狸疑誤詳鼈人疏古說祭地瘞葬有葬玉之禮詳大宗伯疏鄭司農云貞問也者大卜注同說文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日鼎省聲京房所說洪頤煊云左哀十七年傳衛侯貞卜謂問於卜貞卽是問故司農云貞問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賈疏云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幹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阮元云問於丈人乃大鄭說易之語易之言貞者多矣獨此以貞丈人連讀訓爲問於丈人大鄭恐人惑故附見其解如王弼及孔疏所引注皆以正釋貞況彖傳曰貞

正也仲師此證蓋非是詒讓案先鄭引易者亦證貞爲卜問故
又以問釋之後鄭太卜注引此文證問於正之義則亦兼此貞
正之訓與易注義同引國語曰貞於陽卜者賈疏云此吳語黃
池之會董福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
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
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二文者證問
事之正曰貞也案賈所引國語注蓋賈達孔晁諸家注貞正之
訓與後鄭同章注亦從之惟釋陽卜云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
陽與賈所引異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疏若遷寶則奉之者
謂大遷有遷寶之事若武王遷九鼎於雒邑是也賈疏云謂王
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

藏之如故也。注云奉猶送也。者司服笙師龜人及大司馬注並同。說文四部云奉承也。引申之凡送物而致之亦曰奉。呂氏春秋懷寵篇高注云奉送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禘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上。民穀之數於天府。疏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者獻民數有二一三年而獻小司寇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是也。一每年有獻小司寇云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是也。大比獻民數據司民文蓋亦在孟冬祭司民之日二者同登於天府也。其穀數無大比獻之文蓋止每年一獻無三年總獻之事以穀輕於民也。李光坡云司民掌民數及大比以

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獻穀數者必司徒也司祿文闕案李說是也以小司寇及司民二職推之蓋每年孟冬則小司寇獻民數小司徒獻穀數三年大比則大小司寇同獻民數而大小司徒則不獻穀數故小司寇亦止云獻民數不及獻穀數之事賈疏謂民數穀數皆小司寇受獻失之互詳司民疏云則受而藏之者皆受之王而藏之府與司民司祿爲官聯也 注云司民軒轅角也者小司寇司民注義並同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軒轅近文昌宮而龍蛇形凡十七星南端明者女主也母也女主北六尺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夫人也妃也

次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妃也其次皆衆妃也女主南二尺星不明者女御也御西角丈所一星曰大民太后宗族也御東南丈所一星少民皇后宗也案石氏說與星傳同然無司民之名鄭意蓋卽謂大小民也司民先鄭注又以爲文昌宮星詳彼疏云司祿文昌第六星者賈疏引星傳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爲司中第六爲司祿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文昌六星六府之宮也在斗魁前經緯天下文德之宮六府謂金木水火土穀從斗魁第一星爲上將建威武第二星爲次將臨左右第三星爲貴相主文理第四星爲司命主賞功進賢第五星爲司中主司過詰咎第六星爲司祿佐理寶云或曰下能也者賈疏云案石

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爲大尉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一文以見義也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二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爲孟次星曰司徒司中爲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爲季又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二能主德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日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日下台爲司祿主兵卽此司祿也月令孔疏又引石氏星經云司祿二星在司命北此別一星與文昌下能星並異金鶚謂司民司祿猶司中司命皆天神非星也今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說禹伐三苗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寶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則古說有以司祿

爲天神之名者金諡亦通云祿之言穀也者明祭司祿取其司穀數也爾雅釋言云穀祿也詩小雅藪藪方有穀鄭箋及論語泰伯篇三年學不至於穀釋文引鄭注並同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云穀者所以爲祿也云年穀登乃後制祿者明祿與穀相關之意墨子七息篇說歲饑有損祿之法詳宮正疏云祭此二星者以孟冬者據小司寇及司民並云孟冬祀司民其祀司祿雖無文與祀司民同月可知通典吉禮云周制立冬後之日祀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此誤據北周制不足據又案祭司民司祿之禮經注並無文以大宗伯天神三祀差次約之當與司中司命同禴燎也二星於天神爲小祀王蓋不親祭賈小司寇司民疏謂春官祭或大宗伯主其事與云既祭之而上民

穀之數於天府者據小司徒祀司民卽云獻民數于王又司民云司徒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是上民數與祭司民同日也其穀數當司祿上之小司徒小司徒受之以獻於王亦當與祭司祿同日今小司徒職有獻民數之事而小司徒職不云獻穀數者文偶不備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纁藉疏掌玉瑞玉器之藏者此官爲玉瑞器受藏之府玉人追琢既成皆入於此官與玉府爲官聯也云辨其名物者若六瑞六玉之等云與其用事者賈疏云爲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注云人執以見曰瑞者據大宗伯以鎮圭等爲六瑞此玉瑞兼天子諸侯所執玉書舜典云輯五瑞又云修五玉御覽珍寶部引尙書大傳云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此謂諸侯之朝於天子

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史記正義引鄭書注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案書五瑞專屬諸侯故伏生馬鄭並偏舉一義與此經小異也云禮神曰器者據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賈疏云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尙書云如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案賈說是也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重之以大器對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是瑞器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唯舜典五器史記集解引馬融以爲五玉而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書注則云授摯之器有五瓊大夫上七中七下七也器各

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是鄭說五器不爲玉賈引彼爲釋蓋據馬傳非鄭義云瑞符信也者廣雅釋言云瑞符也敘官注云瑞節信也云服飾服玉之飾謂纁藉者服玉卽下大圭之屬皆有纁藉爲飾玉人大圭云天子服之是也與玉府服玉爲冠飾異賈疏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非其義也又案凡玉瑞器疑並有纁藉而此經唯大圭鎮圭五等諸侯命圭璧及瑑圭璋璧琮有纁餘並無文以玉人琬圭及大中邊三璋皆有纁推之則諸祭玉及玉飾等或咸有之經文不具耳詳後及玉人疏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當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

讀爲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瑱讀爲鎮玉人

職曰大圭長三尺柎止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守之纁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兩也一而爲一就疏王晉大圭

執鎮圭者以下並此官其設玉瑞器之官法也戴震云鎮圭瑞

也大圭笏也故搢大圭而執鎮圭天子玉笏玉藻云笏天子以

球玉管子輕重己曰天子搢玉笏以朝日是也云以朝日者凡

王內外大小祭祀蓋皆搢大圭執鎮圭此唯舉朝日者文不具

也曲禮孔疏據鄭志說謂王祭天地宗廟及日月皆執鎮圭則

亦搢大圭可知玉藻云入大廟說笏非古也明王祭宗廟亦搢

玉笏鄭彼注謂凡吉事無所說笏又謂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

笏則笏可指可說矣又後別有圭璧以祀日月彼爲禮神之玉
置於神坐非摺執所用互詳大宗伯疏 注云纁有五采文者
聘禮記注云襍采曰纁案二采以上皆爲襍采云五采者據此
經天子瑞玉之纁言之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五采謂玄黃朱
白蒼云所以薦玉者聘禮記注云纁所以薦玉重慎也又士虞
禮注云藉猶薦也案凡玉有纁者爲拜時奠之備毀傷詳大行
人疏依此注義據畫采言之謂之纁據薦玉言之謂之藉其實
一也禮別有繫玉之纁及束帛之藉則其用絕異聘禮記說主
纁云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
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聘禮經又有垂纁屈纁皆卽繫
玉之纁畫韋衣板之纁以薦玉不可以垂屈蓋繫組亦屬於畫

韋之纁故得通名纁然非所以藉玉故不得通稱藉也曲禮云
執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此卽束帛之藉鄭彼注云藉
纁也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褻亦是也又聘禮記注亦以
纁釋藉賈氏二禮疏及王制孔疏並以屈纁垂纁釋有藉無藉
是誤謂繫組亦通稱藉戴震云以其施采謂之纁以其承玉故
曰纁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纁也束帛加璧束
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案戴申曲禮注後一說足正賈孔之
誤又書舜典有二帛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書注云二帛所以
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纁高辛
氏之後用黑纁其餘諸侯皆用白纁周禮改之爲纁也案赤纁
黑纁白纁之說曲禮孔疏引含文嘉通典賓禮引尚書中候並

同蓋鄭所本據鄭彼注則古用帛周用縹其爲薦玉則同也云
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者大行人注云縹藉以五采韋衣板
者覲禮注云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圭之大小聘禮注義同賈
疏云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
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案鄭說縹以爲韋衣木賈聘
禮疏謂依漢禮器制度而知則鄭自據漢禮不爲無徵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
地法夏而王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而王玉厚七分白
藻三絲主地法文而王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案董子所議藻卽
縹也然其所述旣非一代之制於禮經瑞玉縹采制度亦無一
合者彼云白藻則無縹采又用色絲則當爲織帟所成與鄭畫

韋說亦不合也云就成也者爾雅釋詁文巾車弁師大行人注並同典絲注云采色一成曰就案成者猶備也謂眾采等列相間全備是謂一就此就據畫韋而言與冕旒用采絲異也國語齊語云縷纂以爲奉韋注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纂以縷織纂不用絲取易供也纂織文也案韋意似亦以縷爲織絲爲之與董子說相類或亦兩漢經師之舊義陳祥道亦謂圭縷織絲爲之與冕縷同金榜又據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謂采就宜以絲爲之此並與董韋說同非鄭義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穀梁莊十八年傳云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國語周語云內史過曰先王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是鄭所本也云天子

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者書堯典云寅賓出日以殷仲春又云
寅饑納日以殷仲秋孔疏引鄭書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
寅饑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迎
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維予一入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
出日此之謂也大戴禮記公冠篇載迎日辭同獨斷云天子父
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
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
也周語韋注說同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云周禮典瑞王搢大
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玉藻天子立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

春之日也鄭立二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儀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冬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立之言得其義矣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靖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立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滄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

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冬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案何申鄭義是也鄭以朝日夕月在二分義本伏馬與堯典二仲賓饑之文符合故蔡邕韋昭及初學記禮部引曹大家列女傳注說並同盧植以爲立春朝日則夕月當以立秋蓋謂迎春迎秋之時兼迎日月郊特牲祭義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四時迎氣並祭日月則胙說無徵孔氏已駁之矣詳小宗伯疏管子輕重己篇云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

服青而纁青搯玉笏帶玉監號曰祭日犧牲以魚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天子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搯玉笏帶錫監號曰祭月犧牲以彘依管子說祭日以冬至後四十六日此與盧氏立春之說合而祭月以夏至後九十二日則又與鄭說秋分同揆之禮例既有參差而牲用彘魚尤與大祭牲牢不合管子文多駁雜亦未足馮也大戴禮記四代篇云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是以天子盛服朝日子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玉燭寶典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公冠記亦附記迎日之文與伏傳正同正月朝作正月朔日又并載伏傳春分迎日

祝辭連屬爲一實則正月朔之迎日與春分禮不同今本正文及注尤淆混不可通蓋皆後儒采摭綴益非古記之舊文此皆謂正月朔之朝日也春秋莊十八年經春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惠士奇孔廣森據穀梁及玉藻聽朔之文謂天子每月朔有朝日綜校諸說蓋天子朝日之禮每歲凡十有四舉一立春日二春分日并十二月每月朔日爲十四其會同拜日則無定時不在此數十四者之中唯春分之朝爲特祭其禮尤重秋分夕月亦同掌次朝日張大小次設重帟重案與祀五帝禮同其爲正祭隆重之禮可知餘月並唯朝拜而不祭故馬鄭並據二分爲釋曲禮疏引鄭志說亦以此朝日爲祭日是也又案依此

注及鄭志說蓋朝日夕月禮略同經不言夕月者文不具也唯國語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韋注云周禮王摺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二采也依韋說朝日以五采夕月以三采謂與公侯伯圭纁同又韋引虞翻說云大采衰纁也或云少采黼衣也玉藻疏引孔晁說與虞及或說同此與鄭玉藻注立冕朝日義不合則韋昭已駁之矣引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者鄭彼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與春分朝日不同此引之者明春分朝日亦於東門之外與彼同彼又有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注謂會同以夏秋冬之禮與二分之一分之祭無涉故不引也又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

寸指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文與此經略同然則會同朝日雖非日月正祭其禮蓋略相等也又案二分朝日夕月依鄭蔡說在東門西門之外蓋謂郭門之外卽東西郊壇坎之兆也故覲禮拜日在東門之外而朝事記云朝日東郊郊有日月之兆小宗伯注云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故保傅盧注云祭日東壇祭月西坎是也其四代記謂每月朔朝日東堂東堂卽明堂青陽明堂在南郊此與東西郊坎壇正祭及南郊主配附祭並異也日月壇兆並詳小宗伯疏古書通以東西爲朝夕故禮日東方謂之朝禮月西方謂之夕於壇兆則分東郊西郊於明堂則分東堂西堂其義並同漢以後議禮者並誤謂朝日東向夕月西

向遂啟薛靖之疑黃以周二云天神皆當南向禮言祭日東祭月
西者謂北日東郊兆月西郊鄭注是也豈東向西向云乎哉東
向拜日西向拜月漢制之失也案黃說是也凡東西通言朝夕
詳大司徒司儀匠人疏云故書璜作瑱者天府注同小行人三
用璜圭字亦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者搢紳釋文作
薦申段玉裁據彼改爲晉讀如薦申之薦云薦申卽俗云搢紳
也薦音正俗字申紳古今字此注當依釋文俗本作搢紳者非
也案段校是也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集解引徐廣云薦紳
卽搢紳也古字假借先鄭蓋卽本史記又封禪書作縉紳索隱
引姚氏云晉當作搢鄭衆注周禮云縉讀爲薦謂薦之於紳帶
之間案姚察引此注搢作縉者蓋涉史記正文而誤而讀爲薦

則與釋文正同足證陳隋本皆如是作矣云謂插之於紳帶之
間者插釋文作兩廣韻三十一洽云兩俗作兩阮元云插者正
字垂者假借字詒讓案依姚察所引則古本插或作薦士喪禮
指笏注云指插也插於帶之右旁此大圭卽玉笏與士指竹笏
同丙則鄭注云紳大帶也賈疏云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
用素士用練卽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
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案雜記說申加大帶於革帶
之上鄭注孔疏並謂革帶上加大帶則此大圭當指於革之外
紳之內賈謂紳外革內非也左傳桓二年孔疏誤亦同云若帶
劍也者御覽服章部引周書云武王去劍指笏以示無仇蓋武
事則指劍文事則服笏故指之革外紳內亦同處也云瑱讀爲

鎮者良玉瑋云據玉人鎮圭之文易之上文玉鎮同也引玉人
職曰大圭長二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彼注云終葵椎也
爲椎於其上明無所屈也杼網也此經不著大圭形度故引玉
人職以補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以
證鎮圭之尺度也云纁讀爲藻率之藻者司几筵纁席先鄭注
同聘禮記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璪案纁璪亦古今字襍
記說纁亦作藻左傳之藻據杜注卽此經之纁故先鄭此注亦
讀纁爲藻魯語韋注引此經亦作藻依先鄭讀也後鄭則以纁
爲襍采正字不從先鄭讀說文又從今文作璪詳司几筵疏云
五就五币也者說文币部云币周也俞樾云就讀爲集詩小旻
篇是用不集毛傳曰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蓋就與集一聲

之轉故聲近而義通集之言襍也古謂一匝爲一襍淮南子詮
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襍匝也人生子從子至
亥爲一匝說苑修文篇如矩之二襍規之三襍周則又始窮則
反本也三襍卽三匝也襍從集聲匝謂之襍故亦謂之集司農
讀就爲集故以匝訓之云一匝爲一就者賈疏云一采爲一匝
五采則五匝一匝爲一就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文
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爲一行二采
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
而二行爲二就就卽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
九寸又云纁二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爲
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卽六等禮記襍記亦云二采六等注云二

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
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曲禮孔疏引熊氏云
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云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
二行爲一就故二就也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再
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別唯一行共爲一就
知然者禕記及聘禮記二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爲一等
也此卽賈所本禕記孔疏說略同金榜云周官經纁藉及冕旒
樊纓皆有就注皆訓就爲成典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
每處五采備爲一就聘禮記注二采六等爲二色再就是朱白
蒼爲一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與典瑞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
一就文合由是差之天子之纁五采備爲一就公侯伯二采備

爲一就子男二采備爲一就其著明矣采備爲就采別爲等等
又謂之行襍記注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是也典瑞
三采三就聘禮記三采二就禮文或損或益抑記人之異說誠
不可強同者熊氏因襍記注畫之爲再行遂謂采別二行爲一
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傳合賈孔之徒因循其誤
蓋由讀注未審黃以周二云據鄭聘禮襍記注三采再就爲朱白
蒼朱白蒼六等則三采三就有朱白蒼朱白蒼朱白蒼九等矣
二采一就爲上朱下綠二等則二采再就有朱綠朱綠四等矣
天子五采五就當有二一十五等五采蓋用黃黑朱白蒼案金黃
說是也朱大詔說同先鄭云一而者亦謂眾采一周也而訓周
與成訓備義同先鄭以一而爲一就猶後鄭以一成爲一就也

後鄭弁師注亦以一而爲就足證二鄭義本不異聘禮所記亦是公侯命圭之纁而言三采六等不云三采九等與此經不同疑記文有訛誤熊賈孔諸家牽於其說乃謂就皆一采而或以一采二行爲一就或以一采一行爲一就二行爲一就者與等異一行爲一就者與等同展轉糾互與經注皆不合不足據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二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一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三采朱白蒼一采朱緣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日朝夏日宗秋日覲冬日遇時見日會殷見曰同

疏注云三采朱白蒼者卽據聘禮記所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爲說但彼三采再就與此經三采三就

不合詳前疏云二采朱絲也者聘禮記云問諸侯朱絲纁八寸
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案彼朱絲八寸者乃此下珠圭璋
之纁非此子男穀璧蒲璧之纁彼注二采再就當作一就鄭知
子男纁二采亦朱絲者以彼文推之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
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于注例當作於各
本並誤下同此證諸侯覲用圭璧之事鄭彼注云入門而右執
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彼雖是秋見之
禮其春夏冬三時並同又彼據公侯伯言故云奠圭若子男則
奠璧也云侯氏見于天子春日朝夏日宗秋日覲冬日遇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者並據大宗伯文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
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郝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郝子執玉高其

容何疏注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所以別義也賈疏云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卽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爲賓侯伯子男之相爲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伯子男之臣云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法云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者定十五年左傳云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杜注云王朝者之贊引以證諸侯相見亦執玉也瑑圭璋璧琮纁皆一采一就以覲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厥來曰覲寡來曰聘鄭司農

云琢有沂鄂琢起疏琢圭璋璧琮纁皆一采一就以規聘者玉
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又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琢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聘禮記云問諸侯朱綠纁八寸
是此纁一采亦朱綠也荀子大略篇云聘人以珪白虎通義文
質篇云璧以聘問公羊定八年何注述禮同蓋謂琢圭璧也賈
疏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
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穀璧蒲璧之
文直琢之而已故云琢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子男
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琢璧琮也二
采一就者謂朱綠一采共爲一就也詒讓案子男之臣享王后
當降用琥璜此經不具詳玉人疏注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

享之也者聘禮云使者受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
玄纁束帛加琮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鄭彼注云享獻也
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
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
合之象也賈疏云鄭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
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
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
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案鄭賈並專據諸侯聘
天子及自相聘言之實則天子使臣問問諸侯用玉亦當同也
云大夫眾來曰覘寡來曰聘者賈疏云此亦據大宗伯云殷覘
日視謂一服朝之歲卽此覘也故云眾來彼又云時聘日問亦

無常期卽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案詳大宗伯疏鄭司農云琢
有沂鄂琢起者沂釋文作圻岳本舊注疏本亦同玉人注云琢
文飾也玉篇玉部云琢圭有圻鄂也說文玉部云琢圭璧上起
兆琢也周禮曰琢圭璧又土部云圻地圻也重文圻圻或从斤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地圻鄂也案沂鄂者踰畫隆起之謂依
說文字當作垠鄂此注及輔人郊特牲少儀注皆作沂鄂淮南
子原道訓云出於無垠鄂之門文選張衡西京賦前後無有垠
錫李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垠錫端崖也又甘泉賦李注云鄂
垠鄂也沂卽垠之或體圻作沂鄂作鄂作錫皆段借字此琢圭
亦有刻文隆起故云有沂鄂琢起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

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立天立謂祀天夏至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疏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者以下凡言祀天地諸神圭玉並謂禮神之玉與燔瘞之玉異詳大宗伯疏玉人云四望尺有一寸以祀天聶崇義云此四圭亦博二寸厚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賈疏云於中央爲璧謂用一大圭琢出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爲之四面琢各出一圭天子以十二爲節蓋四廂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摠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詒讓案嫌以四玉合邸爲之故云一玉俱成明四圭同邸爲一玉琢成

也通典古禮引崔靈恩云四圭有邸者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
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圓匝也其玉色無文今謹案既有邸皆象
物初生又當春氣之始威仰又爲青帝其色宜青案崔謂此四
圭有邸色亦以青理或然也引爾雅曰邸本也者釋言文郭本
邸作祗阮元云司農自據當時爾雅且司農邸有兩說唯作邸
斯兩說可該倘作祗則不能該後說矣案阮說是也玉人兩圭
後鄭注亦不改爲祗可證邸祗聲類同云圭本著於璧故四圭
有邸圭末四出故也者圭上刻者爲末下連璧爲本四圭共著
一璧爲祗故四末縱橫歧出矣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四圭
相連皆外嚮共一邸長尺二寸與先鄭說同云或說四圭有邸
有四角也者此廣異義也四角謂刻成芒角四出賈疏謂卽桓

圭之桓疑非云即讀爲抵欺之抵者段玉裁云後說謂四圭有
芒角故讀爲抵欺之抵抵欺漢人語哀帝紀東方朔傳作詆欺
枚舉傳作詆媿鄭祗作抵有芒角如抵拒也云上帝立天者大
宗伯注同謂北極上帝也先鄭意天與上帝即大宗伯之昊天
上帝圖工所祀者也詳大宗伯疏云立謂祀天夏至郊天也者
卽泰壇祭天也賈疏云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
至祭昊天於圖工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禮西方立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
天也彼惟不見夏至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至郊天易緯
云三王之郊一用夏至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
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案夏至郊天禮詳大司樂疏然鄭

賈說非也南郊祭受命帝及五郊明堂祭五帝雖亦用四圭而此經云祀天自專指昊天故與旅上帝爲受命帝別文王昭禹李光坡方苞莊存與並以此祀天爲冬至圜墀祭昊天與先鄭說同是也後鄭以大宗伯蒼璧禮天爲圜墀之祭故不得不以此爲夏正南郊祭受命帝不知彼乃祀方明之玉非正祭禮神之玉也詳彼疏云上帝五帝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也詒讓案經以祀天與旅上帝別文則先鄭以天爲昊天得之而以上帝亦卽昊天非也掌次以大旅上帝與祀五帝別文則大旅不及赤黃白黑四帝後鄭以上帝爲通指五帝亦非也經凡言上帝者皆指受命帝周

受命帝卽蒼帝凡夏正郊祀及五時迎氣祭五帝蓋當同用四圭有邸而經止云旅上帝者舉非常之祭以見常祀舉受命帝以該五帝亦省文互見之例也至大宗伯禮四方之青圭等亦祀方明之玉非正祭所用彼注以迎氣爲釋殊誤互詳掌次及大宗伯疏宋書禮志引晉徐邈議云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又樂志亦引邈云祀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祀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一一天文同故變言上帝爾又引劉宏議亦用邈說案

徐氏亦知上帝非五帝而謂卽天則又夫之明堂本祭五帝孝
經言上帝者五帝以受命帝爲最尊也詳大宰疏舊唐書禮儀
志引徐堅康子元等議謂此經祀天旅上帝謂祀昊天上帝之
時以旅五方天帝則合旅祀爲一時事其說尤謬又唐人多誤
釋此旅上帝爲衆祭五帝亦詳掌次疏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
天者尊異之也者鄭誤以祀天爲南郊祭蒼帝而蒼帝卽五帝
之一經不宜以天與上帝別文故謂尊異感帝而殊言天不知
此天自指昊天非感生帝也引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
帝及四望者賈疏云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
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連引之耳**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
圭者以象地數二也併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疏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者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兩圭

五寸旅陳案據玉人文彞崇義云兩圭有邸祀北郊牲玉皆黑

色注云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者易繫辭云天一地二漢書

律厯志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故鄭以兩圭象地數也今

案祀地兩圭者取降於天之四圭非象地數也四圭亦不象天

數可證鄭說未然云儻而同邸者同邸釋文作同抵阮元云此

作邸爲是上經四圭有邸注中不改作抵字則此亦不當改賈

疏云案王制注臥則儻彼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

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

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詒讓案玉人注亦云有邸儻

其本也說文舛部云舛對臥也玉篇人部云儻相背也與舛同

是儼卽舛之別體儼而同邸卽謂圭耑相背而同繫一邸也陳
祥道云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
琮案陳說是也趙溥戴震黃以周說並同賈推鄭義及聶氏三
禮圖謂兩圭邸亦以璧與四圭同非也互詳玉人疏云祀地謂
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卽秦圻祭地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張
譚議云瘞地於北郊卽陰之義賈疏云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
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
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是也但三王
之郊一用夏至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
州旣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又大司樂賈疏云
知祭於北郊者孝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詒讓案此祀

地當爲祭大地王昭禹李光坡方苞並以爲夏至方上之祭是也蓋兩圭所用自以方上爲主而兼含北郊鄭以大宗伯禮地用黃琮爲方上之祭故以此祀地專屬北郊不知彼乃祀方明之玉非地之正祭所用也詳彼疏又鄭以北郊祭神州謂專祭中國九州之地與方上祭大地者異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神州者王所居五土之神也又云崑崙四面有和今神州是一和也案神州之說出於圖緯其言不經以義求之北郊之祭卑於方上當祭后土后土爲五示之一猶之南郊祭蒼帝爲五帝之一也北郊之祭時月經注無文賈此疏及大司樂疏並謂在七月晉書禮志引顧和表云北郊之月古無

明文或以爲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舊唐書禮儀志引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曲禮孔疏云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孔兼存兩說無所折衷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又云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金鶚云方土在午月與園土在子月正對則北郊宜在申月乃與南郊在寅月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且郊必卜日或上辛中辛不吉而用下辛郊天已近月終則將以何日祭北郊邪若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於厭倦也若至卯月北郊則又亂其例也況帝嚳配方土后稷配北郊則北郊

宜後於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其證也案金說是也又史記封禪書述周官舊說夏至祭地祇外無北郊之祭漢書郊祀志及二輔黃圖載王莽議亦以北郊方丘爲一祭法孔疏引董仲舒劉向王肅等並謂圜丘卽南郊則亦以方丘爲卽北郊故左傳桓五年孔疏云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晉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案據孔說是王肅亦謂北郊方丘爲一別無神州之祭金鶚申鄭難王云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北郊非方丘明矣大司樂南

鐘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而其上文云奏大族歌應鍾以祭地亦是樂不同也又得
並方丘北郊爲一乎案金說是也又案祭社稷之玉經注並無
文郊特牲孔疏引崔靈恩云玉當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
亦用兩圭故也通典吉禮亦引崔氏謂社稷玉同四望云以圭
銳首象土生物是也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
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
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立謂肆解牲體以祭
因以爲名鬯行曰裸漢禮瓚榮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
一尺疏裸圭有瓚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灌鬯之圭尺二寸
亦據玉人文裸圭謂以圭爲柄有瓚謂以金爲瓚所謂天子圭

瓚也王后及諸侯並用璋瓚卽玉人大中邊三璋云黃金勺者此瓚亦卽勺也書康王之誥云上宗奉同瑁又云乃受同瑁王二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日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嘒宅受宗人同拜王荅拜僞孔傳云同爵名二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述鄭書注訓爲酒杯江聲王鳴盛孫星衍並謂卽圭瓚璋瓚則此瓚又名同也虞翻別傳又引今文書同作銅則疑玉人黃金勺卽銅之黃色者詳玉人疏又案祿圭長度與鎮圭同玉人三璋瓚有纁此圭瓚文制視彼尤隆則亦宜有纁疑亦當同鎮圭五采五就此經及玉人並不云纁者文不具也云以肆先王者賈疏云議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案肆先王通禘祫及時祭言之大宗

伯六享依鄭賈義皆有肆裸今攷饋食禮殺不用成牲亦無二
裸則此肆先王內唯有五享矣又左昭十七年傳鄭裨竈日用
瓘學玉瓚鄭必不火是外祀祈禱亦有用玉瓚此不言者非恆
典也云以裸賓客者此據朝覲諸侯言之凡五等諸侯來朝覲
禮及饗並有裸賈疏云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
是也林喬蔭云大國孤禮但以酒不以鬱鬯則不得謂之裸案
林說是也 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
者明瓚爲挹鬯之器卽灌禮之槃玉人璋瓚之勺王制注云圭
瓚鬯爵也白虎通義攷黜篇云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
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郊特牲孔疏引王肅云瓚所以
斟鬯也案說文手部云挹杼也又斗部云斟挹也王說與先鄭

同但詁釋先鄭意蓋謂瓚爲挹鬯之勺因以爲爵說殊未析詳

玉人疏賈疏云鬯卽鬱鬯也言裸言祭則裸據賓客祭據宗廟

也詒讓案先鄭此注裸字疑本當爲灌大行人王禮再裸而酢

先鄭注云裸讀爲灌是先鄭從灌爲正故此下文云灌先王祭

字亦作灌不作裸後鄭投壺注引此經云以灌賓客亦從先鄭

讀也今本先鄭注作裸疑後人依經改之又案此經二鄭注皆

謂裸圭爲灌尸及賓說文艸部云昔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

鬯酒許說以裸圭昔酒乃裸之異義二鄭所不取詳甸師疏云

故詩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大雅旱麓文引證瓚爲圭頭挹

鬯之器也釋文云卣又作卣案今本毛詩作瑟釋文云瑟又作

瑟瑟卣蓋並瓚之假字卣疑卣之誤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

所以飾流鬯也鄭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案毛鄭釋黃流義小異先鄭說或當與毛同玉人祿圭注云有流前注又大璋中璋邊璋云鼻寸注云鼻勺流也是瓚勺之鼻謂之流流與勺同質則黃金勺卽亦黃金流矣竊疑二家詩釋黃流有謂黃金爲勺流者故鄭據以釋三璋之鼻若毛詩說則以黃流爲鬯酒自鼻流出故傳云黃金所以飾此以黃金勺釋黃也又云流鬯也此以鬯釋流也孔穎達所據崔靈恩集注及唐定本皆如是釋文載別本作黃金所以爲飾義亦同唯釋文正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則似以流爲鼻與崔孔本義異然孔疏所爲俗本疑後人隱據玉人注鼠易毛義殆不足據故鄭箋直以秬鬯釋黃流蓋就毛

作箋亦卽從傳義而略變之以黃爲鬯之色要皆與玉人注義不同矣云國語謂之鬯圭者魯語云魯饑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韋注云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禮廟案用以裸鬯故謂之鬯圭說文玉部又謂之瑒圭大宗伯職及國語亦謂之玉鬯詳大宗伯及玉人疏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者卽謂祭先王時用以灌也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大圭肆無灌義先鄭之意蓋訓肆爲陳與肆師之肆義同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肆陳之牲器以祭也先鄭義疑與馬同鄭鍔云鬱人和鬱鬯以寶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爲陳圭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以爲肆者灌祭先王案鍔述先鄭義亦通云立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者此破先鄭義謂肆與大

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之肆義同以豚解體解牲解而祭之因謂祭爲肆肆解雖不用圭瓚而凡廟祭用成牲者皆有二裸故經以肆見裸也依後鄭義肆當讀爲髣詳大司徒及小子疏云爵行曰裸者賈疏云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一尺舊本作二尺誤今據宋婺州本董本岳本正漢書楊雄傳張晏注云瓚受五升徑八寸形如盤其柄以圭有前流與漢禮略同御覽珍寶部引鄭阮禮圖與張說同惟云受四升與漢禮異疑誤賈疏云此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

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璋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卽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詒讓案詩旱麓箋說圭瓚黃金勺亦據玉人璋瓚爲說然則瓚槃皆以金爲之漢禮瓚槃下復有徑尺之槃乃以承上槃者與圭瓚不同器也又明堂位注云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亦據漢禮爲說以金爲瓚而謂之玉瓚者詩旱麓孔疏云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案依孔說則玉瓚由柄得名其瓚勺自爲金質與鄭箋同此經云裸圭有瓚亦謂別有金瓚瓚與柄不同物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

疏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者賈疏云祭日月謂若祭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
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
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理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
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金鶚云星辰與日月同用圭璧
司中等疑亦如之 注云圭其邸爲璧者與上四圭同但彼爲

四圭同著於璧此止一圭著於璧故直曰圭璧不言邸者順文
便也經注並不著圭璧之色最崇義以爲色白祀星辰則各隨
方色未知是否云取殺於上帝者日月星辰在天神中卑於上
帝故上帝用四圭此用一圭殺其數也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
贈賓客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疏璋邸射
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者賈疏云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

川上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瑋邸以禮神玉人云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餼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案賈說未析此造賓客蓋通咳玉人致稍餼之事凡造至賓館而致禮皆是也而贈則爲賓行至近郊勞送之禮非致稍餼之時所贈也贈卽司儀諸公相爲賓之致贈凡天子待朝聘賓客蓋亦有之但侯國贈聘使見於聘禮云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而覲則止束錦乘馬不以玉致其禮微殺若天子待朝賓則據詩大雅韓奕及樂記所贈有大路龍旂之等其禮甚盛蓋卽以瑋邸射致之聘禮致饗餼唯云大夫奉束帛亦不以玉將命則用瑋邸致者當唯

天子待朝賓乃有此盛禮聘客雖亦有郊贈恐未必用玉也互
詳司儀玉人疏 注云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者上四望用
兩圭此山川止用一璋璋既卑於圭數又減少是其禮爲殺猶
日月殺於五帝也但四望亦是山川以其尊大故特殊異之與
地同玉此山川則謂中小山川不在四望之列者也陳祥道云
日月星辰天類也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戴震說
同案陳戴說是也賈推鄭義謂璋邸亦爲璧聶崇義說同失之
璧圓不得有射也經注亦不著璋邸之色聶氏以爲色白祀山
川則各隨方色亦未知是否王氏訂義又引崔靈恩說祭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玉亦用璋邸射案司中等皆天神與邸琮象地
不合崔說非是鄭司農云射剡也者玉人注云邸射剡而出也

說文刀部云剡銳利也戴震云琮八方言射者則角剡出黃以
周云射卽玉人大琮射四寸之射案戴黃說是也琮本八方此
有射者謂別剡爲銳角八出也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
土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
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
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八職曰土圭只有
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疏注云以致四時
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者致至聲類同謂樹
八尺之表而得景乃以土圭度其景之所至書堯典申命羲叔
曰敬致致亦謂之底左桓十七年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國語
周語云立春日月底于天廟致底聲義亦相近致日卽大司徒

夏日至測景之義馮相氏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憊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卽其義也玉人注亦云度景至不以相推校此注次至字疑傳寫誤衍至不亦見大小注凡景有進退贏縮是爲不至詳馮相氏疏賈疏云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爲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爲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爲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論讓案漢書天文志云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

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開元占經日占引洪範五行傳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爲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爲寒退而暑短則爲燠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而燠故曰豫燠急寒一日暑長爲潦暑短爲旱奢者爲扶扶者邪臣進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餘斯並行得失之驗也又通卦驗亦有占暑進退吉凶之法詳馮相氏疏云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者據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與此致四時日月正相應也云土地猶度地也者大司徒土方氏玉人注義並同云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卽大司徒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是也以其景之分寸長短

校地中之景則知封域之方位及廣輪大司徒注謂日景千里
差一寸非密率也賈疏輒據彼文謂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
五百里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失之
云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者此
經本詳土圭尺度故先鄭據彼補之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
者據大司徒文以舊本作所誤今據宋婺州本岳本注疏本正
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土圭尺有五寸以求地中故謂土圭也
與鄭義同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
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
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
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立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

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閭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疏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者杜以此珍圭字當與王所執鎮圭同天府職玉鎮亦通五等諸侯瑞玉言之故杜謂徵召諸侯之瑞節亦名鎮圭也徐養原云作珍者故書也作鎮者今書也鄭君仍從故書又案珍鎮同音然故書既借瑱爲鎮不應復借珍爲鎮故子春不曰讀爲而曰當爲以珍爲誤字也段玉裁云杜易珍爲鎮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詒讓案玉藻注引此經亦作鎮則鄭亦兼從杜讀與此注異云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者謂王使人徵召守邦國之諸侯則以鎮

圭爲節也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守邦國都鄙者案馬義亦與杜同杜不云都鄙者文不具也云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者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邵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又史記孝文紀索隱引漢舊儀云竹使符出入徵發後漢書杜詩傳上疏云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是竹使降於虎符故徵郡守用之也云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者此杜據鎮圭說徵守之義謂鎮圭爲天子之守圭取其爲一國之鎮與諸侯鎮撫其國同故徵諸侯則用之也云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者此杜據鎮圭說恤凶荒之義小宗伯注云鎮安也因民不安其土故使使往

鎮安之也。云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者，明不當與王鎮圭同名也。說文玉部云：珍寶也。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瑳圭也。是鄭意。此五玉卽邦節。以其亦用圭璋，故此官與掌節同掌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依準也。賈疏云：案玉人琬圭、瑳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瑳同。云王使人徵諸侯，夏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者，後鄭說徵守恤凶荒義與杜同。大宗伯凶禮云：以荒禮哀凶，札以恤禮哀寇亂。注云：恤憂也。此恤凶荒卽彼哀凶。札不云哀而云恤者，散文得通也。又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走，一節以趨。注云：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

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據彼注則凡召羣臣亦以珍圭不徒徵諸侯矣云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以漢時使者至郡國必持節爲信與周制王使至邦國執瑞節事略同漢節形制如周之旌節與五玉不同鄭舉以況義耳詳掌節疏云恤者闔府審振救之者一切經音義引聲變云闔亦開字凶荒須開府庫振救之故使人執珍圭以往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掌節云皆有期以反節明使者執王之瑞節以往事竟歸時仍執此瑞節以反命於王也下凡瑞節皆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爲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立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

疏

牙璋者賈疏云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

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
殺文飾摠而言之亦得名爲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
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
注鄭司農云牙璋璋以爲牙者玉人注云有鉏牙之飾於琫

側是也云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以其鉏牙不平故云兵
象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璜以徵召璋以發兵琮以起土功之事
璋以發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
故以發兵也班說惟璋發兵與此牙璋同而義與先鄭異又說
璜徵召琮起土功此經皆無文公羊定八年傳何注亦云禮琮
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說文玉部又以琥爲發兵瑞玉並
與此經不同蓋別有所據云若今苟以銅虎符發兵者御覽珍

寶部引馬注云牙璋若今之銅虎符與先鄭說同以發兵者王
應麟二漢書齊王傳魏勃給召平日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
也吳王傳弓高侯責膠西王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嚴
助傳上曰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適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是也互詳掌節疏云立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者王使起軍
旅治兵守時持此爲瑞節與珍圭以徵守恤凶荒同左哀十四
年傳說宋公使向巢討向魍云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杜
注云瑞符節以發兵又襄二十五年傳鄭入陳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空致地蓋皆起軍旅之節故司馬請之致之也云兵守
用兵所守者謂疆場有警治兵爲守禦也云若齊人戍遂諸侯
戍周者春秋莊十三年經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

杏左傳云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又昭二十七年左傳云十一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引之證此治兵守卽兵戍之事也壁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壁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壁羨度尺以爲度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疏注鄭司農云羨長也者先鄭以羨爲延之借字玉人注云羨猶延爾雅釋詁云延長也是羨延同訓長也云此壁徑長尺以起度量者徑長尺卽謂直徑尺也先鄭蓋亦以壁羨爲壁作橢圓形起度量之義詳玉人疏引玉人職曰壁羨度尺以爲度者證徑長尺之度也云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者賈疏云案爾雅內倍好謂之璧則壁體圓矣今云壁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爲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爲不圓也云蓋者此壁

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以爲上下
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駟圭璋璧琮琥璜
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爲駟疾
之駟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琢沙除以斂
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馬加之也駟讀爲組
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琢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琢
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
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駟圭璋璧琮琥璜之
渠眉者玉人駟琮字說文玉部作璠則此經故書疑亦或爲璠
許訓爲琢鄭所不從詳玉人疏六玉詳大宗伯疏 注鄭司農
云駟外有捷盧也者賈疏云先鄭讀駟爲駟牙之駟故云外有

捷盧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也段玉裁云此疏駟牙之駟當作鋸牙之鋸玉人注牙璋有鋸牙之飾鋸牙卽說文金部之鋸鋼一作鋸鋸齒部作齟齬左氏傳作鋸吾捷盧若鋸牙然者周頌有瞽毛傳說文羊部皆有捷業如鋸齒之語故用此釋捷盧以釋鋸牙也案段說是也捷盧之盧疑與鑢同說文金部云鑢錯銅鐵也蓋謂刻玉分爲鋸牙若捷業鑢錯之形云駟讀爲駟疾之駟者段玉裁云駟疾亦疊字敏捷之意詒讓案說文馬部云駟馬壯也駟疾蓋謂馬行疾也但駟疾與外有捷盧之義無會竊疑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非釋其義也云疏讀爲沙者段玉裁云疏在魚模部沙在歌弋部漢人合音最近故讀疏爲沙云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

得流去也者說文眉部云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
理也蓋眉象額理因之凡琢刻成文理亦謂之眉眉又與墉通
刻玉爲容突界畫容者如地之溝渠突者如地之墉埒故謂之
渠眉國語齊語云渠弭於有渚渠眉與渠弭音義亦相近段玉
裁云沙除者猶後代人語云沙汰令去之言也於渠眉閒沙除
屍汁則重言璧琮之義無著故鄭君不易字云玄謂以斂尸者
於大斂焉加之也者賈疏云以其六玉所與王爲飾明在衣裳
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詒讓案王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而大斂
禮隆陳器服尤備故知六玉所用在於大斂也左定五年傳季
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呂氏春秋
安死篇亦述此事杜高注並以璵璠爲右佩玉案彼以璵璠斂

當卽人君以玉斂之禮杜高說並非也云駟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說文衣部云裹以組帶馬也駟玉與帶馬皆以組聯綴其義同故後鄭讀從之玉人駟琮鄭亦讀爲組駟組並從且聲故云聲之誤云渠眉玉飾之溝琢也者呂氏春秋上農篇高注云渠溝也御覽天部引元命苞云玉之爲言溝刻也宋均注云溝謂作器案溝琢謂玉之琢刻容突文漢書律厯志孟康注說竹節爲溝節與此相類後鄭此義與先鄭略同賈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琢案依賈說則六玉皆有孔諦審經注義似唯疏璧琮有孔其餘四玉則有渠眉而無孔賈說未埒琮八方有好詳大宗伯疏云以組穿駟六玉溝琢之中以斂戶者駟黃丕烈校改連是

也注例用今字詳大宰疏說文糸部云組綬屬也案組卽織成之綬材以之穿聯六玉取其斂時易於繫綴莊子列禦寇篇云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連璧卽以組穿聯之璧又墨子節葬下篇說送葬云綸組節約疑亦謂此也云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者賈疏云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彼六玉以禮神故喪斂之玉象之亦取神明之義詳司盟疏賈疏云彼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

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說文去部云疏通也後鄭讀疏如字蓋與明堂位疏屏疏勺義同月令孟春其氣疏以達注云器疏者刻鏤之有司徹疏也注亦云匕柄有刻飾者謂六玉之內唯璧琮更刻鏤之使兩面疏通以二玉象天地故特殊異之也璧琮皆有好此別於肉閒疏刻爲小空與好不同詳大宗伯疏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疏穀圭以和難以聘女者和難上唐石經掇以字今從宋本補此卽玉人云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是也賈疏云難謂兩諸侯相與

爲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往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
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 注云穀圭亦王使之瑞節者義

與珍圭牙璋同云穀善也者爾雅釋詁文御覽引馬注云穀圭

七寸穀善義與鄭同云其飾若粟文然者蓋與穀璧同云難仇

讎者謂人注云難相與爲仇讎公羊僖二十七年何注云古者

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者復故罪卽和難之事

云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者宣四年左傳文杜

注云莒郟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是也云晉侯使瑕嘉

平戎于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左傳文十七年周甘歇

敗戎於邠垂成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杜注云平邠垂之

役引之者亦證和難之事也阮元云瑕嘉釋文作段嘉云本又

作瑕亦作假案段音假古字也二云其聘女則以納徵焉者玉人

注云納徵加於束帛案納徵詳媒氏疏賈疏云昏禮有六五禮

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

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

故知納徵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

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

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

芒故以治德結好**疏**琬圭者卽玉人云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

此不云纁亦文不具注云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者與珍圭可

璋穀圭同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謂有慶賞之事公羊隱七

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管子大匡

篇云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蓋卽此治德之事與
大行人間問異也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旣而爲壇會之使大
夫執以命事焉者賈疏云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
夫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解經結好也此卽大宗伯時聘無常
期一也案依此注及下注說則鄭謂聘覲時有命大夫與侯國
大夫壇會之禮蓋與春秋王人與侯國大夫會盟事略同賈小
祝疏卽隱據此以釋小會同此與大行人以會同爲君禮之文
不合則春秋衰世之法不可以釋此經也竊疑此琬圭當是時
聘時王於常禮外以事使卿大夫至賓館命之則執之以爲信
不必有壇會之事也小祝小會同亦非卿大夫之禮詳彼疏引
大行人職日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證經結好卽彼時聘時事

也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者以治德結好舊本並作治德以結好今據宋岳珂本正賈疏云對下文琬圭有鋒芒者也案徂覽引馬注云琬圭九寸琬順也又後鄭玉人注云琬猶圓也圓卽無鋒芒有鋒芒則前纖而不圓矣說文玉部云琬圭有琬者蓋文有挽誤戴震云琬琬之名以刻上之寸半爲則也凡圭直刻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爾雅宛中宛上上有上爲宛上宛中隆並此義案互詳玉人疏琬圭以易行以除慝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琬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立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旣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覲以除邦國之慝疏注

云珽圭亦王使之瑞節者亦與珽圭穀圭琬圭同鄭司農云珽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者珽與剡聲類同蓋亦取銳利之義說文金部云銳芒也籀文作剡珽剡聲義亦相近說文又云鋒兵端也鋒卽鑿之俗凡圭皆剡上而此圭所剡角度尤銳故玉人云剡圭判規謂左右剡地而下如坳之判卽是有鋒芒也周書王會篇云四方立繚壁珽孔注云珽珽珽也有鋒銳凡鋒芒則有傷害故爲征伐誅討之象云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者喻黃丕烈據道右懷方氏擇人大行人注校改諭是也胥師注云慝惡也玉人注云珽圭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又謂人和難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亦以瑞節爲珽圭並易行除慝之事也

云立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覘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賈疏云此卽大宗伯云殷覘曰視謂一服朝之歲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爲壇命之爲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爲壇者約君來時會殷同爲壇明臣來爲壇可知也案此珍圭亦當是殷覘時王以事使卿大夫至賓館命之執之以爲信鄭賈壇會之說未塙引大行人職曰殷覘以除邦國之慝者證經除慝卽彼殷覘時事也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其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禋圭之屬疏大祭祀者卽上經祀天地肆先王亦兼有祀日月星辰山川等云大旅者卽旅上帝四望云凡賓客之事者卽禘及造賜等是也云

其其玉器而奉之者賈疏云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注云玉器
謂四圭祿圭之屬者賈疏云禮神日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
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圭璧璋邸之等也**大喪其飯玉**
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齧及在口中者雜
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
六幣璧以帛**疏**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
其更不見其后世子之故也案詳宰夫疏云共飯玉含玉者此
與玉府舍人爲官聯也賈疏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
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
同時此卽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黍米貝
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

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具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飭俱時行之案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詒讓案飯含所用古說多異雜記說天子諸侯大夫士皆飯貝鄭彼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白虎通義崩薨篇云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禮緯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雜記孔疏引禮戴說同此並謂天子飯含用玉與此經義合至說苑修文篇云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公羊文五年何注云含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

也文家加飯以稻米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說同惟碧作
璧字通諸文紛舛蓋所聞之異孔廣森云周禮天子不飯貝故
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雜記諸
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
達於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案孔
謂天子至大夫含皆用玉是也左成十七年傳云子叔聲伯夢
食瓊瑰哀十一年傳云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並大夫含用玉
之證孔疏謂大夫不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
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殆不足據凡諸家說飯含或以珠者
亦卽玉之小者鄭注所謂碎玉以雜米者不必蚌珠也惠士奇
云珠者玉之圓好如珠卽玉府之珠玉也案惠說是也莊子外

物篇引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呂氏

春秋節葬篇說厚葬亦云含珠鱗施是卽飯含有用珠之證凡

飯以碎玉含以小璧此經及禮緯戴說皆分飯含爲二事區別

甚明荀子禮論篇云飯以生稻含以槁骨楊注云槁骨貝也彼

似據士禮言之士喪禮云飯以米貝是舉飯以咳含非士無含

也但禮緯及戴說並謂士飯亦用珠則於經無文未知塙否至

飯玉小於含玉而與含玉同實尸口故散文亦得互稱諸書或

舉含以咳飯或稱飯而略含於義並不戾也云贈玉者賈疏云

案旣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卽天子加以玉是贈先

王之物也 注云飯玉碎玉以雜米也者含人云喪紀共飯米

是大喪飯亦用米故知飯玉亦碎之以雜米也凡天子飯含之

米蓋皆用黍詳舍人疏云含玉柱左右齧及在口中者者齧釋
文作顛云儀禮作齧案既夕記云實貝柱右齧左齧說文無齧
字阮元云齧字不古當是儀禮本作顛謂齒之盡處牙車也賈
疏云案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二實一貝左中亦如之
既言左右及中明知柱左右齧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齒堅以
此而言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
玉大夫用五玉若然大夫以上不徒柱左右與中央耳又賈既
夕禮疏云左齧右齧謂牙兩畔最大者云雜記曰含者執璧將
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
鄭彼注云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賈疏云彼是諸侯甕
鄰國遣大夫來弔并行含祔贈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

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爲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金鶚云鄭謂五等璧有大小疑當依命數公九分侯伯七分子男五分天子之玉一寸二分不必爲璧制然經無明文未可定也云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者大宰注云贈玉既芝所以送先王賈疏云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束帛謂玄纁也既夕禮云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日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雜記注引彼文束下有帛字賈所引與雜記注同凡玉器出則其奉之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奉之送以往遠則送於使者疏凡玉器出則其奉之者此

與玉府內府爲官聯也 注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者以上
經云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典禮所用
玉器已具於彼此又云凡玉器出明惟據好賜而言賈疏云天
府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言遷直言出故知王所好賜之者也
云奉之送以往者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所賜在近則典瑞親奉
玉器往送致之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典瑞王官自有職守不
得遠出若王所好賜在遠則王自使人就賜之典瑞則奉玉器
送於使者不自往賜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
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
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疏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

五等之命者此卽小宰八成聽祿位以禮命之事儀卽禮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義卽本此經 注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賈疏云此五儀有二等

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卽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爲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卽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卽是據五等之爵爲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

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者賈疏云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詒讓案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前五等卽此經之五儀後五等分士爲二等而無孤與此下文不合故鄭不據彼爲釋鄭知此諸臣五等之命不據王臣者以王臣位尊加命卽爲諸侯則得上闕五儀且下經言王臣唯三公卿大夫三等加以士亦止四等若依命數分士爲二則又成六等與經並不合司服說五等諸侯服後亦卽

繼以侯國諸臣之服不及王臣明王臣禮服視命爲差已眩於五儀五等之中兩聽義可互證也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此諸侯言五儀下文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是則諸侯之儀亦視其命也此諸臣言五等之命下公之孤四命以下亦言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是諸臣之命亦含有儀明儀與命相將經互文以見義也云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者肆師注同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

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

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疏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者以下正諸侯之五儀也自此至職末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同車旗旗彼並作旌義同此據畿外諸侯之命皆以奇爲數王制云二三公一命卷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案二公加命與上公同次國之君卽侯伯小國之君卽子男也說與此同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者明二公八命不作伯不得加命稱上公也大宗伯九命作伯注義亦同此卽掌客經並以二公與上公內外相對爲文鄭以經有爲伯之文故并合釋之加命者卽下文三公八命出封加一

等是也二伯詳大宗伯疏三公詳地官敘官考工記總敘疏云
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者此九命上公之正名雖不作伯亦得稱
上公也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賈疏
云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若然宋公爲
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
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號公非王之三
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號無過可退無
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
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
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
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說文一部云家居也國之所居卽都城

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者賈疏云此經國家及宮室車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爲九里七里五里爲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則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二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爲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爲節七命者以七爲節五

命者以五爲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瀆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所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魯城有千五百步爲五里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案坊記注云

子男之城方五里與此注同孔疏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
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又詩大雅文王有聲
孔疏引駁異義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則又以侯伯之城爲方五
里與此注異賈所引鄭說鄭伯城制又與駁異義不同未詳所
據天子諸侯城制之差當以書傳注前一解爲正此注及詩箋
說並非是金鶚亦謂天子城當九里又云典命國家固是言城
然不必謂城方也匠人言旁二門是天子城十二門月令季春
之月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月令爲呂氏所
收或雜入秦制秦本伯爵而僭擬上公故城設九門太平寰宇
記古魯城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
公必九侯伯七子男五城門亦宜然然則典命國家以城門言

也案金說近是又案此注說公官方九百步以下亦無正文鄭各依命數差之以此上推則天子宫宜方千二百步戴震焦循則依匠人天子城方九里謂宮當方九百步其說甚塙依彼降殺則公宮當方七百步侯伯宮當方五百步子男宮當方三百步鄭此注所說皆宜遞減而經言宮室以命數爲節或亦當別有所指與又禮書引尙書大傳說天子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二雉亦與命數不相應彼文亦疑有舛誤並詳匠人疏云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者彼職文有上公樊纓九就建常九旂等卽此經之車旗又有冕服九章等卽此經之衣服又有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等卽

此經之禮儀以彼文等數詳備故以爲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疏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者此明王臣之禮命與諸侯五儀相擬也凡畿內諸臣之命皆以偶爲數加命則有奇數孤命數經無見文賈後疏謂孤同卿六命曾子問孔疏說同通典賓禮引高堂隆說則謂天子之孤七命金鶚云以公之孤四命卿三命推之王朝孤當與三公同八命案以上三家說皆得通疑當以高堂隆說爲長蓋孤卽冢卿其次當如卿而加一命故卿正六命而孤

則加爲七命猶之二三公正八命作伯則加爲九命卽其比例也
說文鳥部引周禮孤服鷩冕鷩服七章與七命正相應疑隆
實本此經舊師遺說或出許鄭以前矣互詳大宗伯司服疏云
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明王臣有出封之法加等卽與上文上
公以下同也云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謂以八
六四爲節皆如其命數以鄭義推之則采地之城三公方八里
卿方六里大夫方四里也宮則公方八百步卿方六百步大夫
方四百步也車則公貳車八乘馬纓八就卿貳車六乘馬纓六
就大夫貳車四乘馬纓四就也旗則公八旂卿六旂大夫四旂
也禮儀則公介八人禮八牢朝位八十步卿介六人禮六牢朝
位六十步大夫介四人禮四牢朝位四十步也但依此經衣服

亦如命數而司服冕服無八章六章四章之衣賈司服疏云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則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二章則孤有四命六命立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案賈說冕服大章之外章別有小章如命數其說於古無徵然毛詩唐風無衣云豈日無衣六兮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據毛詩則似王朝卿自有六章之衣孔疏云二公服毳冕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立冕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然則絺冕之服正有二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

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孔廣森云典命言衣服之數皆如命數詩曰豈曰無衣六兮左傳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則服章有以偶者矣蓋三公八命袞而八章孤卿六命鷩而六章大夫四命毳而四章且王之士亦當有冕上士三命服亦三章中士二命服亦二章下士一命服亦一章案孔說足證詩義但王朝諸臣之服司服無明文孔氏所解與詩疏不同據詩王風大車傳云毳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以決訟則毛不謂天子大夫正服毳冕王制云二公一命卷則二公加命乃服袞本服當爲鷩冕以此差之則公孤當同鷩冕卿當毳冕大夫與上士當希冕中下士當玄

冕無衣疏謂三公毳冕孤卿緇冕大夫玄冕固非孔廣森陳奐
謂二公袞冕卿鷩冕大夫毳冕亦加服非正服也至其章數以
詩禮參互推之蓋三公服鷩冕八章孤亦服鷩冕而七章卿服
毳冕六章大夫服希冕四章上士亦服希冕而三章中士服玄
冕二章下士亦服玄冕而一章若然則五冕之服章數蓋皆有
奇有偶鷩冕有七章八章毳冕有五章六章希冕有二章四章
玄冕有一章二章皆奇偶兼備乃得與命數相應臣服袞冕雖
以九章爲至隆而王自有十二章之袞是亦得備奇偶之章矣
如是則與禮命詩文符合無迂僂得其義也三公孤鷩冕及士
亦服冕詳司服及大宗伯疏 注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以經
但言大夫四命不云中下有異故知同四命也先鄭則謂四命

者專屬中大夫下大夫則三命詳大宗伯疏沈彤云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不分二等之明徵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賈疏云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之中諸侯也詒讓案據小司徒載師注王三公采地大都百里卿采地小都七十里大夫采地家邑五十里是三公采地僅當畿外男國之地卿大夫采地又減焉故必出封畿外公始得受五百里之地卿始得爲侯伯受四百里二百里之地大夫始得爲子男受二百里百里之地而命各加一等也毛詩傳說天子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卽本此經汪龍云毛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爲子男乃得服毳冕也疏申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

侯誤矣案汪說是也孔疏以出封爲出於封畿不徒與此經義
悟亦未達毛指矣云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
者賈疏云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
知加一等爲南面之君者是褒有德也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
也鄭不言三公者雖出封加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案白
虎通義攷黜篇云大夫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
成封百里班說亦與鄭賈義同惟所說三等封國里數並依今
文五經說與大司徒經不合耳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
謂公卿大夫未出封及五等諸侯入爲王官者在朝廷服各如
其本命數賈疏謂鄭意出加入則不加不減是也詩王風大車
箋云古者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此

卽賈入不加不減之說彼孔疏引鄭志荅趙商亦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互詳大宗伯疏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序官有三等之士此文不見故以意推之必知士有三命以下者見經大夫四命四命以下唯有二等之命故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四命爲陰爵者一則擬出封加爲陽爵二則在王下爲臣是陰官不得爲陽爵故也下士旣無出封之理又極卑賤故有三命一命爲陽爵無嫌也案賈說非也白虎通義攷黜篇云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是士亦有出封之法經注文不具耳通典職官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

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
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
附庸之君名也杜說亦與班同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
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猶命也言誓
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
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
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
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疏凡諸侯之適子誓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
各本並誤此明五等侯國世子之禮亦與五儀相擬者也凡經
例皆稱王此云誓於天子者對諸侯之稱曲禮云君天下曰天

子是也彼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易孟京說王美稱天子爵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春秋成八年經云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何注云王者號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白虎通義號篇云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何班並從易說通校全經六篇稱天子者惟此及司弓矢校人玉人弓人五職皆以對諸侯大夫士爲文蓋與曲禮春秋義略同非接上事天之號至古周

禮說以天子爲非爵鄭所不從既無關經義可存而不論也此
經見諸侯世子禮差之等其王世子禮無文蓋亦當下王一等
詩召南何彼襍矣敘說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則
世子之降於王亦不逾一等明矣云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者
猶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彼注云繼言
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此諸侯之子繼子男亦謂子
男禮畢諸侯子乃前其位則與子男同春秋釋例云此謂公侯
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繼子男之末命數相準故也
注云誓猶命也者說文言部云誓言約束也案約言爲誓引申
之凡策命有誥戒之辭亦得謂之誓賈疏云諸侯世子皆往朝
天子天子命之爲世子故以誓爲命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

云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注云以爲太子此卽諸侯
適子見天子天子命爲世子之事所謂誓也春秋釋例云誓者
告於天子正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
未告天子者也杜據春秋以後諸侯世子無見天子之事故不
待見而命非古制也誓朝事記並作省案省誓義亦略同大傳
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注蓋以施命言之謂
之誓以泄視言之謂之省省於其君猶省於天子也連言之則
曰誓省玉藻云唯君有黼裳以誓省誓省亦謂施命泄事也誓
命省視皆爲嘉善之事故鄭大傳注云省善也於義亦通而玉
藻注讀省爲獮則未塙云言誓者明天子旣命以爲之嗣樹子
不易也者謂以樹子故殊異其文不曰命而曰誓公羊僖三年

傳穀梁僖九年傳孟子告子篇並載齊桓公命諸侯云無易樹
子公羊何注云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是其義也云
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者穀
梁傳云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
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案鄭謂曹
世子行國君之禮蓋卽據穀梁伉諸侯之禮之文但依此經則
世子得攝君曹世子來朝左氏亦以爲禮而穀梁以爲非正公
羊亦謂譏父老子代並與此經義異左傳孔疏引何休膏肓以
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
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又引
蘇寬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甯是

安居父位然則鄭不以用國君之禮爲非依此經及左氏義也
依左傳杜注及釋例說則曹世子乃未誓而攝其君者鄭意當
與杜同此引之者證世子得攝君不謂已誓也荀子正論篇云
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明諸侯有父
老子攝之法足證箴膏肓義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
子如子男而執璧者此並謂已誓者也禮各下其君一等則公
之子不得執桓圭而降執侯伯之信圭躬圭侯伯之子則不得
執圭而降執子男之穀璧蒲璧也賈疏云以其上公九命侯伯
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爲降以知義然也
若公之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
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者子男之

子通已誓未誓二者而言未誓者則專屬公侯伯之子言之子
男之子雖已誓以下父一等則不得執璧公侯伯之子未誓則
不止下父一等故與子男之子同執皮帛次小國之君小國之
君卽子男也若然則子男之子已誓未誓禮無差等所謂禮窮
則同也必執皮帛者比於孤卿大宗伯六摯孤卿執皮帛其名
制等差具於彼注此經諸侯適子未誓者之執其飾帛當與公
之孤同用豹皮書舜典三帛僞孔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
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孔疏引王肅注亦同則諸侯世子所執之
帛與公之孤附庸之君異色依大宗伯注凡帛悉爲璧色纁無
纁玄黃之別王孔說疑不足據又依王孔說附庸之君亦執帛
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注云附庸執

帛孔疏云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萬國國而執帛唯附庸耳案此經注並不言附庸所執當據王孔杜諸家說補其義也又此經亦無附庸之君命數左傳隱元年疏及通典職官並謂附庸四命是也云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主子男子子與未誓者言也若公侯伯之子已誓者其賓之當亦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賓之以上卿之禮故左桓九年傳云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注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案杜謂

各當其國之上卿者謂公侯伯之子未誓則依賓公侯伯上卿之禮子男之子無論已誓未誓則一依賓子男上卿之禮是也御覽皇親命引服虔亦云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典命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如諸侯之上卿之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飧三牢牽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此卽杜所本鄭意當與彼同賈疏云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饗餼饗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以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

是得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立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者以下辨諸臣五等之命也公之孤命擊蓋下子男一等而禮略同云其

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者大戴禮記朝事篇壹作一案
壹一古今字此經五等侯國孤卿大夫士命數尊卑之差並升
降以一等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
其上大夫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又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
夫一命案王制文與此經差異依此經公孤四命卿三命大夫
再命王制則大國卿三命下卿再命大夫一命此侯伯卿大夫
命與公同王制則以侯伯爲次國無卿大夫命數之文彼注以
上下文約之謂次國卿二命下卿及大夫並一命與公異此經
公有孤卿二等侯伯子男並止卿一等王制則卿有上中下三
等此大夫並止一等而王制則大夫有上下二等並差倍不合

故鄭彼注亦引周制以明其異孔賈疏並謂彼爲夏殷禮亦無
塙證孫希旦云左傳晉侯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
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魯季平子叔孫昭子初
以再命爲卿及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是公侯伯之卿以三命爲
極而其初升者或惟再命及一命也子男之卿以再命爲極而
其初升者或惟一命也案孫說是也王制與此經文雖不同義
實互相足左襄二十六年傳亦說鄭賜子展三命之服子產再
命之服是侯伯之卿自有再命壹命者蓋初命爲卿命數皆減
與大夫同加賜乃得三命此經唯云卿三命者據其最貴者言
之實則公侯伯卿不必皆三命而大夫士亦不必皆再命壹命
可類推也云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者視朝事

記作視案。視亦古今字。詳大宰疏。賈疏云：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視其命數者，若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爲隆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以上卽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以上可有貳車也。案依賈說，衣服章如命數，則孤服絺冕當四章，卿大夫服玄冕有一章，二章之差亦奇偶兼備，與王臣服章用偶數同也。又一命以上宮室車旗等皆依命數爲差，其不命之士亦有宮室，蓋與庶人同。若貳車及旂旒衣章等皆無也。少儀云：貳車者上大夫五乘。

下大夫二乘鄭注云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卽據此經爲說又既夕禮云薦馬纓三就注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天子之臣如其命數依彼注說則侯國孤卿大夫士馬纓同三就不依命數與王臣異也 注云視小國

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此孤是大國之臣故仍列卿大夫之位與上諸侯適子未誓繼子男卽列諸侯之位者異也賈疏云知義然者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人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視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贄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他謂貳車及介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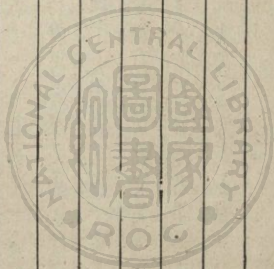
禮賓主之間擯將幣裸醑饗食之之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贄見若正聘當執圭璋也若然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眡小國之君注云而禮如子男則彼其佗眡小國君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者先鄭以經侯伯子男並有卿而無孤知得置孤爲上公也孤大射儀謂之諸公後鄭注亦云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義與先鄭同引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證孤得視小國之君也賈疏云案昭二十二年左傳云叔孫婣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

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並六卿與三孤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魯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婁自比於孤也云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以下引證五等國所置卿大夫士凡數及天子命之之法鄭彼注云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案三卿卽大宰所謂設其參也詳彼疏賈疏云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卽引

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
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同國皆有
三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
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爲二命
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一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
命爲三命足矣案賈謂周大國三卿皆二命非也此經卿三命
乃專據上卿言之不關中卿以下詳前云下大夫五人者卽大
宰所謂傅其伍也亦詳彼疏賈疏云王制不言命數者並不得
天子命夏殷並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
二十七人者賈疏云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
中九下九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爲高行故摭以上士言之

也案賈謂上士二十七人爲上九中九下九亦據王制注義然
依鄭大宰注則侯國士不止二十七人詳彼疏云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賈
疏云上卿天子二命己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己君加一命下
卿天子不命己君亦加二命爲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
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案賈說亦非也次國三卿亦不必皆
三命詳前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者鄭彼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
文似誤脫耳或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案鄭以彼上文說大次
小三等國卿大夫位次相當小國亦有二卿明此二卿疑有誤

脫大宰設參亦通五等侯國言之賈疏云若依此三卿解之則
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爲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
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爲再命二卿命於其
君不得天子命並已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
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
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爲軍
將也案賈說亦非也次國之大夫小國之卿亦不必皆再命詳
前疏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終



著者 (清) 孫詒讓撰

Author

573 • 1152
書碼 7336 • 2
Call No. 10

書名 周禮正義：(十)

Title

登錄號碼 092172
Accession No.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國立中央圖書館

573 • 1152

7336 • 2

書碼 10

092172

登錄號碼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92172

